



3 1597 4062 4

東吳學報

第三卷 第三期

文學專號

- | | |
|-------------------|------|
| 革命以來中國小說概論 | 范烟橋 |
| 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之經過 | 黃煥文 |
| 清詩人黃仲則論 | 沈起焯 |
| 論清初一個思想激進的作家——鄭板橋 | 朱永璋 |
| 戰後德法文學之經濟背景的比較 | 周紹達 |
| 漢代文學之特色 | 錢壽珍 |
| 兩晉南北朝人之文學觀 | 錢壽珍 |
| 文趣 | 龔隱軒 |
| 台灣外紀的民族思想 | 范烟橋 |
| 元代私刻書目錄要 | 章賦瀏 |
| 彈詞目錄 | 凌景埏 |
| 思柔室涉書小記 | 朱學浩 |
| 文藝 | 薛灌英等 |

蘇州東吳大學文理學院

東吳學報社

南京圖書館藏

目 錄

- | | |
|-------------------|---------|
| 革命以來中國小說概論 | 范 烟 橋 |
| 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之經過 | 黃 煥 文 |
| 清詩人黃仲則論 | 沈 起 煒 |
| 論清初一個思想激進的作家——鄭板橋 | 朱 永 璋 |
| 戰後德法文學之經濟背景的比較 | 周 紹 達 |
| 漢代文學之特色 | 錢 壽 珍 |
| 兩晉南北朝人之文學觀 | 錢 壽 珍 |
| 文 趣 | 龔 隱 軒 |
| 台灣外紀的民族思想 | 范 烟 橋 |
| 元代私刻書目錄要 | 章 賦 瀏 |
| 彈詞目錄 | 凌 景 埏 |
| 思柔室涉書小記 | 朱 學 浩 |
| 文 藝 | 薛 灌 英 等 |

革命以來中國小說概論

范烟橋

一 總論

中華民國之建立，在中國歷史上創一新局面，一切文化，一切思想，均有甚大之變動，其影響及於小說者，尤為劇烈。蓋以前小說，因傳統關係，於形式上雖時有變化，而在思想上，尚固守其勸善懲惡之教訓，無自由之發展。大革命後，乃呈活潑之象，而小說作者之朋興，亦為前古所未及。故最近之二十餘年，尤稱中國小說之黃金時代。

清末梁啟超之小說革命論。已喚起中國文壇之迷夢，無論立憲派刊物，革命派刊物，所附麗之小說，皆傾向於攻擊滿清政治之不良。而於社會問題，尚少注意。大革命後乃轉向焉。羅家倫以為此時小說可分三派。

- 一是黑幕派，
- 二是濫調四六派，
- 三是筆記派，

內容可分四支：一是言情的，一是神怪的，一是技擊的，一是軼事的。

歸納以上種種小說之目的，務在揭發幽隱，指摘弊惡，故周樹人稱之為『譴責小說。』

五四運動以後，又受世界文學潮流之激蕩，中國小說舊有之壁壘，為之一新。迄於今日，仍在盪動流變之中，故郭沫若以為此時小說，須與世界文學系統相銜接，與母體絕緣矣。

小說與時代背景，有密切之關係，已為一般人所公認。大革命後，人人以為中國從此將有一番新氣象，故當時小說，已置政治思想於不顧，惟在社會問題與家庭問題之探討，而尤以婚姻問題為其中心。數千年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之婚姻法，已爲國人所厭惡，婚姻自由論乃成此時小說之中心思想。同時不澈底之自由婚姻，所得之不良結果，又顯現於新舊衝突矛盾之社會中，成爲舊道德之擁護者之口實。於是一部份小說，即描寫此等不良結果，以暴露新道德之弱點，其後戀愛神聖論突起，舊道德乃重受打擊，此時雖有衛道之小說家，亦無以挽狂瀾而作砥柱矣。

至於宗法社會之家庭制度，亦受革命思潮之震盪而動搖，而崩潰，在後期中，且進而攻擊資本主義，國家主義，以維護其勞働神聖之主張。因之一部分小說作者，爲一般主義作宣傳之工具，然而所揭櫫之普羅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之旗幟，雖鮮明照眼，亦僅成一隅之割據耳。

總之，中國文壇，波瀾倏起，於最近之二十年中，最爲頻煩。民初，軍閥跋扈，民生憔悴，於是章回小說大部分側重武俠。復以享樂主義發達，道德墮落，法律失效，惡勢力潛滋，描寫都市罪惡之小說，乃風起而雲湧。此等貌似勸善懲惡，實際乃在以黑幕示人，快其心目，與後來之鼓吹階級鬥爭，與自殺之說，同爲中國小說之弱點，至今社會猶受其影響，而未有底止也。

小說之最要條件，爲真，爲善，爲美，而善之爲義，實爲條件之主幹，如何爲善？固應隨時代而異，不能一概而論，要當以無害於人爲消極之最低限度耳。

自小說計字論酬以來，小說作者以生活所需，不能不粗製爛造，往往其成名之作，確能一放異彩，後之所作，即陳陳相因矣，復以出版界對於小說之酬報至菲，作者不能全恃寫作以生活，每以爲其副業焉。以前中國小說，往往出於作者埋首芸窗之苦工，數年數十年僅成一書，或終其身未嘗完成者。以視今日，朝成一書，暮寫萬言，相去何止霄壤？宜無出人頭地之巨製矣，至於報紙刊布小說，大都隨寫隨刊，則其間脈絡之不能貫串，結構之不能周至，乃意中事矣。

『小說爲文學之最臻美藝者』之一言，現爲學者所豔稱，大學校之國文學

系，乃置小說科以講貫其演變，研究其作法。關於小說之理論，乃日見發達，於是中國小說得躋登文壇，以與道貌岸然之其他文學，分庭抗禮矣。

二 雜記之散見

雜記體小說在中國，最具悠久歷史，自山海經以下，代有作者，中經唐宋兩代之轉變，已成為史書之附庸，與文學之餘緒。大革命後，競談清宮秘史，以前所不敢言者，至是乃昌言之。其時雜志風起雲湧，幾無不附有雜記者，小說月報前後所刊，無慮十數種，如

吳梅之履庵筆記，

李審言之藥裏備談，

鵬九之勝國紀聞，

守如之慧因室雜綴，

思陶之清季軼聞，

王漢章之陽秋賸筆，

迦持之秦響樓談錄

其他若小說叢報，民權素諸雜誌，亦均有雜記，如徐枕亞劉鐵冷何海鳴吳雙熱等，幾乎人各一書。而刊於日報之副刊者，亦如雜誌之盛，其勒為專書而常為考據學者所徵引者，有

柴小梵之梵天廬筆記，

林紓之畏廬筆記，

狄楚青之平等閣筆記，

蒲留仙之聊齋誌異，乃唐代傳奇之復興工作，仿倣者甚夥，然在最近之

三十年中，已無繼起，蓋既有曲折之情節，即擴而充之，使成一短篇小說，不復廁於筆記中矣。同時林紓之古文小說，以形容比喻之見長，蔚成風氣，模仿者至以林派為標榜，雖至微之事，至小之物，動輒反覆描寫，數百言而弗已。故雜記已別成一界畫，與短篇小說截然不同矣。

近年一部分作者，於雜記之體與質，又加以變化，最大之區別，前者為

文言。而後者爲白話；前者，重事實，而後者重思想，於是易其名曰『小品文』，小品文之成因亦滲雜西洋作風，如周作人，樹人，胡適，郁達夫等，均有專集刊行。

三 傳奇之衰落

傳奇因崑曲之風行而盛，崑曲因京劇之代興而衰。崑曲至近年，已成高等娛樂，爲有閒階級之消遣品，不復爲民衆所喜，於是傳奇乃以紙片爲齣齣，隨筆尖而搬演矣，其見於雜誌及日報者，有

吳梅之風洞山，雙淚碑，

葉楚傖之落花夢，

王蘊章之綠綺台，

姚鶴雛之菊影記。

勸爲專書者，有

吳梅之湘真閣，

鄒亞雲之楊白花。

推究其原因，一以傳奇文詞艱深，聽者不易瞭解其意義。二以傳奇音節複雜，學者不易嫻熟。三以作者填曲，同於填詞，不能盡合音律，雖欲唱演多所障礙，三方面各有扞隔自不能存在矣。

惟傳奇之結構，描寫，實較平劇爲美，無如爲時代所不容，不能不漸歸衰落。今唱演尙不乏其人，而作者則寥若晨星矣。

大學之研究傳奇，往往與宋詞相聯，取其有脈絡可通也。近人吳梅收藏明清傳奇甚夥，曾刊爲奢摩他室曲叢兩輯，以日寇犯淞滬，商務印書館毀於彈火，原本有殃及者，而曲叢之刊，亦暫告止焉，吳氏復有顧曲塵談之作，於傳奇之研究，頗能兼有衆長，獨抒創見，而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雖窮源溯委，具見苦心，惜斷代於元，不及明清，繼之而起，尙無合作。

四 彈詞之普遍

彈詞之作，源於『變文』，此爲最近所發見。以其通俗，故能普遍於社會

，惟彈唱者大都衣鉢相承，絕少新書，自無線電話盛行，各家播音，多以彈詞爲主體，於是競以彈唱新書相尚，而所謂新書，亦以已經刊行之小說爲藍本，如啼笑因緣，歡喜冤家之類。其創作彈詞，惟程瞻廬爲最多，如

藕絲緣；孝女蔡惠，哀梨記，明月珠，同心槌。

皆擷取近事，別有組織，一洗以前才子佳人始離終合之習，而有勸世之益。

此外有映清女士作玉鏡台彈詞，篇幅甚少，殊不及清初諸女作家之魄力雄厚，動輒數十萬言也。

鼓詞與彈詞同源，然鼓詞更少新作，卽少數名家彈唱，有經文人修飾者；大抵以片斷爲多，有若開篇，絕少連續數回者，否則俱爲老脚本。蓋鼓詞更不及彈詞之普遍，而欲聽連續故事者。不求其新穎也。

小說叢報小說畫報與家庭雜誌曾有彈詞之刊，此外雜誌殊少此類作品，則以彈詞須有韻語，叶平仄，非率爾操觚者可以勝任。卽平仄已叶，而襯字不合，腔調不嫻，仍不能付諸弦歌。而文字過於艱深有詞章氣味，彈唱者每每別音，刺耳難聽。至於女子教育發達，則不專心於詞章，亦足使女作家減少。故彈詞在今日雖愈形普遍，而作品則鮮少也。

五 短篇小說之幾個變化

清之末葉，海上報紙競載小說，而始創其例者，厥爲時報。時報所載長篇，以譯自日文者爲多，短篇則純屬創作，且其作風，已受外來影響，與中國固有之「三言體」之短篇平話，與傳奇文體之雜記，皆不相類。其材料頗能擇取人生之精采片斷，而結構亦知錯綜變化，不似以前之平鋪直敘矣。

大革命後，並無何等改易，惟每節多用詩詞或成語爲之。鴛鴦蝴蝶之譏，卽由於此。惟此等體裁，不久卽歸淘汰，民國七八年間，海上小說期刊盛行，每種均有多量之短篇小說，其體裁各不相同，而作者均有個別之作風，決非千篇一律也。如包天笑揭載於星期之理想的小說，根據現實而加以推理。畢倚虹揭載於半月之描寫社會之小說，頗有諷刺力量。其他如徐卓呆胡寄

塵吳雙熱之寓莊於諧，江紅蕉之傳神於極細至微，徐枕亞王西神之詞采見長，何海鳴之狀倡門之疾苦，顧明道之哀情，各有其特長，而周瘦鵑之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華版）將域外短篇小說，盡量介紹，較林琴南之譯長篇巨著，影響更巨。遠自但尼爾談福之死後之相見，近迄託爾斯泰之甯人負我，其間歷二百五十年，雖塞爾維亞，芬蘭諸小國，亦有其作品，故於域外小說之概況，可於此得一展望。而國內作者，亦以觀摩濡染而轉變其作風。五四運動之前夜，中國小說界已有礎潤月暈之兆矣。

五四運動以後，風雨大作，文學研究會據小說月報為大本營，發表宣言，其重要之點為：

『介紹西洋文學，
整理中國文學。』

文學之範圍至廣，而小說為其初步，故當時於小說之改革約有兩點：

- 一 寫實主義，
- 二 語體文歐化。

關於第二點，頗引起一般人之反對，其結果未有若何之成功，起而代之者，乃有今日之『大眾化』。

新文化旗幟下之作家，以短篇小說之創作為最努力，其間如葉聖陶之寫兒童生活，與平民思想，郁達夫之寫窮，儉，與色。張資平之寫三角戀愛謝冰心之寫廣義的愛，黃廬隱之對於舊婦女的悲哀，許欽文之幽默，魯迅之對於半新舊人物的諷刺，沈從文之寫從軍生活，施蛰存之美麗的抒情，沈雁冰之揣摩青年男女心理，巴金之寫異國情調，均有相當之成功。

其後創造社起，與文學研究會有一度隙，創造社主張『藝術的藝術』，而文學研究會主張『人生的藝術。』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國文壇又起一重波瀾，斯時左傾思想，頗見瀰漫，小說作風因之劇變，階級鬥爭與戀愛自由兩種主義，最為活躍，於是有用小說以為宣傳之工具。而清共以後，裁制左傾，思想乃稍見平靖。九一八之役，國家蒙大恥，於是有民族主義之提倡，在最

近之三數年間，純文藝性質之刊物甚夥，每種刊物，均有短篇小說刊入，然人各有其作風，不可強同，所謂某某主義者，僅成紙面之標榜，而『自由主義』乃應運而生。蓋在此時期中，不僅新舊思想衝突，新中更有新，舊中更有舊，新與舊永永立於相對地位，而絕不能妥協者也。

關於修詞上之變化，可得而述者，『語體文歐化』既以組織之特異，不合國人之脾胃，而漸歸失敗。用一地方之俗語方言，以代表其個性者，亦嫌其不能大衆化。於是一部分作者於對話之構造。多數側重心理分析，而多哲理的詞藻，於背景之襯託，亦往往量過於質。蓋以小品文之筆墨寫小說，此又不重情節所致之偏弊也。

六 章回體之勃興

章回體小說，以報紙雜誌競相登載，作者乃如雲而起。在民國初元，因林譯小說之影響，有文言長篇小說之作，分章節而不分回，以徐枕亞之玉梨魂雪鴻淚史爲最風行，其間雜以詩詞，與駢儷之字句。與之馳騁上下者，有李定夷之寶玉怨，吳雙熱之孽冤鏡，蔣箸超之蝶花劫等，而以蘇曼殊之斷鴻零雁記最爲出羣。曼殊思想高超，故其爲小說，亦不黏着於事理，而抒情傳神，往往有雋妙之作，爲文言長篇小說之眉目。此外有何誡之碎琴樓差可頡頏。以其寫作不易，故繼起者甚少，復以潮流所激，更無此等作品之立地地矣。

以演義之筆墨，寫章回體小說，以李涵秋爲最富，其在上海。主編時報副刊時，日須寫五六種，然仍以成名作廣陵潮爲最見描寫之工。而畢倚虹之人間地獄，寫近代海上名流文士之生活，包天笑之留芳記以中國近事爲資料，與孽海花同其意味。

以上海爲背景，而寫社會之形形色色，以孫玉笙之海上繁華夢爲最先，張春帆之九尾龜繼之，續書至二十五集，朱瘦菊之歌浦潮，平襟亞之人海潮，張恂子之海上迷宮，張秋蟲之新山海經等，先後出世，無慮數十種，其散見於三日刊者，尙多不勝舉。大都以上海各種墮落社會之黑幕揭穿爲快，而

以現時有名人物之軼事爲之貫串，雖仍以勸善懲惡爲號召，而實際乃不啻一遊覽娛樂之指南，甚至攻訐陰私，以快其夙隙，互爲詆毀，以遂報復者，每况愈下，不堪卒讀。其後武俠小說乃取而代之。

武俠小說在中國，本連綿不絕，蓋其故事能使閱者稱快於一時也。惟以前武俠，大都以史事爲綱，而以社會間游俠之零星故事爲穿插。後來之武俠小說，竟以武俠爲主體，其人其事，未必實有，而描寫其武藝，必窮源溯委，曲盡形容，惟有時濟筆墨之窮，不能不借助於神怪。向愷然之江湖奇俠傳，最膾炙人口，前乎此者，有陸士諤之劍俠，後乎此者有趙絳章之奇俠精忠傳，與顧明道之荒江女俠，一時從而效之者，實繁有徒。物極必反，神怪既爲時代所弗許，武俠復顯見其鑿空，於是武俠小說又告衰歇。此時乃有張恨水之啼笑姻緣，出其才子佳人之新格局，雜以軍閥之淫威與夫北方社會之黑暗，乃成一別開生面之小說，於有閒階級頗占地位。章回小說之作風，因之而轉移，不拘拘於上海一隅，與夫武俠一門矣。

考章回小說之所以能勃興者原因有四：

一，小資產階級生活優閒，借以消遣其無所事事之歲月。

二，社會複雜，借以知其梗概。

三，革命以後，新興勢力之膨脹，在在形成社會之不平，借以發洩怨憤之氣。

四，封建制度之殘留，封建思想之潛伏，借以發揮其過渡的折衷論。

惟自新文藝抬頭後，章回小說乃稍受打擊，社會不景氣又使讀者購買力減少，故單行之巨著，一年中寥寥可數。

七 雜誌日報與小說

中國小說之附着於雜誌，當以瀛寰瑣記爲最先，惟瑣記之體裁，有類於叢書，與雜誌之性質不同。越二十年乃有梁啓超主編之清議報，於政論外，亦附小說，其後幾成爲慣例，凡爲雜誌，無不附以小說矣。

附刊於雜誌之小說，大都爲長篇，往往有經年而未及其半者，且出版期

相距既久，讀者印象，將淡忘矣，於是乃有專刊小說之雜誌。中間以短篇小說為主體，短篇小說之發達，亦由乎是，而小說作者亦若因是而成統系焉，茲分別論之：

甲、小說月報系 商務印書館之小說月報，為中國最悠久之小說雜誌，始刊於民國前一年，其間有數度變化，第一時期為王蘊章主編，許指嚴江小淵等屬之。第二時期為惲樹珏主編，劉半儂許廬父等屬之。第三期復為王蘊章主編，程瞻廕程小青等屬之。第四時期為沈雁冰主編，為文學研究會之大本營。其後鄭振鐸等更相主編，其旨趣未嘗轉變，以迄於今，已漸擴大為文學雜誌矣。

乙、小說時報系 先乎小說月報而起者，為有正書局之小說時報，創始於民國前四年，包公毅主編，張毅漢畢倚虹徐卓呆等屬之。不及一年即停刊。包氏後為文明書局主編小說大觀及小說畫報，為大東書局主編星期。『青社』之組織，即於焉萌芽，而包氏所屬諸小說作家，實為其靈魂。包氏能譯日籍，在初期之小說。多數從日本小說蜕化而來，於中日文化之交流，頗有關係。

丙、民權素系 從民權報蜕化而來之民權素，為蔣著超所主編，何海鳴徐枕亞吳雙熱劉鐵冷李定夷等屬之。民權素既停刊，徐氏主編小說叢報，曾為一時代之權威者，玉梨魂即於斯時產生。小說叢報亦僅歷四年，徐氏即棄小說而不為。此系中，惟何氏至今猶在寫小說也。

丁、禮拜六系 第一時期為王純根主編，第二時期為周瘦鵑主編，嚴美孫張枕綠葉聖陶劉半儂等屬之。當時刊於禮拜六之小說，各體俱備，並無何等特別偏重之作風，而其思想結構，亦頗有合於今日文學立場之標準。惟其寫法，與歐化語不同，遂為新文化派所攻擊，甚至特立一名目，曰『禮拜六派。』凡與之異其旨趣者，悉以此歸納之。其實禮拜六之小說，不盡腐敗，且不足以代表此二十年複雜之小說界也。

戊、小說世界系 第一時期為葉勁風主編，第二時期為胡寄塵主編，與

轉變後之小說月報雖立於相對地位，而其作風，實已大受新文化運動之影響。凡轉變作風之小說作家多歸之，而在最後一年中，頗提攜青年作家焉。

己、新月系 新月為新文化具有力量之小說雜誌，足與小說月報相頡頏者，以胡適為主腦，北方諸大學之小說作家屬之。與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皆貌合神離者也。

庚、真美善系 為曾孟樸主編，曾虛白張若谷等屬之。亦以介紹域外小說為其一部分之事工，蓋屬於新文化系者也。

辛、現代系 第一時期為施青萍主編，第二時期為杜蘅主編，主張自由主義。為新文化折衷派。

此外小說雜誌之時起時滅，為一部分作者之短期的集合，雖各有其不同作風，影響於小說界者甚微。因其勢力之強弱，須視雜誌壽命之久暫而斷。中國小說雜誌；除小說月報外，竟無一種能逾十年者，而其銷數罕有能逾萬者，宜小說之不振矣。

日報之附刊小說，創始於時報。其後亦成慣例。凡為日報，無不刊有小說矣。日報之歷時較久者，如申報新聞報，其間所刊小說，亦隨時代而轉變，數易其作者，蓋日報最具時間性，凡稍稍違背其時代，即不為社會所歡迎，時報之轉變最多，從中國化之翻譯日本小說，而短篇小說，而章回小說，而新體創作，非若申報新聞報之一成不變也。

自小報風行以來，長篇小說乃增加無數地位，往往有一報而容納三四種者，其目的在將來之單行，蓋出一筆稿費，而有兩用者也。

刊於日報之小說，多數隨作隨刊，罕有全書已完成者，故其結構必較專著一書者為遜。有時且有前後不能呼應之病，而於描寫亦易倚輕倚重，甚至半途而廢，如李涵秋畢倚虹等，均有若干種戛然而止。惟小說作家之成名，得力於是者甚大。

小說與雜誌日報，關係至為密切，日報之刊小說，以章回體為多，新體創作則甚少，其原因由於日報之讀者最大多數，尙未能忘情於章回小說也。

八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以『文學革命』及『民主政治』為兩大目標，文學革命之主力，為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諸人，一時風靡全國，雖國故派曾與之對抗，然不敵其聲勢之壯盛，青年之傾向，為之一變，於是有『新文學』之產生。新文學於小說有四事：(一)為創作(二)為介紹域外小說，(三)為批評(四)為整理舊小說。茲分述如左：

創作，在初期的創作，以短篇為多，其後乃有矛盾之三部曲——追求，動搖，幻滅。——魯迅之吶喊，阿Q正傳。葉紹鈞之倪煥之。張資平之沖積期化石。冰心之超人。廬隱之海濱故人等。長篇巨著，近年又歸於沉寂，蓋大半作者已移其筆鋒於小品文矣，

介紹域外小說 文學研究會，對於介紹域外小學，有預定之計畫，改革宣言有云：『同人以為寫實主義在今日，尙有切實介紹之必要，而同時非寫實的文學，應充其量輸入，以為進一層之預備。』其後復儘量介紹世界弱小民族之作品，以適應政治思想。惟多數乃從日文譯本轉譯而來，故與原著無出入處。而其語氣亦常染日化。故鄭振鐸曾有『不完全而且危險』之論也。

(小說月報十二卷三號譚文學書的三個問題)

批評 中國惟李贄，金聖嘆諸人曾有小說之批評，且其批評，仍不脫學究論文之籠統語。聖嘆已較具文學眼光，然主觀太多，新文學派之批評，則又嫌過於拘泥域外偶像，奉其言為金科玉律。而最大之弊病，借此為標榜與攻擊之工具。故自五四運動以來，小說批評絕少公平正直之作也。

(附)小說的理論。因批評之需要，而有理論之作，其能有條理，有系統者，多依據域外著述，間或參以己意而已。如宋桂焯之小說的研究，孫俚工之小說原理，胡懷琛之中國小說研究，其他散見於報章雜誌之專論則頗有以中國小說為立場者。

整理舊小說 以前對於中國舊有之小說，每喜作事實之攷證與索隱，於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若紅樓夢之附會為影射清初政治，西遊記之目

爲佛學宣傳，蓋已走入魔道矣。胡適首作紅樓夢考證，以科學方法，分析辨證，探得作者之中心思想，其後水滸發見金聖嘆之改造，醒世姻緣證明爲蒲留仙之作。鄭振鐸並述水滸三國兩書之演變，而以前不甚顯著之小說與小說作者，亦因是而表襮於文壇。新文化運動之事工當然不止此，而屬於小說之一部分者，當以此四事爲最努力耳。

九 古本小說之發見

中國話本始於宋，而宋代話本之流傳至今者，僅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五代史評話，京本通俗小說四種而已。近年以研究小說者之努力，陸續有所發見，如元至治本三國志平話 藏日本內閣文庫，商務印書館影印。

明弘治本三國演義。爲未經毛宗崗改編本，藏蘇州陸某氏，商務印書館購致影印。

清乾隆壬子本紅樓夢 原書爲鈔本，胡適購致重印(不完全)

此外見於著錄正多，大抵已流於域外，孫楷第所輯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兩書載之詳矣。

古本小說之發見，有益於中國小說之研究者甚鉅，蓋既可見到小說之真面目，並可於此探尋其演變之跡象。惜乎主權不屬，不能一一假以影印，爲歸趙之完璧耳。

十 新興之小說支流

有胎原於小說，而已變換其形態之新興作品，亦爲研究小說者所應論及之資材，茲分述如下：

一，新劇劇本 話劇爲中國新興藝術，來自日本以『春柳劇社』爲最先，曲高和寡，遂至消歇。於是以話劇爲生活者乃低降其水準，不復寫劇本，僅以幕表撮其故事之輪廓。近年戲劇協社南國劇社，先後謀復興，如歐陽予倩田漢余上沅汪優遊等，頗有文學的劇本產出，惟不能抓住最大多數之民衆，僅得少數智識階級之欣賞耳。

二，改良京劇 自汪笑儂寓革命思想於戲劇，有多量之改良劇本產生以後，漸漸能引起劇人之注意，不復以墨守陳法爲尙。一部分採取時事，以恣其諷刺，一部分運用史蹟，以炫其典雅，如夏月潤夏月珊等之「黑籍冤魂」。梅蘭芳之「黛玉葬花」，霸王別姬，程豔秋之「敘頭鳳」等。文詞雅潔，無復草野本色矣。而流於惡札者，厥維連續不已之『本戲』，將使京劇本身愈損其價值。

三，電影劇本與說明書 電影劇本之作，至爲複雜，如洪深之申屠氏，合說明書與導演脚本而爲一，非內家不辦。故一般劇本，大率由導演者運用故事，自由編製。而編劇者僅撰一說明書，述其故事之始末，與中間之曲折經過，此等體制，方弗一不加藻飾之短篇小說也。惟公映時所發布之說明書，非卽編劇者之原本，此不可不知者也。

四，童話 童話在兒童教育占極重要之位置，中國童話多爲傳說，商務印書館首有寫作，兼事繙譯。文字力趨平易，思想必取純正，而故事之曲折，對話之活潑，須合於兒童之心理，固非尋常小說之揮灑自如可比也。

其他尙有『小小說』『平民小說』等，或爲舊小說之節本。或爲新資料之採取，皆爲一時期所風行，而未有悠久之歷史者也。

一一 結論

中國小說之已往，燦爛光耀，雖爲中國文學之附庸，而已蔚成大國。至於今後中國小說之動向若何？固爲至饒趣味，而深費研究之問題也。

就今日小說界之現狀觀之，所謂創作，多庸腐累贅之語，其故事又平凡而少精采，閱之往往令人生倦。章回體依然保持其故態，而未有若何充實之轉變。言乎小說之理論，亦多稗販外籍，拾人牙慧，或標榜同流，攻擊異己，紛雜之狀，不忍摘舉，以此推測，將來之爲將來，固未必能如何孟晉也。

最近從大衆文學之主張中，發生一「大衆語」問題，以爲非用大衆語，不能構成大衆的文學也。斯言誠是，然何種語言乃爲大衆的語言，此非一人所得私定武斷者。小說，比較的可稱大衆文藝矣。然其間文字未必能盡人皆

解，其旨趣未必能盡人領略，則仍不得目爲大衆文藝也。故真正之大衆文藝，建築於教育之普及，蓋教育普及，人人有識字讀書之能力，文藝之大衆化自易，此時之小說，當另有一番面目矣。

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的經過

黃煥文

自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在此二十年之中，文體的發展，思想的變遷，俱有長脚的進步。可是對於新文學運動的始終顛末，除掉幾部新著的中國文學史稍微論到一點和幾篇短的文章略作簡要的敘述外，可說是從來沒有一部長篇著作專門來討論此問題。現在關於這一層的研究，除待拙著中國新文學研究一書完成後始能發表外，特先將它的最重要的一部「發生的經過」，提出來說一說，使得一般青年，好明白「中國新文學運動」，是怎樣的發生來的？

講到這一個題目，現在我們先要說的，就是它的兩種發生的原因。一是近因，一是遠因。

不過說到這遠因一點，若是依照歷史的進化觀念來說，由詩經變到楚辭，由楚辭變到漢魏樂府，由漢魏樂府變到唐詩，由唐詩變到宋詞，由宋詞變到元曲，由元曲變到現在的新詩：好像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來源甚久，在最初的文學裏面即寓有此種進化的意義。不過照這樣的說起來，未免太遠，不大切實。現在我們還是從那種比較近一點的和切實一點的遠因來說起。

所謂這近一點的切實一點的遠因是什麼呢？這就是「政治的改革」。

在今日前二三十年，我們知道中國底政治上曾經有過兩次大改革：一是「戊戌維新運動」，一是「辛亥革命」。「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民族思想向外的發展。為什麼呢？因為「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中國所有的海軍，完全覆沒，當時一般有志之士，覺得欲振興中國，抵抗外強，非先從內部政治方面改革不可。所以說「戊戌維新運動」，是想改革內部藉此而謀一種實力來抵禦列強，為對外民族思想的發展。「辛亥革命」是中國民族思想向內的發展。

爲什麼呢？因爲中國近三百年來，爲異族人民之天下，漢族老是居在奴隸的地位，受異族的一切的制裁。並且政治日益腐敗，國家日見衰弱。所以一班有志之士，見到這種情形，覺得要想振興中國，恢復漢族原有的地位；非把滿清推翻建立共和國家不可。所以說「辛亥革命」，爲推翻異族振新漢族的一個大關鍵，爲對內民族思想的發展。雖然結果，一個是失敗，一個是成功，（「戊戌維新運動」是失敗，「辛亥革命」是成功。）但是二者所含的意義是一樣。我們不能以「成」「敗」兩字來判斷革命思想的效力。須知政治這個東西，與文學是互爲影響。政治思想一有改革，文學思想當也隨之而有變更；文學思想既有變更，而政治思想也早已改革了。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政治，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唐宋之所以不能有元明之南北曲，元明之所以不能有唐宋之詩詞，這都是因與當時社會情形有關係，不是隨隨便便可以任意發生一種文體。所以當此中國革命潮流最烈的時期，政治上既有如此的數次發展，由專制政體改爲民主政體，文學當也隨着時代的潮流由貴族文學進而爲平民文學，此爲一種自然的趨勢，非外力所能強求。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的遠因。

講到它的近因這一方面，新青年這一種東西，我們知道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刊物。大概是在一卷三期上面，有謝无量的一篇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長律一首，編者評爲「希世之音」。不料此詩不幸忽被在美國留學的胡適看見，遂引起他的老大的不滿意。於是寫了一封長信寄給新青年的編者——陳獨秀，討論到作文須注意八事。不過此時還是屬於私人的通信討論，未曾公開發表。到了後來——民國六年一月，胡適始正式的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發表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於是文學革命的第一聲大炮始響，隨後纔有無數的炮聲連續不已。這是它的發生的近因。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發生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裏面的內容了。在這篇文章的中間，有兩點應當提出說的，就是：

（一）「歷史進化的觀念」 他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

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這是他把文學的進化，看做是一種歷史的關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什麼時代的人，即應當做什麼時代的文學，不應該有反對時代的作品。又云：『以今世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這是他認定今日的時代，是應當以白話文學為主。白話文學，不獨是時代的產物，且亦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所以今日的人，都應當隨着今日的時代潮流去行，不應當違背歷史的進化。

(二)「八不主義」 第二點，他在這篇中所說的，也即是他的主要的改革的意思所在，就是所謂「八不主義」。

「八不主義」為何？即

一曰，須言之有物。(即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即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即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五曰，務去爛調俗語。(即不用套語爛調。)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即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這是他的最初的時候「八不主義」，即是說作文須先從這八事入手。後來他又將他的這「八不主義」歸納為四條。即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人家的話。

(四)是什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要簡單的多，其實裏面的意思仍是一樣。這是他的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

自從他發表了這一篇文章以後，陳獨秀接着在新青年二卷六號上便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他的這篇文章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就大不相同。胡適的文章所以叫做「芻議」的意思，好像是屬於一種討論的性質，沒有什麼肯定的氣語；陳獨秀的文章，便是用的一種快刀截麻的方法，馬上就豎起「文學革命軍」的旗幟來。並且胡文所討論的，僅及外形；而陳文所主張的，已是內容的改革。這是他們倆的文章，大概的不同。

現在我們再看陳文裏面的主張是怎樣的？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太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曲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字，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老實說一句，假使當時不是陳獨秀那樣很勇的『高張文學革命軍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恐怕當時還無人注意到胡適的那篇很和平的文學改良芻議。有了陳獨秀繼續着放了一個大炮，於是始把當時的腐儒驚醒。所以我說陳文對於胡適，不獨是互爲表裏，並且還是爲胡添了一枝「生力軍」。

自從陳獨秀發表了這篇文章以後，胡適彼時還在美國，見到此文一種堅決的態度，未免不有點胆却起來。於是馬上就寫了一封信寄給陳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的爲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可見他的態度是很和平，不敢自以爲是，一定還要與國內人士共同討論一下，再敢有所遵從。而陳獨秀怎樣的回答他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學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歷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暇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

他的態度就與胡適不同，不是畏首畏尾遁遙縮縮似的，完全是有一種勇敢的氣概。見事透澈，處事剛毅，無怪乎當時的文學革命，得此一枝「生力軍」，遂氣燄高張起來，有不可撲滅之勢。

隔了不久，到了第二年四月，胡適又在新青年四卷四號，發表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十個大字的宗旨——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於是又把文學的內容重新確定起來，不是像從前空空洞洞的討論。

所謂此十字的宗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是說，要把中國的文學，造成一種國語的文學；中國的國語，造成一種文學的國語」。換句話說，就是文學要國語化，國語要文學化。把文學與國語兩種東西打成一片。

自從這三篇文章發表了以後，新文學運動，始漸漸萌芽，所有一切的基本的理論，也建基於此。雖是當時還有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各方面的討論，但是最重要的文字，除掉這三篇以外，可說是沒有其他的作品，不過僅僅是些枝節問題互相討論的文章。

假使當時僅有新青年一種刊物，恐怕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還不會有這樣的成功之速；必有其他的援助，於是它的氣燄，始能高張起來。所以在當時新青年以外，另有兩種響應的刊物！一是每週評論，一是國民公報。

每週評論，是一種週刊，也為陳獨秀等所辦，因為篇幅甚小的關係，所以僅僅登載些新青年所遺留下來的短篇文字。裏面的內容，大概有下列的幾

類：

- (一) 國外大事述評
- (二) 國內大事述評
- (三) 社論
- (四) 文藝時評
- (五) 隨感錄
- (六) 新文體
- (七) 國內勞動狀況
- (八) 通信
- (九) 評論之評論
- 十) 讀者言論
- (十一) 新刊批評
- (十二) 選論

不過每期不能完全都有就是了，但是最少也有五類，這是它的裏面內容是如此，為當時響應新青年的第一種刊物。

國民公報是日刊。為着要適應時代的潮流起見，它的裏面有一張副刊，即是這個時期特地增加的。裏面的內容，大概有些「世界革命潮流」「科學叢談」「星期講壇」等欄，均為盡量容納白話文字的，為當時響應新青年的第二種刊物。

假使我們要知道這三種刊物價值如何？那末請看一看下面的新潮裏面的一段介紹，即可以知道。

我們雜誌上所介紹的三種定期刊物——月刊的新青年，週刊的每週評論，日刊的國民公報——雖然主張不盡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質素，對於中國未來之革新事業，挾一樣的希望。——新潮一卷三號書報介紹。

可見這三種刊物，在當時的價值。

在這幾種以外，還有一種刊物，另外代表一派而與新青年站在同等地位的，即是剛才上面所提到的新潮。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我們即由此一字看來，也即可以知道他們所負的一種使命。

新潮為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俞平伯等所創辦，代表了北大的學生一派，與代表北大教授一派的新青年，同屬北大提倡新文學的兩大雜誌。

因為有這種特殊的關係，所以當時的勢力也大，鬧得全校充滿着一種新的氣象，不過這一種新的氣象，並不是一種最好的安靜的表現；因為氣欲愈張，則反對者也愈甚。所以當時在北京大學校內，即有兩種反抗的團體組織：一是劉師培等舊派師生所合組的國故雜誌，一是許德珩等北大學生所創辦的國民雜誌。後者影響很小，並且也是屬於政治與外國文學方面的，好像沒有多大的關係。前者為研究羣經諸子歷史攷據等等，而尤其是着重於攷據一方面，未免不有點防礙新文學運動的推行。雖是他們曾經表示過非反對新派；但是在同時而有這種反抗時代潮流的刊物出現，無論如何？人家總是不能原諒的。這是當時他們的校內的反抗的情形。

現在再講到校外吧！當胡陳正在提倡新文學運動之時，外界的反對的空氣，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散佈謠言，存心在破壞新派諸人。有謂教育部出來干涉了，有謂蔡元培的校長要免職了，有謂陳胡錢等被驅逐出境了；其實都屬子虛，本無其事，此也可見他們的智窮力竭，無法足以抵抗了。可是在這種熙熙攘攘的反抗的空氣之中，古文家林紆，遂於無形之中做了他們這一派的代表了。林紆因反抗無術，遂做了幾篇影射小說登載新申報上來攻擊他們。一篇叫做妖夢以元緒影北大校長蔡元培，陳恆影陳獨秀，胡亥影胡適，罵得他們很厲害。另有一篇叫做荆生。以田必美影陳獨秀，狄莫影胡適，金心異影錢玄同。寫他們三人有一天在一處聚談，田生大罵孔子，狄莫主張白話，忽然隔壁來了一個偉丈夫——荆生，指手畫腳地把他們三人罵了一頓。『汝適何言？……汝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三人正欲抗辯，

而田生忽被偉丈夫一手按住頭腦，痛入骨髓。狄莫被踐脚底，金生短視，被他揭去眼鏡，而莫能爲。丈夫復又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汙吾簡。……………留爾以俟鬼誅。』末尾復有他的幾句附語，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引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由此可以看出他老先生一種可憐的樣子。

自從這兩篇小說發表了以後，北大校長蔡元培去信新申報編輯查問作者，而新申報館的回答，說是北大某某學生送來。後來查問某某學生。始知爲林老先生所幹的事，結果開除了這一位學生也就算了事。

可是這一位林老先生，真可說是愈老愈康健。他從做小說這一方面攻擊了他們還不夠，同時又另寫了一封長信由公言報上發表，詰問蔡元培。其中的大意，關於新文學運動的一方面的大概是說：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毀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粵爲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

而蔡元培看到此信之後，也由公言報上回了一封信。裏面大概的意思，是說：

（一）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文？

（二）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

（三）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文學，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不過蔡元培重要的意思並不在此。他的重要的意思，是在信後所表示的兩項主張。他說：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項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術，做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兼包主義。……………無論有何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學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行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夫人才至爲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然則革新一派，卽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自從蔡元培這樣的回答了他一封信，於是他見無路可攻，也就收拾起兵馬來了。似這一次的爭執，可說是新文學運動以來所遇到的第一次反動。消滅了這一次的反動，新文學的運動，始漸漸走向平靜的路上來。雖是後來還有幾次的興風作浪的小反動。

說過了反響，再說到它的前途所遇到的幾種援助。

在民國八年的時候，中國「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忽然傳來，一般青年愛國之士憤極，於是遂有「五四運動」的大爆發，打倒曹陸章一輩人。本來「五四運動」，是政治上的問題，與新文學運動好像是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們要知道的，就是此次的運動，爲中國空前之舉，並且也爲中國青年第一次的大覺悟。所以他們覺得要想振新中國，非從「思想革新」方面做去不可；欲「思想革新」又非從擴大運動不可！於是遂由愛國運動一變而爲新文化運動。我們須知道新文學這種東西，本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種；因爲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於是遂影響到新文學運動的推進。我記得在民國八年一年的裏頭，有人統計過當時全國各地白話小報紙，總數約在四百以上，（據胡適說）可見當時運動的成績了。不但小報紙是如此，就是所謂雜誌，也是很有價值的。例如星期評論，建設雜誌，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等等，都是當時很有名的幾種刊物，除掉雜誌以外，還有日報的附刊，也是此時改變內容的，因爲以前的附刊，大概都是登載些戲子和妓女的消息，到了這個時期，如北平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等等，都是些當時提倡新文學的最重要的刊物，一直到現在，價值仍然存在，爲中國日報的文學副刊記錄最

高的。這是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第一次所得到的成績，也即是第一次所得到的外界的援助。

除掉「五四運動」以外，還有一種外力的援助，就是國語運動。大約是在民國八年傅嶽芬做教育次長代理部務的時候，召集全國教育會議，議決了一條議案，說是「全國一律採用國語」。於是到第二年——民國九年，教育部根據此項議案，遂下了一個通令，令全國所有國民學校，在一定期限之內，一律改用國語課本。（即「凡照舊制編輯之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其供第一第二兩學年用者，一律作廢；第三學年用書，准用至民國十年為止。第四學年用書，准用至民國十一年為止。」——部令）於是這樣一來，不到幾年，全國所有小學內的國文教科書一律改變。小學內改變了，初中方面，因為要就小學畢業的程度，於是也不得不改變。初中改變了；高中方面，也因為要就初中畢業的程度，於是更不得不改變。由是到師範，到大學，全國的學校，不到幾年的工夫，煥然一新，一律採用白話教本，尤其是小學與初中兩方面。我們要知道的當時的所謂新文學運動，本來就是一種形式的革命；所以這一個時期的國語運動，可說是給了新文學運動一個很大的幫助；國語運動的成功，即是新文學運動的成功。這是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第二次所得到外力的援助。

有了這兩次的援助，新文學的運動的基礎，不獨是建立穩固，並且也是第一步的工作告成。雖是後來復有陳望道等文白之爭，學衡社的復古運動，和章士釗的新舊調和論……等等，但是這些都是自起自滅，絲毫不受影響。中國新文學運動到了這個時期，以白話文學為今日文學之正宗，差不多已成了確論，不容他人再有攻擊之餘地。自此以後，運動的趨向，遂由討論時期而進展到了創造的時期。

清詩人黃仲則論

沈起煒

黃仲則名景仁，字漢鏞，仲則其別字也。先生清乾隆時人，生於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卒於四十八年（一七八三），享年僅三十五歲耳，籍武進，宋大詩人黃庭堅之後也。少孤苦，四歲喪父，全集自敘曰：「景仁四歲而孤，鮮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讀。」

先生少慧，人莫不稱其天才亮特。洪亮吉行狀曰：「訓導君（先生祖高淳縣學訓導大樂）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雖然，卒以生不逢辰，坎坷以終，未嘗有懽愉之日，亦足悲矣。

仲則才華絕倫，天才軼羣，而又爲天生之詩人，幼卽厭棄八股制舉之文。歙縣汪啓淑鹿菲子小傳曰：「不沾沾帖括。古文則肆志史漢，詞賦則專心文選。九歲應學使者試，寓江陰小樓。臨期猶蒙被臥；同試者趣之起，曰：「頃得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擾也，其恬澹之慨如此。」全集自敘亦曰：「稍長，從塾師授制藝，心塊然不知其可好。先是應試無韻語，老生宿儒鮮談及五字學者。舊藏一二古今詩集，束置高閣，塵寸許積。竊取繙視，不甚解，偶以爲可解，則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閒一爲之，人且笑謔，且以其好作幽苦語，益唾棄之，而好益甚也。」然則先生之爲詩，蓋出於天性所近，由刻苦自學所得來者也。

雖然，一藝一學之成，天才不過種其因。欲求其出人頭地，卓然成家，以至爐火純青，入于神化之境界，必先得名師益友之指導，以模倣古代傑作爲入手之方。爲之既熟，漸能運以神理，參之變化，而漸臻成功之域。故無刻苦之功，雖有過人之才，終亦無濟於事。仲則爲詩，自亦不能外此。

是以研究一家之詩，首當察其得力之所，尋其變化之跡，求其淵源所自，及其用功之道，然後詩人真面目之基礎，昭然若揭。不致徒眩於彼既經水到渠成，心柔手熟之後，一語一章，皆發揮其個性，表章其精神之作，是以余論仲則，首述其淵源，庶不致數典忘祖，兼負詩人平日之苦心也。

潘氏璞詩萃曰：「仲則天分絕倫，幼有神童之目。朱竹君學士以天才稱之，良非虛譽。其詩自漢魏六朝，下逮唐宋，咸能採擷精英，自成杼軸。」張子樹詩人徵略亦曰：「仲則天分極高，無所不學，亦無所不能」。此皆言仲則之成功，由博采衆長而來，然泛泛言來，終不愜意。余讀仲則之詩，觀其行，察其旨，覽其言，然後知仲則詩之淵源，不出以下三端。

(甲)李白 唐以後爲詩者，學杜者夥矣，至有「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之語。青蓮與杜齊名，然千歲後，卒無敢輕於模倣者。良以太白詩如天馬行空，駿逸不可及，又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是以神識超邁，觸手成春，出於天授，不可捉摸。後之詩人，無其才情氣概，苟欲率意模倣，必致畫虎類犬，流於淺露，而失其精神。

仲則後太白千餘歲，竟敢宗法青蓮，爲一代絕唱，亦云偉矣。仲則詩以七古爲最好，亦屬學太白最成功處。詩萃曰：「而七古神奇變化，獨近青蓮。」

先生集中最能示人以其淵源者，當推太白墓一篇，爲先生遊謝公山時作，一唱三嘆，推崇青蓮，不遺餘力。茲引其全文，以告讀者。

「東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擊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著處，卽今遺蹟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惟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灑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覩，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

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窈石却在瀟湘澗。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傲，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集卷三)

篇中於老杜頗多微詞，申明自己宗旨，卽就其詩格論，聲調鏗鏘，直欲擲地作金石聲，則入太白之堂與矣。

先生詩集中，提起太白處尚多，今雜抄一二，以明先生仰慕之深，如：
「李白笑殺襄陽兒」，(二十三夜借雅存廣心杏莊飲大醉作歌)「謝公池畔春雲歸，江山如此葬李白。」(當塗旅夜遺懷)「先生去後爲長句，海內於今有故人。」(月下登太白樓和思復壁間見懷韻)「凡今誰是青蓮才，當時詰屈幾窮哉。」(太白樓和雅存)「只有青蓮讀書屋，至今基址荒蒼苔，才人身後偏蕭索，有句通神不驚俗。」(遊九華山放歌)「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坏土。」(筇河先生借宴太白樓醉中作歌)等，皆其類也。

(乙)漢魏樂府 先生善爲長句，饒有奇氣，固得力於青蓮者多，而培其基者實在漢魏樂府。

按洪亮吉撰行狀曰：「歲丙戌，亮吉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做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

由是可知先生於詩乃曾刻苦爲之者，故得採綴古詩之精英，以陶鎔其瑰詞。兩當軒集卷一有擬飲馬長城窟篇，此時作也，中如「殘星點點散牛羊，霜天蕭蕭動鬢髮。」等，已有足觀。

(丙)岑嘉州李昌谷溫八叉三家 自來論仲則詩者，據余所見，似未嘗有注意及此者，故特爲標而出之，爲提出有力證據起見，作者將先引先生之言，後及其詩。

兩當軒全集卷二十之末有先生詩評七則，其一曰：「愚見欲以岑嘉州與李昌谷溫飛卿三家彙刻，似近無理。然能讀之爛熟，試令出筆，定有絕妙過

人處，亦惟解人能知之也。」

此先生讀書得間，深嘗甘苦之言也，先生一代名宿，詩評傳世者極鮮，中有此未經人道語，必先生以其得力處舉示後人，我輩讀書，絕不可輕易放過。

三家之中，嘉州以清拔孤秀之筆寫西域邊塞之景，饒有燕趙豪氣；長吉兼退之之奇而建，籍之豔，足療詩家平俗之病；飛卿則色調鮮明，其奇豔處尤獨步古今，善學之者，最能免「郊寒島瘦」之病。仲則乃採三家之長而成功者。其描寫風景，清峻近岑；間雜奇詭刻劃之詞，則出之李；而綺懷，感舊等數十首，綺靡直追飛卿矣。試觀「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牆入望遙。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綺懷第十五）何嘗不有晚唐人風格。

綜觀三者，乃知先生之詩，樹基漢魏，而以青蓮爲宗，更博採岑，李，溫諸家之長，而陶鎔於一爐者也。雖然先生之成功，捨此以外，得力於名師益友者尙多，今當附及之。

先生之友，以洪北江爲第一，少時同學爲詩，前既及之矣。先生之師，虞山邵齊燾，與其成功，尤有助力。自敘曰：「歲丙戌，常熟邵先生齊燾主講龍城書院，矜其苦吟無師，且未學，循循誘之。景仁亦感所知遇，遂守弗去。三年，公卒，益無有知之者。」其集中哭邵先生詩尤悽愴，足見知遇之深。

黃逸之撰年譜曰：「按邵齊燾，早弱入翰林。……其玉芝堂詩文，海內推有東京六朝之風，以雋雅稱。章草入晉人室；駢文尤精心孤往，語必己出，先生與亮吉得師至是，是無怪湖海詩傳小序稱先生年未弱冠，所撰小賦新詩，已有烟月揚州之譽。……其得力於邵編修者必不謬也」。由是可洞悉先生詩之淵源；茲當進而論其詩之本身。

大凡文學爲作家精神生活之寄託處，故作品愈能深入作家之身世思想，使人讀其書而想見其爲人，則價值愈高，故余論仲則詩，首取其作品與身世

相參證，以明仲則詩之真實與否。

仲則懷才不遇，壯歲溘逝，生平所歷，憂患多而歡樂少，發而爲詩，遂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用洪北江語）。繙閱兩當軒集一過，仲則生平經歷，幾同目睹，儼然一部韻語之自傳矣。近代詩家能爲此者絕鮮，求之古人，亦難多得，仲則詩之可貴，秦半由此。今當略爲分條，各繫其詩於下，俾便敘述。

（甲）憤世嫉俗 邵齊燾死後，先生即稱益無有知之者，其後客王介子幕，落落寡合，與詩人曹以南交，餘乃不通一語，其孤高自賞如此，又居朱笏河幕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後居京師，權貴人莫能招致之。京塵雜錄云：「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竟於紅氍毹上現種種身說法，粉墨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才人失意，遂至踰閑蕩檢。」大抵先生懷才不遇，實由於標格過高。既坎坷則出於放浪酣嬉，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都發於詩，然檢其全集，此等詩殊少見。翁方綱悔存詩鈔序曰：「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然則後人編次其詩者，必曾加以刪削；故傳世之作，少有直吐抑塞，玩世不恭者，今姑節取一二，以明大旨。

仙佛茫茫兩未成，祇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拱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識，春鳥秋蟲自作聲。（雜感）

君問十年事，淒然欲斷魂。一無如我意，儘可對君言。別屢足猶在，懷多舌幸存。相期著好書，歸去掩蓬門。（過伍三）

騎鯨客去今有樓，酒魂詩魂樓上頭。欄杆平落一江水，儘可與君消古憂。君將掉頭入東海，我亦散髮凌滄州。問何以故居不適，才人自來多失職。凡今誰是青蓮才，當時詰屈幾窮哉。暮投宗族得死所，孤墳三尺埋蒿萊。吁嗟我輩今何爲，亦知千古同一壞，酒酣月出風起壑，浩浩吹得長襟

開。(太白樓和稚存)

……詞賦奪天巧，讀之人不驚。時復仰空廓，屹立何崢嶸。咫尺天路隔，縹緲望玉京。側聞雲中君，假我雲車輕。騰上無所懷，回首惜令名。且揖海上客，笑傲爲生平。(寫懷示友人)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胆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雜感四首之一)

讀此等詩，足想見詩人傲骨嶙峋，落落寡合之態矣。

(乙)幽怨悱惻 仲則爲人，美風儀。左輔黃縣丞狀曰：「仲則年最少，著白衿，頰而長，風貌玉立，朗吟夕陽中，俛仰如鶴，神致超曠。」讀此可知其儀態。早歲歷劫情場，頗多旖旎風趣，而困於環境，徒增日後回憶之酸辛耳。先生乃以其事，作爲詩歌。極悱惻柔綿之致。今姑略抄數章於下。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鄰鄰。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感舊之一)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共何人緩緩行。(感舊雜詩之一)

蟲蠶門戶舊相望，生小相憐各自傷。書爲開頻愁脫粉，衣禁多浣更生香。綠珠往日酬無價，碧玉於今抱有郎。絕憶水晶簾下立，手拋蟬翼助新妝。(綺懷第五)

他如「唾點着衣剛半指，齒痕切頸定三分。」及「司勳綺語焚難盡，僕射餘情懺較多。」等句描繪深刻，極爲大胆。集中此類詩不下數十首，感舊述在汜里時之回憶，綺懷十六首敘中表戀愛有「中表檀奴識面初」之句足證。我國文人集中此等詩絕少，頗足貴也。

(丙)生平交遊 先生與人落落寡合，視天下士可交者極少。然亦惟此類

人，於其少數傾心交納之士，視同手足，朋友之情，至死不渝。故先生者，不知者以爲狂，而知者則識爲天下血性人也，非若彼慣以虛偽之面目向人者，貌若可親，實無誠意。先生人格之高，由此可見。

先生摯友，莫若洪亮吉，集中詩與洪有關者極多，不下三十餘首，他如汪客甫，亦存詩十餘首，合其他零星者計之，先生詩之有關生平交遊者當不下數百首也。

內容似屬酬應，而言之有物，有真實情感貫串其中。試取一讀，先生之肺腑，灼然可見。試讀借客甫登絳雪亭詩云：

「汪生汪生適何來，頭蓬氣結顏如灰，囊無一錢買君醉，聊復與爾登高臺，驚人鷹隼颯空去，俯見長雲闔且開，江流匹練界遙碧，風勁烟萋莽寒色，危亭倒瞰勢逾迴，平虛指空望疑直，憑高跳遠吾兩人，心孤興極牢憂并。自來登臨感遊目，况有磊砢難爲平，麟臺雉鳳世莫別，蕭蕭蕙茝誰能名。顛狂罵座日佗佗，疇識名山屬吾輩。著書充棟腹常飢，他年溝壑誰相貸，一時歌哭天夢夢，咫尺真愁鬼神會，汪生已矣不復言，眼前有景休懷煎。願從化作橫江鶴，來往天門采石間，」

兩人心事，躍然紙上矣，他如醉歌行別伍三云：

「星燐燐，月皦皦，漏聲將殘客行少，有客倉皇竄荒草，十年仗劍都亭行，鼓刀賤者知姓名，仰天酒盡各萬里，驀地相逢服華紫，悲來歎吁，浮雲四徂，揮手且去，各爲長圖，浮雲何蕭蕭，川陸何悠悠，白楊著霜古隴頭；嗷嗷飛雁悲其儔，嗚呼昨日不知今日雨，居者不識行者苦，天寒日暮君莫留，他日相逢與君語。」

悲壯慷慨，足見先生友情之深。集中能將此種情感，盡量寫出，堪稱特色之一。

觀以上三端，仲則詩之爲真實的可知矣，今當更進而論評其詩歌，俾知先生不朽之故。

乾隆六十年間，才人輩出，爭雄壇坫，各樹一幟，仲則生當斯世，而聲

噪一時；論詩者稱爲第一，少時卽天才亮特，人皆目爲偉器，當世批評，莫不同聲贊美，如吳蘭雪曰：「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天縱其才，不能不奪其福；人忌其才，不能不發其光。……吾嘗論海內詩人，能從古人出而不爲古人所囿者，藏園而外，必推仲則第一。」翁方綱曰：「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爲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其詩向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句，可通風雨而泣鬼神，何必讀至五百首哉。」而吳穀人亦曰：「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竊之思，激哀於林樾；雄宕之氣，鼓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仲則所受頌贊，可謂至矣。今欲認識其藝術之精微，更當自各方面分而觀之，以求醒目。

(甲)詩人之詩 世人爲詩，多抄撮成句，猶嬰兒學語，終無獨創之能。詩思枯寂，才力不濟，則多用書以爲工；然欲蓋彌張，益顯其內容貧乏之病耳，或則原無詩人之才，雜取考據經史之學爲材料，讀之昏昏欲睡。或則僅工於藻飾對偶，或則僅知開闔變化，賣弄才氣，而一落筆往往陳腐不堪，此皆非詩人之詩也。

眞詩人者，必有非常之才，濟之以深厚真樸之感情，不必假手用典，而自然咳吐珠玉，一字一句，皆足以通風雨而泣鬼神，方爲足貴。執此以爲繩墨，則可取者寡矣。萬黍維味餘樓臆稿序曰：「仲則天才，軼羣絕倫，意氣恆不可一世，獨論詩則與余合。余嘗謂今之爲詩者，濟之以考據之學，黠之以藻繪之華。才人學人之詩，屈指難悉；而詩人之詩，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則深韙余言，亦知余此論蓋爲仲則，數峯發也。」然則先生蓋深知詩之當爲何者。

次之當問仲則之成功至何地步，仲則如何爲天生之詩人而不可及？答覆此二問題之最佳答案，可於張子樹之詩人徵略得之。其言曰：「古今詩人，有爲大造清淑靈秀之氣所特鍾而不可學而至者，其天才乎！飄飄乎其思也；浩浩乎其氣也；落落乎其襟期也。不必求奇而自奇，故非牛鬼蛇神之奇；未

嘗立異而自異，故非吉傭鑿牙之奇。衆人共有之意，入之此手而獨超；衆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筆而獨雋。亦用書卷，而不欲炫，博貪多，如賈人之陳貨物；亦學古人，而不欲句摹字擬，如嬰兒之學語言，時而金鍾大鏞，時而哀思豪竹，時而龍吟虎嘯，時而雁唳猿啼。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厭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長也。如芳蘭獨秀於湘水之上；如飛仙獨立於閩風之巔。夫是之謂天才；夫是之謂仙才，自古一代無幾人，近求之，百餘年以來，其惟黃仲則乎！」此節言仲則之詩才天成，不藉多用書多數典而自工，及其獨往獨來之精神，縱橫開闔之變化，至矣盡矣。三復斯言，於仲則詩之妙，思過半矣。

(乙)寫情深刻 袁子才先生，與仲則同時，有聲於世。其詩話最足令人心折，其論性情曰：「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又曰：「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顧隨園言之若此，而不能實踐。才氣儘能壓倒一世，作品縱由直抒胸臆，實則輕佻陳腐，不能動人。此問題不難答覆，蓋「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非歷憂患多，多經世故，則無從具有芬芳悱惻之懷。子才生長富貴之家，未嘗一嘗憂患之味，其少真感情之力量，良非苟然也。當時能辦此者，捨仲則莫屬矣。

仲則最以哀感頑豔勝，寫愁尤工，前論詩中所表現之身世，已提及其坎坷窮愁，刻骨傷心之戀愛事跡，仲則描繪此等情感尤深入動人。兩當軒集中，滿紙都是傷心人語，俯拾都是。

丞已除夕偶成之，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一絕，最爲人所熟聞。好在是眼前之景，取材極具體，却人極深刻，愈讀愈有味。當滿腹牢騷，鬱鬱不平時，仰視中天，往復吟此，常令人神往久之。

又如人日病愈強步觀城西水上合樂有云：…「粉妝照水愁水渾，病面照

水愁水清。水清水渾不相入，眼前士女空傾城。閒情自分沾泥絮，一笑還踏疏林路，穆然一角見遙山，無人知是春來處。」亦自衆人熱鬧聲之陪襯裏，寫出愁來，倍覺動人，亦足見詩人之敏感也。

仲則寫情，尤善於具體之表現法。並不多列悲怨字眼，僅以白描方法，將當時情景曲曲繪出，亦一特點，茲引以下一詩爲證：

搖曳身隨百丈牽，短檠孤照病無眠，去家已過三千里，墮地今將二十年，事有難言天似海，魂應盡化月如煙。調糜量水人誰在，况值傾囊無一錢，
(途中遺病頗劇愴然作詩)

其他說愁之詩尚多，如其少時作別意云：「別無相贈言，沈吟背燈立。半嚮不擡頭，羅衣淚沾溼。」雖只聊聊數句已擅勝場，妙在白描也。

捨整篇不論，論其句，亦足見其寫情之深。但思，「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兩句，其自負何等高，其失意又如何甚。又觀「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在裳未翦裁。」幾家常語耳，字面極平淡，人人能曉，悲痛之感卻深，至於千古傷心人語，則莫甚於「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著鞭，當無可如何之際，驅愁乏術，但求速了殘生，傷心之程度，可想而知。其他傳誦之句，如「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及「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綠竹入中年。」等，皆佳句也，餘不能多引矣。

(丙)七古 仲則近體詩猶非十分出色當行之作，集中神奇變化，躍然紙上者，首推七古，蓋先生本師青蓮；青蓮原以古詩擅勝場，先生七古之成功，初非無因。

先生居笕河幕中時，宴太白樓，卽席賦詩，令舉座輟筆，八府士子爭抄白拾少年詩，最爲傳誦之作，亦仲則傑構之一，茲抄錄全文如下。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笕河夫子文章伯。風流髣髴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同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

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長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其詩氣魄氣魄宏大雄壯，聲調鏗鏘，擲地作金石聲，至於神奇變化，隨手寫來，便成瑰詞者，則如：病愈作歌一首云：

「滄江一夜大風雪，病熱忽減身知寒。曉聞飯香腹殷吼，生氣自怪來無端，同舟估客喜相賀，長年柁工心始寬。我曾大小數十病，雖脫鬼手生則淺，有如老將身經百餘戰，遍體刻畫皆瘡癩，重經戰處始長歎，孤軍弱壘心茫然，我思冥中亦豈厭狂客，幾度得遣吟魂還。或者天意忌作達，坎壇使識為人難，否則山靈水怪夜深哭，畏我幽僻工彫削。明知無益聚為崇，汝曹再至真無顏，我歌至此啞然笑，呼滕彊立行蹢躅。推蓬急欲看日影，風前獨倚愁孤房，嗚呼病而得愈且休歎，但恨失卻半月船頭山。」

先生集中，此類佳作猶多，如前引之太白墓等皆是。而前後觀潮，最受隨園贊賞；圍虎行則為孫淵如先生稱係七古絕技，其詩描寫極周到，堪稱有聲有色。「似張虎威實媚人」句，孫淵如稱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此評實深得我心。

(丁)寫景 仲則足跡所涉頗廣，少卽歷杭，歙諸地，邵齊齋先生既卒，乃為浪遊，自敘謂：「由武林至四明，觀海潮錢塘，登黃山，復經豫章，汎湘水，登衡岳，觀日出，浮洞庭，由大江以歸，是遊凡三年，積詩若干首」時先生年二十許耳，而遊越中諸山水幾盡，復得觀瀟湘千澤之奇，覽大江之勝，詩益奇肆，如洞庭行，登衡山看日出用韓詩，晚泊九江尋琵琶亭故址，天門山舟中望金陵等，皆當時傑構。蓋先生本愛岩壑，至是乃以山水之勝，悉寫入詩中，讀之可當臥遊，幾同一部遊記矣。此後先生復久客皖中，多歷名勝；更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遠遊京師，所過之處皆賦詩。後更西行至陝，

經保定，真定，井陘，固關，關中諸地，所至有詩。計其所歷，凡蘇，浙，皖，贛，湘，鄂，晉，魯，河北陝西等十省。而集中詩千一百七十首，得之遊者凡二百數十首，達全集五分之一，可云蔚然大觀矣。

此二百數十首中，其精者寫景極工，復益以雄宕之氣，不以清麗爲足。蓋君兼擅山水，多見名勝，自然有詩中有畫之特長，茲抄錄二首於下，以見一斑。

「青山萬壘江一線，一葉扁舟下如箭，船頭高坐披裘人，終日看山如不見。問君胡爲不見山，山過倏忽迷茫間，崖連但若障迎面，峽轉忽如天霽顏。嶺上行雲半晴濕，晴雲俄追溼雲及。雨來只送山氣腥，雨聲頓助灘聲急。星光漸大日已曛，搖舟泊入千鷗羣，磯頭石作琳碧燦，水底沙皆蝟蚪文。十年塵夢快冰釋，中夜臨風展瑤席。大魚聽曲來昂昂，獨鶴掠舟飛拍拍。夢醒遠柝聞五更，茫茫露下空江平。舟人醉眠時譚語，百呼不應天將明。」(練江舟中)

「日出倚湖棹，陰嶺此孤發。叢篠時鉤衣，曙露漸盈襪。已有樵斧聲，丁丁出深樾。欲叩徑所從，尋聲易飄忽。稍稍開停雲，微微辨琳闕。夜梵悄已沈，晨鐘開將歇，入門見夷光，沈照坐巖窟。洞氣凝古香，雲根抱臙骨。相對我亦忘，焉知境超越，君聽幽澗泉，冷冷幾時竭。」(由烟霞嶺至紫雲洞精舍)

讀此二詩，可明先生之寫景，不以刻劃自然，作清麗之客觀描寫爲止境；反之，卻處處以「我」滲入景中，再出以生花之筆，其寫景之作自然生氣勃然，且愈爲作者之自我表現矣。

分論先生詩之特長既終，當可得二概括之印象：一遺作千餘首之近古詩人，天才卓越，多歷憂患，善寫景善言情，豪壯慷慨，哀感頑豔，莫不兼有，即仲則先生也。

舍此種種之特點，更就其全體而觀，仲則詩之最可愛處，在其能自成一家庭面目，讀其詩便能想見作者之爲人，此非徒事掇拾陳句，爭奇鬥險者所能

辦。故近人潘飛聲曰；「近代詩家自成一家，而以單行集本風馳各省者，惟袁子才，厲樊榭，黃仲則，龔定庵及吾粵黎二樵，外此不多見。緣作者之詩，自成一家面目，故能受四海之歡迎。」

仲則詩之妙若此，然亦有瑕。律句多嫌甜弱，技巧有餘而蒼勁不足，其人病也，然先生早逝，計其詩人生活，全後甫十七載耳，使天假以年，更事鍛鍊，其成就豈可以道里論哉！

先生不獨善詩，亦能詞，且工篆刻，有西蠡印稿若干卷，今佚，擅山水，書法則在東坡、山谷間，蓋先生詩書畫三絕者也。



論清初一個思想激進的作家——鄭板橋

朱永璋

在十九世紀同二十世紀交替底中間，隨着政治革命的波瀾，歷來很靜止的中國文學源流也激着而澎湃了。於是「文以載道」底面具大家都拿下撕毀，爲藝術而寫文章底精神像月畔彩霞般的煥發起來；文學大衆化底呼聲做了五更的鷄啼，驚殘了古典主義的好夢；白話文學的萌芽，由成蔭而開花，舊文學漸漸地憔悴而枯萎。

不過這種思想，這種精神，早在十八世紀的鄭板橋，也已悟到，感到，做到；大胆地一個人先驅走這條路。在中國清初文學作家中實難找第二位。

板橋姓鄭，名燮，字克柔，板橋是他底別號，在康熙三十二年，（西元一六九三）生於江蘇興化東門。他三歲的時候，母親死了；父親娶了一位繼母，却也待他不錯，他底叔父最偏愛他，這也就是後來同他堂弟——叔父底兒子——依戀的前因。後來他因甲第得中進士，做了幾任縣官。雖然做了官，却毫沒官場底習氣，這也是很可貴的。他工書法，畫也很好，詩文多白描，思想也很激進；在乾隆三十年（西元一七六五）去世，年七十三。這小小的一段，就算略略敘述了他底小史。

在清代的時，文人都是古色古香的鬧着古典主義的文學，白話在他們爲俚語，筆下一些也不敢流露，更何況在集中張目放胆的收着？所以大半成了七寶樓台，拆下不成片段，即以盛名之王漁洋而論，他底傑作「秋柳」四首裏也有像「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等類的晦語；其餘像王仲瞿輩，更不必說了。

板橋却不然，他作東西都以性靈爲重，句子不嫌俚俗，自然有時偶然亦用古典，但是很平淡，也很自然，並沒有硬嵌同晦澀底弊病，最令人注目的

，就是他序中『有些好處，大家看看；……』等白話句子，其次就是他底道情，給堂弟底家信；詩詞裏面也很多，這是普通人不大注意的。差不多同白話詩沒多大分別，不過差在他有了韻律罷了。詩如七歌，孤兒行，范縣詩，姑惡等篇都很淺俚，詞却都如此了；當然，這些都不能嚴格的同現在白話詩文相比，不過在那時能如此也很不容易了。

他底思想很新穎，有好些地方同現代暗合，而當時那些文人才子沒有想到過，縱然想到也沒說過行過；也許有些爲了「文以載道」的面具，不敢說，這也是他底卓絕的特色。現在慢慢地分開講，這就結束了這段楔子。

〔一〕他底思想

在幾千年禮教的羅網系維之下，社會上種種黑暗的流毒……像世襲君主的專橫，翁姑底刻薄兒媳，悍吏，貪官……大半人敢怒而不敢言；鄭板橋却有：

『山河同敵屨，羨廢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無算計，把乾坤重担，兒孫挑起；……』(瑞鶴仙)

這一段是批評世襲君主，主張公天下，同現代潮流適相暗合，而當時沒別人敢這樣的大胆亂說；他又作一篇姑惡同前後孤兒行，描寫家庭底黑暗，悍吏同私刑惡顯現出官場底污點；詩都不引了，到後面講到作品時再要談的姑先引他這幾首詩底序：

『古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可謂忠厚之至，然爲姑者，豈有後悔哉？固作一篇，極形其狀，以爲激勸焉。』(姑惡序)

『自魏忠賢拷掠羣賢，淫刑百出，其遺毒猶在人間。胥吏以慘掠取錢，官長或不知也。仁人君子，有至痛焉！』(私刑惡序)

翁姑在舊禮教之下，他們地位何等卓越，差不多有「天下沒不是的翁姑」底趨勢，家庭不和，總是兒媳忤逆。沒有反說姑惡的道理；板橋居然在這種環境中，寫出這種文章，你想，他底思想何等激進。

最妙的就是私刑惡序中「官長或不知也」句中的或字，又冷峭，又深刻。

罵盡那時官長；他自己也曾爲官，絕不自避嫌疑，竟然又變本加厲作那悍吏行，甚至有：『長官好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牧！』描畫清代官吏腐敗赤裸裸地到乎極點。

他有一段：

『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寫盡讀書人卑劣的心理。他以為農人居第一等，讀書人爲四民之末，不意「農工商學兵」口號的發明者却是數百年前的板橋！

他疑古的精神非常卓絕，對於古史頗多具隻眼處，曾有：

『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圓滿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主張乎？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全上第三書)

『……………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一是處。』

這幾句不啻向那些墨守經史的俗儒，作一當頭棒喝。

再看他置田產時，又有：

『將來須買田二百畝，兄弟二人各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古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全上第四書)

這幾句爽脆的話，真有些平均地權主義的思想。

至於他分俸給底餘錢給他底鄰里鄉黨，自以科名爲傲倖，這又是瑣瑣的細故了。

(二)他底詩

板橋詩頗放縱恣肆，近放翁筆意，但他底才調却又過之；他自己也嘗說有放翁習氣。可是他對於放翁底認識又不同尋常，以爲放翁爲詩與杜少陵未有二道，所以少陵詩多憂國傷世之作，而陸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等，他們

底不同，因為環境不同；放翁時，朝事紊亂，苟直引之詩文必遭羅織的危險，這又難怪放翁不干世事了。

這幾句話，面子是說放翁，實為自己寫照。板橋對於清代異族政府態度到底怎樣，我却不敢武斷；不過有二首詩！

『鋒起狐鳴幾輩曹，是真天子壓羣豪；何須傀儡諸龍種，拜冕垂旒贈一刀。』

『天位由來自有真，不須剝削舊松筠；漢家子弟幽囚在，王莽原非極惡人。』

單從第二首詩看，我們還斷不定還是指雍正奪位屠殺王子呢？還是指滿清入關殺明朝諸王子；不過連第一首一起看，就可以知道板橋借着史事諷刺清人入關殺害諸明代王子，並不指雍正。這就可見他底心地了。

可是，在他那時候正是文字獄迭起的當兒，莫怪他戰戰兢兢地不敢亂說，他說放翁『絕口不言，免羅織也。』暗暗地比喻自己的嘿絨。可是終於熬不住地寫了這二首詩。

他的描寫的藝術是很高的，差不多用白描，而很動人，又很美，現在姑引他幾首作品。

『縣官編丁着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致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長官好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牧！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潺，聖主深仁發天庥，悍吏貧勒爲刁奸；索逋淘淘虎而翼，叫呼楚撻無甯刻，村中殺鷄忙作食，前村後村已屏息。嗚呼長官定不知，知而故縱非人爲。』

』（悍吏行）

這篇描寫悍吏的狐假虎威，作惡不端的劣跡，百姓受到何等荼毒，何等痛苦，一一如真情躍出紙上。

『孤兒蹣跚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臉厲秋鋒錚。』

『阿叔不念兒，叔母不念嫂，不記嫂嫂病危篤，枕上叩頭『孤兒幼小』，立喚孤兒跪，床前拜倒，拭淚諾諾，孤兒是保。

『嬌兒坐堂上，孤兒走堂下，嬌兒食梁肉，孤兒饒饒捧盤盥，』恐傾跌，受笞罵，朝出汲水，暮莖芻救馬，莖芻傷指，血流瀉瀉，孤兒不敢言痛，阿叔不顧視，但言死去兄嫂生此無能者！

『嬌兒着紫衣，孤兒着破衣，驕兒騎馬出，孤兒偏門扉。舉頭望望，掩淚來歸。』

『晝食廚下，夜臥薪草房；豪奴麗僕，食餘棄骨；孤拾醬，並遺膾羹湯；食罷濯盤釜，諸奴臥涼。

『老僕不分涕泣，罵諸奴骨輕肉重，而敢凌幼主，高賤軀，阿叔阿姆聞知，閉房悄坐，氣不得蘇，終然不念榮煖孤。

『老僕攜紙錢，出哭孤兒父母，頸觸墳樹，淚沾墳土；當初一塊肉，羅綺包裹，今日受煎苦！墓樹蕭蕭，夕陽黃瘦，西風夜雨。』

孤兒行

這首詩好似一篇短篇小說，形容出一個孤兒的痛苦，家庭中一切人都把他虐待，而旁用一個忠心老僕作襯，他底描寫手腕很是活潑。這淺俚而參差的句法，不是同白話新詩沒有軒輊嗎？

同孤兒行相比美的是姑惡，現在也把牠引出來：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未知伉儷情，以哥呼阿夫；兩小各羞態，欲言先啞嚙。翁令處閨閣，織作新流蘇；姑令雜作苦，持刀入中廚；切闕不成塊，礮碗登盤俎；作羹不成味，酸凍無別殊；折薪織手破，執熱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導當徐徐。」姑曰「幼不教，長大誰管拘，持其桀傲性，將欺頑老嫗，恃其驕縱態，吾兒將伏蒲。」今日肆言辱，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吞聲向暗壁，啾啾微歎吁，姑云是詛咒，執杖持刀鋸，『汝肉尚可切，顏肥未爲癩，』汝頭尚有髮，薶盡爲秋壺，當汝不同生，汝話我命

丑！『鳩盤老形貌，努目真兇屠。阿夫略顧視，便噴羞恥無，阿翁略勸慰，便噴昏老奴！隣舍略探問，便噴『何與渠』！嗟嗟貧家女，何不投江湖，江湖飽魚鼈，免受此毒荼。嗟哉天聽卑，豈不聞怨呼？人間爲小婦，沉痛結冤誣。飽食償一刀，願作牛羊豬。豈無父母來，洗泪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疎；一言及姑惡，生命無須臾。』（姑惡）

這篇底精采處，全在寫姑之言語動作，而從中顯出姑底惡奸的心理，同前篇作法又不同了。

他古詩好的很多。實在舉不勝舉，如述荒行，還家行，思歸行，撫孤行，易水，偶然作等都很是傳誦於千古。

他不特文學技術高超，思想亦絕不附衆趨俗。他說項羽有『項王何必爲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又說『千姦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溫盡稱帝，何似英雄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看輕帝王，推崇英雄，何等卓見。

七律他自己說很像陸放翁，一攷其究竟，實在很像。姑引幾首同放翁詩比較：

『畫舫乘春破曉烟，滿成絲管拂榆錢，千家致女先教曲，十里載花算種田雨，雨過隋堤原不溼，風吹紅袖欲登仙，詞人久已傷頭白，酒暖香溫儻悄然。』

『廿四橋邊草逕荒，新開小港透雷塘；畫樓隱隱烟霞遠，鉄板錚錚樹木涼。文字豈能傳太守？風流原不礙隋皇。量今酌古情何限，願借東風作小狂。』

——揚州——

『嬾慢從來應接疏，閉門掃地足閒居，荆妻拭硯磨新墨，弱女持牋索楷書，柿葉微霜千點赤，紗廚斜日半窗虛。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筍紅薑煮鮑魚。』

——閒居——

『數聲柝柝隔煙蘿，是處西風壓稻禾，荻華半含東墅雨，鷺鷥遙立夕陽波；買魚人鬧橋邊市，得酒船歸月下歌。擬向湖干築秋舍，菊

籬風逕近如何？』

——憶湖村——

其餘像真州絕語前後各八首，詩嫌太長，不錄了，這都是與翁筆意差不多，如把他作品和在一起，恐也分不出誰是作這篇，誰作那篇。

板橋在做縣官底當兒，曾作一首七律，充分現出清正長吏底口吻，如

『落落漠漠何所營？蕭蕭濟濟自爲情；十年不背由科甲，老去無聊挂姓名。布襪青鞵爲長吏，白榆文杏種春城。幾回大府來相問，隴上閒眠看耦耕。』

一種瀟灑清高的氣味，爲宦者所不能道，「爲長吏上面加青鞋布襪」，又爲尋常官長所不能做到。

他底名句「風從綠叢梢頭響，雲向青山缺處流」。「染成紅淚胭脂溼，蘇破新霜草木愁，」同放翁「白茵菖香初遇雨，紅蜻蜓弱不禁風。」比來也是工力相敵，無甚軒輊。

他底詩主白描，不喜用典，這就同掉書袋的陸游有些兒不同了。

(三)他的詞

詞，板橋却更好了，差不多可以說是他作品中底特長技術；一方面又因詞是長短句，不像詩那麼死板，便於發揮他的天才，所以他七十七首詞就成了一個燦爛花卉的園地，永遠受後人流連而賞玩了。

他底詞有辛棄疾柳永的骨氣，而又有溫飛卿底才調，但是又很俚俗，差不多有白香山老嫗能解底優長。長調有長調老練的長處，小令又纖巧綺麗，委婉動人，真是各盡其美。

不信，先引幾首長調談談：

「舊作吳陵客，鎮日向小西湖上，臨流弄石。雨洗梨花風欲軟，已逗蝶蜂消息，却又被春寒微勒，聞道可人家不遠，轉畫橋西去羅門碧，時聽見，高樓笛。綠慳覷面還相失，誰知向海雲深處，殷勤歎惜，一夜尊前知己淚，背着短檠偷滴，又互把羅衫攢溼。相約明年春事早，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金縷曲）

「淮水東頭，問夜月何時是了，空照徹飄零宮殿，淒涼華表。才子總被杯酒誤，英雄只向棋盤鬧；問幾家輸局幾家贏？都難曉。流不盡，長江森，拔不倒，鐘山峭。賸古埠荒塚，淡形殘照。碧蕪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問孝陵松柏幾多存？年年少！」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堤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瓜步月，田荒十里虹擬火；更江蘇冷淡不成圓，櫻桃顆。何日向——江邨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其其，酒人個個，花徑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間功課，將白頭供作拆腰人，將何左。
○(滿江紅)

其餘像金陵懷古十二首念奴嬌，不能全錄，姑舉幾首，

『勞勞亭畔，被西風一夜，逼成衰柳；如綫如絲無限恨，和雨和烟偃鬱。江上征帆，尊前別淚，眼底多情友；寸言不盡，斜陽脈脈淒瘦。半生圖利圖名。問中細算，十件常輸九；跳盡獼猴粧盡戲，總被他家哄誘。馬上旌旗，街頭乞叫，一樣歸烏有！這時何樂；窮更不若株守。』

『鴛鴦一字。是紅閨佳話。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兒女態，釀出禍胎冤藪；前殿金蓮，後庭玉樹，風雨摧殘驟，羅家何幸，一歌一曲長久。卽今湖柳如烟。湖雲如夢，湖浪濃新酒，山下藤蘿飄翠帶，隔水殘霞舞袖；桃葉身微，莫愁家小，翻借詞人口。風流何罪，無榮無辱無咎。』

好的很多一時舉不盡，名句如。

『咄汝陳生者！試問汝天南地北，游蹤徧也！……………』

『究竟桃葉桃根古今豈少，色藝稱雙絕，一縷紅絲偏繫左，閨閣幾多埋滅。』

『……………彼自承平吾破裂，題目原非一路；十族全誅，皮囊萬段，魂魄雄而武；世間狐輩，如何粧得老虎？』

這此，都如萬馬奔騰，氣不可遏，筆力的雄厚，可算清初難得人才。那些疊着七寶樓台的長詞那裏夠資格同他比呢：

他小令却大不相同了，很嫵媚而纖緻；試看：

『盈盈十五人兒小，慣是將人惱，挽他花下去圍棋，故意推他勸教讓他欺。而今春去花枝老，別館斜陽早！還將舊態作嬌癡，也要數番憐惜憶當時。』(虞美人)

『老子殘書破帽，兒孫綠酒紅裙；爭春不肯讓毫分，轉眼西風一陣。皓月當空最樂，疾雷破柱還驚，世間多少夢和醒？惹得黃梁飯冷。』(西江月)

『杏花深院紅如許，一綫畫簷攔住，數人問咫尺千山路；不見也相思苦，便見也相思苦。分明背地情千縷，撫惱教從數；奈花間乍遇言辭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酷相思)

『春氣晚來晴，天澹雲輕；小樓忽洒夜窗聲，臥聽瀟瀟還浙浙，濕了清明。節序太無情，不肯留停，留春不住送春行，忘了羅衣都溼透，花下吹笙。』(浪淘沙)

「留春不住由春去，春歸畢竟歸何處？明歲早些來，煙花待剪裁。

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東風，東風正怨儂。」(菩薩蠻)

這幾首詞現出他底技術很是嫻巧，同長調筆法迥不相近，而絕沒有襲古掉書袋，或拾人吐餘的毛病。

他有首詞描寫他同王一姐的自小青梅竹馬時初戀底情形：

『竹馬相逢日，還記汝雲鬟覆頸，胭脂點額，阿母扶攜翁負背，幻作兒郎粧飾。小則小寸心憐惜，放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問我索畫圖筆。廿年湖海長爲客，都付與風吹夢杳，雨天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裏，一種溫存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最難得。』

這首詞很是淺俗，而很是深刻，凡在幼年嘗過初戀滋味的人讀了都有回

首當年之感，這首詞真可以稱為「真」，「善」，「美」三字，也很當得起這三字。

板橋也曾做過道情，這種東西在那時文人目中視為下流，而板橋却做了而收在集中，真可以說是一個通俗文學作家的鼻祖。

結 論

這篇文章萎弱極了，並不是作者客氣，尤其是把作品分做詩詞兩類這種死板而笨拙底分法，不要說讀者不滿，作者亦覺得是一個不可原諒底缺憾。

可是作者生平崇拜板橋，覺得他底思想文筆都很合乎現在時代；他底思想文筆可以論述底地方很多，這篇文章不過一部分罷了。不敢說論，雖然題目是用「論」字，不過介紹板橋罷了。

戰後法德文學之經濟背景的比較

周 紹 達

假使說，文學是社會和人生的一切底反映，那麼，誰都不能否認：文學可以離開經濟而獨立，是荒謬的一件事。請看着吧，沉溺在金尊檀板裏的小資產階級，也許寫不出：『白菜醃筍，紅鹽煮豆』的字句；同時，在貧窮的社會裏頭，任何文人的筆尖上難免會下意識地流露出一些普羅的色彩，這決不完全是爲了有人在提倡，倘若您懂得因果關係的話，便可瞭然的。

要研究一國文學的趨勢，而不了然於其經濟的背景，正和要研究一國的政治，而不去讀一下歷史一樣地愚蠢！

我們且看法蘭西吧！

從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她是一個被德意志打敗了的大民族，懣懣底復仇之怒火，不斷地焚燬了企業和一派活動；巴拿馬大運河的計劃慘遭失敗，在實業的發展上，受了重大的損害，而政治上黨同伐異的主義更賜與這業已病體動搖的民族，一條沉重的鐵鍊。後來歐戰來臨，接着是一九一八年底勝利——於是造成了另一個法蘭西，一個新興法蘭西，她的民族的熱情，仍和往時一般地熱烈。

這樣，法蘭西的文學已取得了新生；並不是量的方面有所增加，也不爲了法蘭西作家底爭辨比以前來得劇烈，更不是因爲有誰個大偉人在統制着文學的疆域——不，只是那生命，只是那生命的形勢有些兒變遷而已！

無可諱言的，歐戰以前的世界主義及其祈求，是大部份限於那三個巨頭：羅曼羅蘭（道德家）；阿那託爾·弗郎斯（中正的人道主義者），和 Ja-an Jaures（社會主義者），到而今，在法蘭西的國家政策和經濟趨勢中，那世界主義瀰漫的勢力，却變了很真切很確變的東西；而且它雄偉的精神，已經劍

造出像 Briand 那復樣的人物；於是戰後幾許年來的法蘭西底文學有着一種 Accurate tendency，貿然向着那些原則——統治着法蘭西經濟的進化和國力的伸張的原則——大無畏地走去。此後，除了開出絢爛之花外，法蘭西文學的筆尖上更努力地要得『真實的果子』！

戰後新興的法蘭西，佔有着大量的財富，增強了不少的自信心，也許那時候她的陸軍，很難有別國和她來頡頏，可是，還是和歐洲任何的他國一般，鬱然地蘊釀着一個 Risk。她是個優越的農業國家，後來她的實業突然獲得了新勢力，於是一躍而成工業國，亞爾塞斯，勞來二州的收回，未始不是這個轉變的主因。然而這樣的轉變是很不容易，也不是目前所能完成的；我們知道，就性格而講，法人和德人是迥乎不同的，前者長於機變之才，而精於組織能力；這種特性在戰後重新建設的工程中已留下不少的痕跡，無論在城市裏或是在鄉村中。譬如讓我們來舉一個例：社會保險制度，在歐洲較為進步的幾個國家是早已採用的了，因為它們國家底富庶，尚不足以使人民不為失業，老年，疾病等所累。可是在法蘭西，却有一千〇五十萬人，是沒有受社會保險制度的保護的，（嚴密分析起來，約有二百五十萬的傭員，四百五十萬的工人，三百五十萬的在農場及家內的工役。）無怪不久以前，一個法蘭西人要痛心地说：『我們的政黨在政治或世界的事情上，是非常活動非常進步的，至於就人民的福利而言，那是還有很遠的一段路要去呢！』

對着法蘭西作家的當前底那些問題，都是從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困難中生長出來；它們在形態上的明晰，正如它們在目的上的確定。

戰爭和和平，控制着法蘭西文學的經濟背景。不論，是克萊瑪沙，是福熙，或是樸恩凱萊，誰都不能掩沒了那些真正的問題。民族主義的巨浪，澎湃地擊盪着那些贊從大歐洲主義的人們；那些主張建立殖民地帝國者的軍隊，和戰後時代的民主主義者，如水火地不相容；帝國主義派和不妥協派是挾着憎恨來反對法國以前的仇敵，同時鄙視着意大利，美利堅，和蘇維埃，抵敵着那些竊願有一個和平的歐洲而不願再見拿破崙式的傳統及光榮的人底信

仰和意志。這些些雙方爭持的問題，輝煌地變化着，在今日的法蘭西文學中反映出來。

近來的法國書籍，討論外交，事件的很多；在這些外交事件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三種發展：一種是關於蘇俄馬克斯的，一種是關於美國及資本主義的，最後一種是關於法國勢力及權力底反映的——即是世界市場中的「資本」。所有這些方面的趨勢，自從大戰完了以後，一直到現在就差不多沒有什麼變更。試讀亨利特曼底「馬克斯主義的他方面」，他仍然和在以前一樣，提出了他那馬克斯主義之破產及崩壞底無可爭辯的證據。然而看起來似乎這些以及別的關於俄國的議論，都並不是純然出於知識和分析的頭腦，而是在某種範圍之內出於偏見。巴黎的生活已是強烈地被俄國的Emi grants底精神所貫徹；況且法蘭西底那出名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傳統觀念；是並非不含着一種顯明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氣味的。這種氣味當然並不合於典型的馬克斯主義。最後，自從大戰以後法國底經濟地位進步得那麼廣大，資本底豐富是使使得共產主義者所唱的階級鬥爭之說差不多找不到適當的土地來播種，可是法蘭西的共產黨仍然並不是全不重要的；而且關於馬克斯學說的書也確實有幾本寫得真好的。

爲了美國是一個聯盟者，一個債主，而且是個競爭者，她不其然地變了煽動法國作家底理想的另一個問題，因之，在現在的法國書籍裏，對於羣國的同情是不大有的。新近有一部書，是彌蕭著的，題名：「美國精神」，是從商業，及浪少女，有聲電影，酒，足球，「快速午餐」，自己開出天下來的人，藥店，現成貨等反映出美國民族的。在這兒，我們又找到了一些偏見，與其說是因爲法國是債戶或是因爲美國成爲極厲害的競爭者，不如說是因爲美國的格調及式樣，易於引起那爲法國作家，要最擅於運用的譏諷，機靈，新穎，和優美的才智——自然，是拿他們的題目來開玩笑。可是這也並不完全是個笑話；那種恨毒和搖頭有許多次其理由只是爲了美國人談生意經的時候真的是談生意經，而法國人却是談到天氣，女人，馬，藝術等，……然而

也是談的生意經。該咀咒的不是目的，是達到這目的的方法；金錢是大家歡迎的，但是不要談到債務上頭去。

爲了法蘭西是舊世界底財政中心，於是在世界大事中她是在扮着一個非凡地重要的角色，至少是在歐洲。當我們讀到關於美洲，亞洲，近東或是東歐的書時，我們不妨記住從巴黎去的主要出口物是頗多的，而法國的文化底影響亦是如此，尤其是巴黎底。在南美洲，那些Hacendado們，和他們的夫人們，談到巴黎的時候是稱牠叫「光明之域」；他們送他們的兒子到 Eton 和 Oxford去書，但却送他們的女人們到巴黎去買東西……而他們自己是到蒙脫卡羅。但閒話休說，讓我們再來說說法蘭西財政上的優越地位。由果斯拉夫，比魯，立陶宛，羅馬尼亞，芬蘭，智利，都是向法蘭西借債的國家；此外不知還有多少小國度，因爲世界各小國的注意力有漸次集中於法國的傾向，認爲法國是她們財政上面幫助底有力的泉源，而對於美國，却不覺地日形淡薄了，雖然這種較小的借款以前都是向美國通融的。

總之，因爲打了勝仗，法蘭西和她的人民都是反老還童了，她的經濟的形勢以及工業商業等都已經回到了穩定的根基，這個新生活期是已經正確地反映在法蘭西戰後的文學上，如說部傳記，短篇小說等等。在法蘭西作家庭中間是有了新的生命。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再走得遠些，他們的精神是否能再持續等長久些，法國經濟上向上的飛騰是否含有更大的永久性。

照情形觀察起來，著作家和他的精神是和他們國家的安甯，有密切底關係的；這在過去已經證明是確實的，在將來也許不會有十分的錯誤吧！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一下德國文學的經濟背景，以窺其趨向怎樣。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數十年內，德國文學的趨勢是浪漫的過於寫實的，古典的過於現代的，就是現代德國文學底代表作家如湯麥斯曼，霍普特曼，顯尼志勞等在他們的題材的性質上和思想上都顯然是屬於古典的一派。可是在十五年二十年前，普通的德國市民是沒有世界眼光的；他們在典型的德國環境中生長着；而且對於本國的小宇宙覺得很滿意的。

德國民族底這種態度，到近來的確是澈底改變了。戰敗所受的損失和隨後的紙幣濫發時期，使德國不得不依賴外國的幫助和外國的市場。戰後在德國工商業裏所剩下來的一點點資本，因為馬克價格暴落，直到一個金圓要值四十二萬萬馬克，所以都價值低下了。換言之，即德國求戰後仍然是有一個強有力的工業，和一個廣大的商業的及經濟的制度，但是在本國的市場都沒有銷售的可能性。資本的稀少和僱主間與僱員間所同有的那種緊縮情形，都使得一般的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大為抵降。然而德國的工業不能不製造貨物，亦不能不把這些貨物賣出去，不但是因為要維持生活，也因為要付出那集成每年的賠款的捐稅。這些賠款的總數，每年約有六萬萬美金；同時，『楊格計劃』，雖然對於『陶斯計劃』的條款加以若干修改，但在實際上却是一點也沒有減輕德國製造家和商人們底負擔。

在這些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德國貨物底有利的脫售是在於世界市場，這是唯一的機會和生路。可是，全德國工廠底設備是不適於世界市場底競爭的，所以，如果想在世界市場競爭的話，這些工廠底機器等等，就得另換新的，重新裝置，而生產分配的步驟，亦須細細地加以檢查和機械化合理化，但這種種都非獲得絕大的投資不能辦到。因此，德國得到了一大批的外國借款，尤其是美國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德國以國外所得的投資，長期的和短期的，為數不下於二十五萬萬美金，這是事實問題。德國的一般的建設，尤其是生產的企業，所以能夠開始，就大半是靠的這些借款；德國能夠又再成為世界市場底可怕的競爭者，其原因也在於這一點。

我們要瞭解現代德國文學的趨勢，尤其是關於社會政治經濟諸問題的那一部份的，對於上面所略之述到的德國國內的事情的進展就不能不知道。

因為文學是反映一國在經濟上的解放的，所以我們在德國文學底趨勢中可以看見而且找到一種非常的交替，就是從那較為抽象的事情和題目轉到較為實際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就是這戰後的，共和的，新德國的當前問題。

假如今日德國底大多數作家都是在討論分析着德國目前的兩大問題，那只是和德國底經濟發展相一致的情態。這兩大問題，(一)世界市場，沒有了世界市場德國是既不能維持生活，也不能什還他所負的賠款的；(二)德國本身如何能重新建起在經濟，政治上的統一問題。

世界市場的問題中最為德國作家們所關心的，就是美國的地位背景和將來的發展。美國是被認為世界工商的中心的；德國從紐約所取的借款遠過於從世界其他任何的財政都市，這事實就增加了，德國對於美國的注意。此外這一點也是討論得很有力的，就是，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底無比的進步，大量生產及其新學說，大量消費及其很可驚的可能性，以及分期付款辦法，工集中的趨勢，信託制度，和許多別的發展等等！都在德國經濟學家及一般的作家中引起了巨大的注意。

美國經濟制度中最顯著而且最引起注意的一個特點是美國之國外貿易的發展。德國的著作家們都知道：美國民衆的購買力雖然極大，但是大量生產的突飛猛進，却早已超過本國市場底銷售可能性而有餘。美國底從原料到製成的全部生產，在現在已經有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銷售到外國。因之，德國的作家所得的結論是：『外國市場尤其是歐洲的市場，在美國方面必將有努力爭取穩固立足點的精形。』他們預料美國對於歐洲的市場將作有力的侵掠；實際上是，他們已往想來證明這種侵掠是業已開始，而且甚至說明，美國貨品的這種大量輸入，在歐洲是既不能制止亦不能減少的。對於危險的情形，德國的新聞家們和著作家們是很有點感傷的，目前的出版物裏就有許多是怎樣討論使德國中歐，甚至全歐洲，(自然除去俄國和英國)有力量來反抗着美國在財政上及其他方面的優越的。

由是而知，德法兩國，在經濟的立場上觀察，也許不一定會十二分的相同，可是她們的經濟背景影響於文學的發展，却是異曲同工的，由浪漫的，理想的，一變而為寫實的，這是她們文學趨勢的相同點！

漢代文學之特色

錢壽珍

一 序言

今之言政者，號漢治為近古，言學者，尊漢學為名高，言文者，舉漢魏為能事，何也？其文之盛耳！文學所肇，即憑楚音，大風之歌，安世之樂，實漢代與國文學之根本，則自其創始觀之，已屬可貴，且其文質直，似得天地自然之氣，更足為吾人羨。

然劉勰離騷時序篇曰：「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中興之後，羣材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漸靡儒風者也。」則東西漢之文學，固亦自有其別在，而今之所述，僅合而為一，作概觀焉。

二 漢代文學興盛之原因

- A. 帝皇朝臣首喜文學，故下者以之為進身之階；上有好者下必甚，故君主一人之好尚，每轉移天下風俗於無形；人民之重利祿，羨爵位耳！武帝固好大喜功者，故內興土木，外事四夷，各事相緣而起，辭賦，本雕蟲之技，盛於外形而侈於物質，適其侈心，遂亦得幸而日盛。其善文者，或見任用，或被親幸，或畜俳優；帝亦自善辭賦，如秋風辭，瓠子歌，李夫人賦等，當時文學之盛可見。且漢初承戰國之後，藩國過制，天下游士，多往依之，侯國之才，往往超於漢廷；賈高，田叔諸人，廷臣無出其右，鄒陽，嚴忌，枚乘，皆仕於吳，梁；更以武帝之豪邁，故君臣活潑明快，而無體弱卑屈之風；有驕奢而無淫柔，有壯麗而無纖綺，其時文尚之風，可云盛矣。
- B. 社會富庶之反映——文章之盛業，太平之產物也。衰周暴秦，民困已極；

今經文景休養生息，勸農業，薄賦斂，民遂樂其業。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物質乃臻豐富，社會亦趨安定，人民安樂之餘，乃羣得思想之暇豫，精神之發舒。致力於鋪張以求肉體實感之樂，而重辭賦，以狀其時運，寫其景況也；此非文景富庶之養成，社會安定之賜乎？

- C. 貴族之倡導——漢初貴族之倡導文學尤至者，莫如楚元王，高祖同父少弟也；好詩，諸生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當時戰國游說之風未革，於是蒯通，鄒陽等各挾長短縱橫之術，以干國君枚乘，莊忌之輩亦從容其間，高祖時則齊悼惠王，吳王濞，招縱橫之士；自後梁孝王，淮南王安亦好客，故四方彬彬有文雅之化。高祖以來，文景或好刑名黃老之言，賴諸王之倡導，文學之士，猶有所歸。故武帝時文學之稱極盛其淵源亦可謂遠矣。
- D. 科舉取士——漢之策論取士，為中國科舉之始。君王之好尚而移風尚，本非明舉；文帝設賢良政策，百餘人中以且黜錯為高弟；武帝繼之，對策百餘，公孫弘，董仲舒舉首，下及宣，成，代有賢良文學之舉；匡衡，杜欽，各永，杜鄴等，均以賢良對策登庸者也；東漢更增以孝廉茂才明經有道等科，文人學士，遂均以策論獻才，文學大盛。

三 漢代文學之特色

- A. 古詩十九首之空前斷後——鍾嶸曰：「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又：「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九首，文溫以麗，意非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詩品。
- 劉勰：「又古詩佳麗……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龍。沈歸愚：「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為國風之遺」。——說詩碎語。
- 孫月峯：「三百篇後，便有十九首，宏壯婉細，和平險急，各種其致，

而總歸之渾雅，允爲方員之至。」——文選注引。由此，已可知古詩之品位矣：宛轉含蓄，抑揚低徊，其氣意之靈變，段落之無迹，離合之無端，繁複之無縫，誠有得於屈宋之神，情感之翼擊，想像之豐富，思想之健全，人格之偉大，俾讀者，隨之喜怒哀樂，而莫知其所以，是豈爲兩漢之神品，實千古之傑作也。

B. 西京詔書詞藻優美，爲古今所無——柳子厚曰：「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盡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文帝時已得賈生明儒術，武帝時更盛。自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二字，實已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辭賦歌謠，咸興於此，西京詔書詞藻之優美，誠非可以言喻！

C. 李陵蘇武本非文人而情文並茂，非文學家所能及——蘇李雖非文人，而情文並茂，實非文學家所能及，故古詩十九首久疑爲蘇李之作，河梁贈答，自古所傳。任昉曰：「五言始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其來固已久矣。」元稹杜甫墓志曰：「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爲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是可知其才矣，」今更舉李陵與蘇武詩作證：

攜手上阿梁，遊子暮何子，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蘇武之別詩，亦同此名貴。

D. 東方朔得戰國滑稽之傳，而自成一派——東方朔字曼倩，齊人，爲滑稽之徒，長於諷喻，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時有勝於正論大道者矣，曾著七諫，答客難等，與相如諸賦家異者。蓋相如之賦，重辭藻，輕心性，朔之賦則盡係自表個性之作，其影響文學界其遠者，則答客難一體是也。見其轉譏罵爲自解，尤足可哂。朔本自稱智能無雙，乃竟「積數十

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無以爲解，故自言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今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贅與不肖，何以異哉。」聊以解嘲。漢書載其賦百二十篇，可謂多矣；今無一存，而今所傳東方朔十洲記，及神異經，爲志怪所祖。而漢志不載，致說經文如仲舒精博自成一家者，後無嗣響，豈其無價值劉向以爲庸人所附遂刪削之乎？

- E. 劉歆之七略，爲後世目錄學之祖——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同受詔，蓋時帝方精於詩書，觀覽古文，故阮孝緒於七錄序曰：「劉向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隋書於七錄序亦曰：「古者史官既司篇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湮沒，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折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則劉歆之七略，固係別錄之撮要，七略之綱，亦定於向，其綱卽令之目錄，故七略確係後世目錄學之祖。
- F. 淮南之民歌——漢時賦頗甚，然民不然，乃隨己意，任創歌謠，村夫農婦，癡男怨女，歌童舞妓，所彈唱閒談，均文學之新創也，故亦未可輕之。如民謠淮南民歌，乃始於文帝過忍其弟淮南王長而歌：「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米，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其富文學意味者如燕燕謠，述成帝寵幸趙燕燕而忘友子：「燕燕尾誕誕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琅，燕飛來，喙皇孫，皇孫死，燕啄矣，」漢之樂府，卽得於此。文學與民歌之繫，更如國風來自民間，楚辭之九歌，漢魏六朝之樂府歌辭，均自民間，詞，元曲得自歌妓舞女，彈詞自鼓詞，無一非與民歌有關也，
- G. 孔雀東南飛，長詩名著古今者——此詩字達千七百四十五，沈歸愚且以之爲「古今第一首長詩，」亦悲憤詩也，序文云：「時人傷之，爲詩爾。」

則詩係「漢末建安中」之時人所作無疑；梁啓超疑此詩之起六朝，則胡適之所云，似可深信，曰：「大概在建安以後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但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方才收在玉台新詠裏，方才有最後的寫定。」且，漢人樂府中，陌上桑，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等，蔡琰之悲憤詩，均現於漢末；五言詩之盛，已臻於端，孔雀東南飛之作於此時，固無疑也。

H. 譯文——漢時之佛經——佛經之譯，有繫於文學之進展，蓋佛經富想像，重敘述，遂起中國之長敘事詩，及自然文學；因重形式，遂響於後世彈詞，小說，平話，戲劇等不少也。相傳明帝永平中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得知有佛出於天竺後。即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乃立佛寺，始譯四十二章經等，此佛教輸入中國之始。實係後漢桓靈時始有譯文，釋典之入中國雖於漢哀帝，僅口授也。佛經之譯，雖盛於兩晉，六朝，隋唐時，且於文學之影響，後於六朝；然佛經之譯製，仍崇漢時文學史中之偉大成就也。

1. 婦女文學——漢時之女作家頗盛，其作品之著者，如烏孫公主之悲愁歌，王昭君之怨詩，蔡琰（文姬）之悲憤詩，均書遠適異國之悲，而懷鄉思家之切；班婕妤之怨歌行，卓文君之白頭吟，徐淑，秦嘉之贈答詩，俱係表其情性之作；惟其尤著者，則係班昭，昭字惠班，嫁同縣曹世叔，世叔早卒，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能賦，東征賦一首，選入文選漢書之八表及天文志均其補作；曾註列女傳，作女誡，女德女言，均為被稱頌，子婦丁氏，更以其著作賦頌銘誄之屬十六篇撰集之，又作家大讚焉。

四 結論

時代之遷移，深與文學有關，蓋文章為時事之反影，思潮之託形也。故辭賦，特盛於武帝時，其時社會之安定，民得豐衣足食而以文學為娛，一時風尚偏於文學也，故觀其文學之特色，非惟知其文學之風尚，於後世文學之

供獻，亦且得觀其時人民之思潮，宗教之信仰，經濟之豐儉，社會之盛衰，政治之策略，洵有味也。

兩晉南北朝人之文學觀

錢壽珍

一、緒言

文學義界，異說紛紜，訖無定論，昔韓非曰：「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自敍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適立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以文學爲一切學術之大名焉。後漢王充論衡曰：「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更由學術推而至於德操，由此乃悉漢魏以前，文界至寬，不別駢散，音韻，凡文字著之竹帛者，均謂之文。晉宋而後，文筆之辨乃起，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引時論，乃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有情采聲律者，謂之文；無情采聲律者，謂之筆，故文學之界畫，自南朝而始嚴也。蕭統選文更別經，史，子；於文學之外，以文章爲集部之專稱，降及唐人，以筆爲文，文章之界又復漫漶，是以晉南北朝者，文學之中興期也。豈容忽之？今姑視其時之文學觀。

二、兩晉

晉承魏之餘波，視文學甚重，時人論文。區分體製，注重才性，已確認文章有獨立之價值，故盡掃陳言，獨標真諦，謂中國文論，起於建安以後亦可，試就當代諸家徵之：

(一)魏文帝——蓋晉承魏風，故並錄之。文帝意文氣，雖父兄子弟不能相移，啓後世陽剛，陰柔之說，其說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

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至論文學之價值，其言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爭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則其重文學也可知，蓋文學有永久之價值也。——魏文帝典論論文，

(二)陸機——見其文賦，得悉彼雖係「排偶」之創始者，然仍恃「以理爲幹」之說，是可證晉之文學雖麗而不靡也。其咀嚼英華，厭厭膏澤，爲文章之淵泉；其於文，則以道理爲本幹，以文采爲枝葉，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如麗句生於篇中，則全部亦顯光輝，其言曰：「或苔發穎豎，離衆絕致，…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晉亦濟夫所偉。」若獨耽孤興而無隨，辭音憔悴，專主華飾，是非不決，離實而趨虛，情少而僅辭者，均非所取。故曰：「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黠。」——陸機文賦

(三)摯虞——其文章流別集五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今並散佚。所錄者，亦賴嚴可均全晉文七十七所得其論頌，詩，七，賦，箴，銘，諫，哀辭，碑銘，圖讖十餘則，其言曰：

「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緣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遇；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是足窺漢魏賦家家失矣，抑僅摯虞所觀如此？

至論詩，則舉三言至九言爲例曰：「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言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於此，其重四言明矣。

(四)李充——其翰林論已佚，嚴輯全晉文存其賦，頌，表，駁，議奏，盟檄諸條，蓋以沈思翰藻爲先，其言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

(五)葛洪——所著求抱林子文說，劉勰所未引者，有言曰：「尙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采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歌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詩，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貴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於偶二賢之所作也」——鈞世。學者之通病，貴古賤今而葛氏獨主今實勝古，文學日趨勝境。此決非拘墟者之所敢言也。

葛氏頗重說理不散文，忽視抒情之詩賦，而主廣義之文學。故曰：「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駭拙，以虛華之小辨爲研巧。眞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弁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尙博

又深感文各有弊，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研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梗迴弱也。」——辭義

三、南朝

南朝之文，日趨綺麗，簾子顯謂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古典主意，斯時極盛。矯正之道，莫重於情性。蓋是時文學家均飲酒歌舞，以文學能滿愁足矣。

(一)劉勰——其意文卽得自人心之自然，故尙自然而曰：「兩儀既生美，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篇

劉氏欲視文爲「道表彰」不欲以文離道，且惡浮詞空文，故於徵聖篇中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其重行情之信，蓋尤甚於文也，見宗經篇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

(二)鍾嶸——鍾氏主文須去其拘束，返於自然。蓋古者詩必入樂，故多協律；今既不彼管弦，則無取聲韻。且譬積細微，斲喪才性，致文多拘忌，實增疵累也，乃曰：「……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

(三)范曄——後漢書之作者，嘗論文之累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此譏僅重辭藻，拘泥義理音韻而忘其旨意者而云。

又曰：「常謂情志所託，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殆與擊虞所云：「以情義爲主，以事形爲佐」及陸機云：「以意爲匠，準才以用辭」同，蓋均主意先而設辭藻者也。

(四)蕭繹——所著金樓子十卷，其立言篇論文筆之辨甚詳，其大指如况：

今之學分三派：

1. 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
2. 至如不便爲詩如閎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
3. 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三派之得失：

A：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變通，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抱源知流，亦是可貴——此論儒者。

B：筆退則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此論筆。

C，至如文者，惟須綺麗紛披，宮徵靡曼，辱吻逾會，情靈搖蕩——此論文。

觀其論學論筆，均得失互陳，惟於文不加貶抑，則其重文可知。且於其論文中知當世所謂文，異夫前世之所謂文矣，故曰：「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也。」蕭氏又意文章之於學識，關係甚重，如曹(子建)陸(士衡)文學並茂，故能卓然成家。安仁(潘)止稱情切，元暉(謝)惟恃天才，乃居其次。彥廿(任)雖不通經，而善緝流略，斯有龍門之譽，此固然也。

(五)蕭子顯——蕭氏蓋主文學表現性情者，故於南齊書文學傳論，言文學之美界曰：「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而齊代之文學，藝術派，古典派，復古派，均所不恥。故折衷三派，既尚天才，復貴人力，詞意相協，聲調研美，乃為名篇。

四、北朝

自典午失取，神州中分。河誰以此，五胡雲擾。文章事業，致不如南。故論文者多崇質黜文，視南朝之清綺，重辭采，迥不侔矣。因是文學之議論不詳，苟卿有言：「亂代之微，文章匿而采。」豈近之乎？

(一)魏收——魏齊之間，亦僅魏氏。曾於魏書文苑傳中云：「夫文之為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哲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時邢邵亦於蕭仁祖集序云：

「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厚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蓋均為文之所以異者，時與地異之所致耳。

(二)顏之推——齊隋間之文學家，於所著家訓二十篇，論文頗詳，曾載齊幸毗之論曰：「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文膚，華麗為冠冕，」頗感同意，故曰：「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馬才損，」又曰：「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

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據此知顏氏所云文學，實欲理，義，辭並存，重古代之體格風度，更難以近世所倡之音韻對偶，其意然矣。

於其文本諸經說，曾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書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添，至於陶冶性不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言文章本諸六經，用關軍國，至於抒情建志，恃其餘事，蓋忽視純粹文學而主張廣義文學也。

更以文人無行而堅其意，曰：「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謫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竊賞無操，……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恃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精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連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言古今文士損敗之由，多由於文主寫情，易政矜誇，蓋進而推翻純粹文學，直使其根本顛覆，無無絲毫存在之價值矣，此其破壞南朝文學之言也。

總觀所述。之推實知文學之可貴，解詩中之意趣，有「理解愛備，古今並用」之思想者也，亦北朝寥寥之中庸論者，顏說既昌，質文之變，於焉不一著，黜今復古，轉移風氣，皆表顏諸說之影響也。

五、結論

文學之獨立，實始於魏，至晉代始「文」筆之別，至梁昭明太子文選時，二者之別更明，文學之觀，亦確立於此。「經」「子」「史」盡被逐於文學之範圍之外。文學之盛，已臻於極，致物極必反，同此時期，劉彥和即將文筆之分全翻，欲復取「兼有六藝」之文學義。陳時文學反流於衰，此朝更趨於質，而重實用，文學之觀時遺，然文學之輕重，固文學家自爲之，而非世有所愛憎，取舍也，是以亦僅以各代文人之文論以表其時之文學觀。

文 趣

隱 軒

文以載道，亦以達情，千古之至文，皆達於道而深於情者也；達於道者其文粹，深於情者其文麗；千古之聖賢，達於道者也，千古之才人，深於情者也。且夫天有四時六氣而景物殊，地有陵谷川原而形勢異；豈惟天地有然哉？夫人亦有之；是故才人之文，聖賢或未必能；聖賢之文，才人每不屑為，非必相鄙夷也，其志異，其道異，其趣異，不能強而同也。

雖然，天之生人，賦以性情血氣，使相依為用，性情有所發，則血氣輔而行之，此聖賢才人之所同也。性情所發，有邪有正，而各得其趣，非必純乎道者而後可貴也。不然，詩三百篇，大抵發乎性情，亦間有不出乎正者，而聖人取之，何哉？情之至者，父必茂，文之茂者，道亦存。吾嘗涉獵屈原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班固之文矣，之數子者，非皆千古之才人耶？非吾國文學之喬皇炳蔚者耶？而味其旨，玩其辭，純乎道者少矣。何者？其所賦也有偏，而所學未必醇，感於身世者彌深，而發乎性情動乎血氣者，不能以自己，有由然也。然謂數子之文，盡達乎道也，可乎？

夫道若大路，盡人所由，惟所詣有遠近，故所得有淺深；如彼行邁，其程愈遠，其歷愈多，躑躅跬步之間者，不能望其塵。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履者視者之不同，而其趣可知已。

余窶人子也，賦性既鈍，志學又遲，九齡受書，成童習賈，憤而復學，瞬焉逾冠；家無儋石之儲，身乏偏長之技；入無以養其親，出無以貢於羣；既不能為武子之囊螢，復不能效稚圭之傭作；萬卷之藏涎人富，一甌之借愧我貧！所得也寡，所造也淺，惡視夫文之堂奧而識其趣哉？惟平居無事，晝夜以思，亦時若有所會，以為吾國文學，雖宏博浩繁，不可紀極！而在靜者

視之，固日日入於目而達於心，所在而是也。傳曰：『物相雜謂之文。』文、固生於物者也；物者何？吾身外之森然者皆是也；物雖森然於吾身外，而吾身之中，亦無乎不具，孟子不曰『萬物皆備於我』乎？是故，人以物趣，趣以生文，不物不趣，不趣不文。天地之寥廓，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燦爛，江湖河海之浩蕩，太山喬嶽之合沓而魁奇，春花之旖旎，夏木之葱蘢，秋月之悽清，冬霜之高潔，舉入於目達於心而出於業。人世之聖賢、英雄、才子、美人、鄉原鄙夫、庸愚、下賤、盜賊、姦宄、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喜、若怒、若哀、若懼、若歌、若哭、若行、若止，舉入於目達於心而出於筆。夫是之謂人以物趣，趣以生文。

且古之爲文者，豈有常哉？亦各本其性情，各率其興趣而已矣；或足不趣閭里，而著作等身，名遍九洲；或先學而後遊，入則萬卷書，出則幾兩履，足跡遍乎天下，彌其中，彪其外，而發爲詩文；登山一覽，則雲開絕嶺，泉落層巖；臨流而臥，則鯨魚跋浪，鷗鳥浮波；於是焉，斗酒澆磊塊，肝腸生芒角，文思汨汨，左右逢原，天機闔闢，莫識其故，其來也若震風，其行也若陵雨，其發也若迅雷，其飄忽而晶瑩也，若瑞雪，若清冰；譬猶作書也，天清氣爽，偶然頭書，濡首墨中，若有神助；譬猶作畫也，解衣槃礴，潑墨淋漓，點晴壁上，倏睹龍飛；廓乎恢哉！而莫知其所以恢；淵乎幽哉！莫知其所以幽。是何由而生耶？是非生於物耶？是豈鑿石決版而出之者耶？

抑聞之：『文必己出，』『機杼自成。』生乎千載而下，欲同乎千載而上，勢固不能，理亦非宜。嘗歷覽夫古之爲文者，其得趣固自不同矣！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孟子之趣也；鯤鷲萬里，誕謾汪洋，莊子之趣也；屈子則香艸美人，託意深微；史遷則周覽四海，疏蕩雄奇；遲則十年一賦；速則一日萬言；或引被而臥；或策蹇而尋；或沈浸醞郁，含英咀華；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皆物物而不泥於物者也！泥於物者，不足以爲文，泥於古者，非吾所敢知！里巷小儒，規規章句，襲古人之形貌，自以爲得趣。嗟夫！彼其泥於古，以古人之文爲文，何異夫中心本無哀樂，而隨人爲笑啼耶？若夫黃

口孺子，無以積於中，強欲發於外，拘苦如囚，困窘如丐，冥搜如竊，剽賊如盜，斯尤無所謂趣也已！

余既寢饋羣經諸史百家之學，復旁蒐浮圖方外之說，金石書畫之藝，下至稗官野乘市井謠俗之瑣靡，皆足以博其無涯之趣，而樂吾意焉！然苟非身外之森然者有以助吾趣，奚足以與此？他日幸而獲為古人之遊，則所以助吾趣者，當復何如？然吾聞古人稱『顏子原憲足不出陋巷，而意志充然，囊括天地。』是又何說哉？余不敢望往古之賢者，亦不甘為黑巷之小儒。惟日孳孳，蓋將有待焉！作文趣。

此三年前舊作也，自敍處語涉夸誕，然先學後遊，實素志所存。竊嘗以文藝為吾唯一人生道路，身心性命所寄，惟欲拓展此文藝園地，須得其地，得其人，而苦為室家生計所牽，困於資斧，無以遂遠遊之志！不得其地，不得其人，則常槌塗冥行，為『閉戶先生』者，垂二十年。既而幡然自決，謂與其待時而株守，曷如藉謀生而事遊覽。癸酉秋，介友人來蘇，忝與東吳教席，此實平生遊踪之發軔。春秋佳日，課務之暇，輒恣觀湖山之勝，得其地矣！同道相契，則有薛灌英范烟橋凌景艇章賦劉程小青諸先生，優游於詩文道藝之中，惠我實多，得其人矣！私自欣幸！以為自是由邇及遠益得其地其人，以擴我胸次，則疇昔之所志，其庶幾乎！適

景艇先生徵稿，將以輯入文學會刊，竊不自揣，即以此稿就正。

廿四年四月十四日隱軒自識

大風集序

隱軒

夫鉄版高歌，英雄本色，金尊豪唱，才子風流；自非駢山走海之奇，甯有泣鬼驚人之作？太空橫絕，氣吞白日九霄虹，飛瀑奔流，聲激滄江三峽水；大塊噫氣，天籟時鳴，自吐奇情，不同凡響！

觀夫秦關開，楚雲亂；神蛟肆，大陸沈；睢刺橫天，真人革命，狂瀾行地，英主勵勤；馬上歸來，慷慨大風之唱，濤頭洶湧，激昂瓠子之歌；不假雕飾而自工，要爲性天之所發。

亦有放情末路，雖敗猶豪，肆志當時，方興未艾；『拔山蓋世，』難駢垓下之騅，『對酒當歌，』快使江頭之壘；雲龍飛駕，比其高華，天馬行空，方茲軒舉；故或慕英風而爲留史筆，或思烈士而擊碎唾壺！

若乃遠遊四海，俯仰洪波，顧望三河，蹉跎白日；慕請纓之終子，駢馬長征，想破產之張候，臨流憑吊；釣鼈海上，一醉而萬古愁銷，扶雅人間，片刻而百篇詩就；奇才抑塞，浪跋鯨魚，逸足奔騰，風嘶腰裏；懷古迹者高唱『大江東去』，恨胡塵者不禁『怒髮上衝』；斯並拓其胸襟，海涵地負，發爲歌詠，石破天驚；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凡此之類，皆天地之菁英，文章之鼓吹；聞其風者立頑儒，誦其詩者發曠聲；千載以還，凜凜猶有生氣！一編相對，弈弈如見其人！余也不揆駑鈍之姿，猥效韋絃之佩；藉茲乾惕，振我錫剛，隨手偶鈔，積而成帙；登壇快誦，播諸同情；命曰大風集，蘇篇首也。

嗚呼！腫腥上國，浩劫百年，板蕩中原，千鈞一髮！閱牆未已，又驚塞上風雲！暴骨稽埋，忍聽城頭笳鼓！哀吾獅睡，愧彼鷹瞵！起軒息之長眠，非吾徒其誰屬？著鞭早歲，積健爲雄，尙友古人，讀書養氣；所望乘風志士，擊楫英年，作先民不死之精神，凜祖國其亡之炯戒！開驕驍道路，發龍象才華；來吟壯者之詩，用助丈夫之氣！

臺灣外紀的民族思想

范 烟 橋

中國小說作者，和文學家一般有誇大狂的，因此小說中間的民族思想，大概是基於用夏變夷的觀念，像明代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清代呂熊的女仙外史，都是把國外的民族，看做未開化的野蠻人，並且有許多記錄是超事實的，許多描寫是不科學的，有很好的資料，沒有較好的寫作，豈不可惜。其餘如諸葛亮征兩蠻，薛仁貴征東，狄青平西，平南，雖有很大的影響在平民階級，也不能成爲一種完善的發揮民族思想的作品。只有臺灣外紀，比較的值得一讀了。

臺灣外紀的作者是江日昇，字東旭。清福建珠浦人，父美鰲，曾從永勝伯鄭彩隨侍弘光，督師江上。後署龍驤將軍印。至丁巳，歸誠清朝。日昇大約是卒於雍乾之際，此書在康熙以後寫作，距今已二百多年了。

書凡三卷，每卷有回目，如『施將軍議留臺灣大清國四海太平』。對仗並不工緻，並且都是文言，和當時流行的章回體小說不同，大概他對於章回體小說的寫作的技巧，並不熟練，不過爲了要把這三十七年海外殖民的偉蹟，普及到民間，所以用小說的體裁去寫的，恐怕不能信今傳後，便常常加着一節附注，從附注裏可以看出他還有一點故國之思唎。所以他不愧是一個有深心的小說家。文明書局彙印筆記小說大觀時，所加的提要說：

『敘述鄭芝龍歷史，始於明天啓元年，終於清康熙癸亥，克塽歸誠，於明永曆偏安事，及三藩軼事，並能言之詳盡，作者其寓悲觀之微意乎？

』

康熙甲申冬 帳源陳祈永序云：

『余司鐸南韶，於乙丑春獲交珠浦江子東旭，蓋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

。圖出其所輯臺灣外紀三十卷。……專爲鄭氏而作。……是書以閩人說閩事，詳始末，廣搜輯，迥異稗官小說，信足備國史採擇焉。』

這序文有些可疑，依他說，此書在康熙甲申時已告完成。可是書中對於康熙都稱聖祖，從稱謂上說，應完成於康熙以後，除非是康熙時已寫成，到了康熙以後加以修改的。否則序和書是鑿柄不相容了。

他說；『昔之日本，最敬唐人，凡各洋悉與唐朝通，故稱中國人曰唐人。船一到街，只有值日庫街，擊頓公司貨物，公司乃船主之貨物，此洋船通稱也，其餘搭客，暨船中頭目夥記貨物，悉散接居住，轉爲交易。』這是自由貿易，可是到了天啓時不同了。他說；『今之日本，凡船隻到港，人都入在班中拘束，不許四處散敬交易，只許六十萬兩，各船攤開，數足，將餘貨發還，給水米蔬菜駕回。』不能自由貿易了。

還有一件事，是否可信，不可知。說：日本因前犯浙，閩，粵，東三省邊界，擄掠陷城。總制胡宗憲令大將戚繼光追捕，勦殺殆盡，所剩回者可數。國王從此將大小船隻去舵。以絕不肯倭人出洋作反。當時日本船是否去舵？無從查考了。

在未佔臺灣以前，顏思齊和鄭芝龍等一行流浪者，在日本意圖大舉，後事洩逃到臺灣，就在臺灣，『安設寮寨，撫恤土番』，並且『整船出掠，悉得勝焉』。根基就定下了。後來思齊病卒，羣推芝龍爲首。

崇禎十二年六月，和荷蘭人郎必即哩哥在臺灣海峽水戰，『連燒夾板船五隻、餘敗遁去』。關於夾板船有一段傳說：『因永樂差太監王三寶下西洋，徧歷諸國，聲言取寶，實偵建文。船到其國，（按指荷蘭）國人懇求船式。三寶慮其有船，則可渡海，騷擾邊疆，故意持一管壞筆，畫一個扁圈，中間首尾直豎二三節，將筆毛刷開，亂畫幾畫與他。豈知荷蘭人性乖巧，就畫樣打造，所有筆毛一畫，安繩一條，爲船中索路，造成船隻駕駛，比中國船加倍堅牢』。這些話未免太幼稚了。然而至今暹羅緬甸南洋羣島一帶，對於三寶太監的神話，還言之津津。那麼這種無意義的附會，在二三百年前，是狠能

夠取信於人的。

何斌初引荷蘭揆一王占領臺灣後，因使用庫銀懼罪。又說鄭成功以臺灣的利益，說是：『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至鷓鴣淡水，硝磺有焉。且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典販，桅柁銅鐵，不憂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這一席話，不是空談，是實畫，是中國殖民政策的創見，在別的書上不容易找到的。

成功驅揆一王而有臺灣，是在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這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因為當時成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別人的已成天下奪過來，是我們中國民族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啊。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施琅到臺灣踏勘南北兩路說：『見其山川峭峻，土地膏腴，茂林修竹，人烟輻輳，且番民雜處耕種，實海外之雄鎮，若棄而不守。則將來不但宵小竊據。亦必為紅毛所圖，其貽害地方，又不僅吾閩一省，自當請留，以作邊海屏障。』這見解也不差，所謂紅毛就指荷蘭，大概爲了荷蘭人的頭髮，是黃金色的，所以咀咒他是生着紅毛。可見作者時刻提防着荷蘭人的捲土重來。可惜清廷眼光淺近，始終沒有把臺灣聽在眼裏，所以紅毛人沒有來，却拱手送給同樣的黎首呢。末了還附載施琅條陳善後的奏疏，中間對於臺灣的重要，也說得很周詳。不過他說。『成功征戰害民，沿海遭劫數十年。』這是作者明哲保身之言，我想他爲勝國，爲殖民地，一定很替鄭氏不能世有其地而可惜的。



元代私刻書籍錄要

章 賦 瀏

元代書籍以年代論後于宋以版本論亦次於宋茲就檢閱所及以編年法略爲紀錄所謂私刻本者係指家塾本家刻本書院本坊刻本而言以別於官刻本也列之如下

世祖中統二年

平陽道僉幕段子成刻史記集解附索隱一百三十一卷 錢日記
吳記 莫錄

世祖至元元年

存惠堂張氏刻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卷 楊志

至元五年

萬玉堂刻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 天祿琳瑯續

至元六年

益友書堂孫存吾刻范德機詩集七卷 瞿目 陸志 陸續跋

五元二十年

廬陵興賢書院刻淳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張志

至元二十四年

梅影書堂刻明州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 四庫提要 莫錄

又

同上刻明州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 四庫提要 莫錄

至元二十六年

武夷書堂熊禾易學啓蒙通釋二卷 四庫提要

至元三十年

- 溪山家塾田氏刻山海經十卷 楊錄
- 又
- 平陽頤真堂司氏新刊御院藥方十一卷 森志補遺 楊志
- 成宗元貞二年
- 堯都平陽府梁宅刻論語注疏二十卷 楊志 楊譜 繆記
- 成宗大德三年
- 茶陵古迂書院東山書院陳仁子刻增補文選六臣註六十卷
- 丁志 葉志
- 又
- 廣信書院刻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楊錄
- 又
- 虛谷書院方回刻牧潛集不分卷 陸績跋
- 又
- 平水進德齋曹氏刻爾雅郭註三卷 瞿目 朱志
- 大德六年
- 宗文書院刻經史證類本草三十一卷 四庫提要 天祿琳瑯
- 錢日記 孫記 丁志 陸志 楊績譜
- 大德八年
- 存耕堂唐氏及孝永堂刻傷寒論註解十卷 孫記補遺
- 又
- 建安勤有書堂崇化勤有堂余氏刻增註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三十卷
- 楊譜
- 大德九年
- 茶陵古迂書院東山書院陳仁子刻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丁志 韓目
- 大德十年
- 平水王氏中和軒刻新刊韻略五卷 張志 瞿目 陸績跋

繆記 楊錄

又

翠峯丹房刻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後集三卷 關庫

又

劉震卿刻漢書一百二十卷 森志

又

平水許宅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 森志補遺 陸志

大德十一年

撫州路臨汝書院刻通典二百卷 陸跋

又

梅溪書院刻校正千金翼方三十卷 森志補遺 楊補 繆續記

不詳年月

建安中溪書院張山長宅刻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一卷 成簣堂

又

建陽書院詹氏刻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

清話

武宗至大元年

雲衢會文堂刻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森志 傅目

至大三年

平水曹氏進德齋刻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 張志

瞿目 陸志 陸續跋

又

龍山趙國寶刻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 繆續記

至大四年

燕山寶桂芳活濟堂刻新刊黃帝明堂鍼灸經一卷傷寒百問傷寒百證經

絡圖九卷 森志補遺

又

同上刻鍼灸四書八卷

張志 瞿目

又

建安勤有堂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

天祿琳瑯 張續志 瞿目 丁志 森志 孫記 劉影 傅目

至大五年

平水王氏中和軒刻道德寶章一卷

楊錄

仁宗皇慶元年

建安勤有堂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集千家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

天祿琳瑯 故宮書影 森志

又

建安餘慶堂陳氏刻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錄一卷 陸志 陸續跋

森志

皇慶二年

平水高氏尊賢堂刻河汾諸老詩集八卷

繆續記

不詳年月

譚氏小村書塾刻村西集十卷

森志

仁宗延祐元年

麻沙萬卷堂刻孟子集註十四卷

森志

又

翠巖精舍劉氏家塾刻周易傳義十卷

森志

延祐二年

圓沙書院刻大廣益會玉編三十卷

楊錄

延祐四年

精一書舍刻孔子家語三卷

森志

又

圓沙書院刻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
十卷 張志 瞿目 繆記

又

同上刻皇鑑箋要六十卷 朱目

延祐六年

建安勤有堂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書蔡氏傳輯纂註六卷 天祿琳瑯
瞿目 莫錄

延祐七年

南阜書堂葉曾刻東坡樂府二卷 黃記 楊錄

又

圓沙書院刻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
二十五卷 瞿目 朱目 陸志 陸續跋

英宗至治元年

溪山家塾田氏刻四書疑節十二卷 浙錄

至治三年

雲衢張氏刻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森志 閣庫

又

全上刻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陸跋

又

全上刻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莫錄 繆續記

不詳年月

全相評話不分卷 閣庫

泰定帝泰定元年

西湖書院刻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丁志 瞿目

又

蒼巖書院刻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

森志 成贊堂

又

梅溪書院刻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
續集二十二卷 天祿琳瑯

又

友於堂吳氏刻新編時文類聚翰墨全書甲集十卷乙集十二卷丙集十九
卷丁集九卷戊集十卷己集十二卷庚集十卷辛集二十四卷壬集十一卷
癸集十九卷 成贊堂

泰定二年

圓沙書院刻廣韻五卷

楊譜 森志

又

全上刻記纂淵海一百九十五卷

浙錄

泰定三年

敏德書堂刻直音旁訓周易句解十卷

楊譜 森志

又

廬陵武溪書院刻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復集五十卷續集二十
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 孫記
丁志 繆記 韓目

泰定四年

梅溪書院刻書籍纂疏六卷

張志 陸志 陸續跋 森志 關庫

又

翠巖精舍劉氏刻朱子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

錢日記 張志

瞿目 莫錄 陸志

又

全上刻三家詩考六卷

楊錄

又

建安務本書堂虞氏刻新編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陸志

天順帝天歷元年

歲寒堂范氏刻范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張志 瞿目 潘記

學部館目 故宮影

又

建安鄭明德刻禮記集說十六卷 丁志 森志 開庫

天歷二年

翠巖精舍劉氏刻新編古賦解題前集十卷後集八卷 天祿琳瑯

又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四書通二十六卷 瞿影

天歷三年

建安廣勤書堂葉氏刻脈經十卷 張志 瞿目 森志補遺

又

陳忠甫等刻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 清話 開庫

文宗至順元年

敏德書堂刻廣韻五卷 楊志 楊續譜 森志 陸續跋

又

建安宗文書堂鄭氏刻靜修集二十二卷補遺二卷 張志 瞿目

陸志 沈志 傅目

又

全上刻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指南總論三卷 瞿目

森志補 繆續記

甯宗至順四年(即順帝元統元年)

龜山書院刻道命錄十卷 天祿琳瑯

順帝元統二年

平水王氏中和軒刻澄水文集二十卷 楊續錄

又

梅溪書院刻韻府羣玉二十卷

森志 成贊堂

又

歲寒堂范氏刻政府奏議二卷

張志 丁志 陸志

陸續跋 學部館目 劉影 潘記

元統三年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張志 瞿目

陸志 閣庫

又

雲衢會文堂刻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註五卷

閣庫

順帝至元二年

建安書堂李氏刻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

陸志

至元三年

復古堂刻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張績志

又

富沙碧灣德新書堂吳氏刻四書章圖纂釋二十卷

森志 閣庫

又

梅溪書院刻皇元風雅三十卷

瞿目

至元四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楊譜 森志

又

蔡梅軒刻羣書通要七十三卷

阮外集

至元五年

廬陵胡氏古林書堂刻新刊補注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十二卷

孫記 瞿目 森志補 劉影

又

花谿沈氏家塾刻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天祿琳瑯

丁志 繆記 潘記

又

西湖書院刻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陸志 陸績跋 瞿目 潘記

至元六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揭曼碩詩三卷 張志 傅目

又

全上刻伯生詩續編三卷 莫錄

又

廬陵古林書堂胡氏刻新刊黃帝內經靈樞集註十二卷

張志 瞿目 森志補

又

蔡梅軒刻增修詩學集成押韻淵海二十卷 天祿琳瑯 丁志 關庫

至元七年

建安務本書堂虞氏刻趙子昂詩集七卷 陸志 陸績跋 傅目

又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森志

至正元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朱子成書十卷 瞿目 學部館目 故宮書影

至正二年

桃溪居敬書堂刻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十七卷 吳記 張績志

又

西湖書院刻國朝文類七十卷 瞿目 朱目 陸志

丁志 楊錄 傅目

至正三年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漢書攷正後漢書攷正不分卷 丁志 江蘇目

又

廬陵秦宇書堂刻增修妙選羣英草堂詩餘二卷 清話

又

歲寒堂范氏等刻新刊冷齋夜話十卷 天祿琳琅續 陸志
陸續跋

至正四年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詩童子問十卷 森志

又

建安余氏勤德堂刻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 楊譜 成贊堂

至正五年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張志 瞿目 陸跋
劉影 閣庫

又

南谿精舍崇川書府明復齋虞氏刻書集傳音釋六卷 天祿琳瑯

至正六年

建安虞氏務本書堂刻周易程朱傳義十四卷附音訓毛詩朱氏集傳八卷
清話

又

建安日新堂劉氏刻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前集十二卷後集八卷 張志
瞿目

至正七年

建安日新堂劉氏刻詩經疑問七卷附錄一卷 瞿目

至正八年

建安日新堂劉氏刻春秋胡氏傳纂疏三十卷 陸續志 瞿目
莫錄

又

圭山書院積慶堂潘屏山刻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集二十五卷

張續志 陸志 陸續跋 學部館目 森志 瞿目 鄧目

又

存存齋讀易樓俞氏刻周易集說十卷 陸續跋 學部館目

至正九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太平金鏡第八卷 浙錄

又

劉衡甫刻聯新事備詩學大成三十卷 丁志

又

建甯建安書院刻蜀漢本末三卷 瞿目

又

積德書堂刻伊川易解六卷繫辭精義二卷 楊志

又

廬陵竹坪書堂刻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十五卷卷首一卷 關庫

至正十一年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故唐律疏義三十卷附唐律釋文 張志 瞿目

孫記 楊譜 森志

又

建安同文堂四書經疑問對八卷 吳記

又

德星書堂刻重刊明本書集傳附音釋六卷 張志 瞿目 瞿影

又

雙桂書堂刻詩集傳音釋二十卷 張志 瞿目

又

南谿精舍崇川書府明復齋虞氏刻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天祿琳

瑯 吳記 張志 瞿目 陸志 陸續跋 蔣目

至正十二年

一山書堂刻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五卷 錢日記

又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詩傳通釋二十卷 天祿琳瑯 張志

瞿目 丁志 森志 陸志 陸續跋 繆續記

至正十四年

建陽翠巖精舍劉氏刻陸宣公奏議十五卷 張志 阮外集

朱目 瞿目 丁志 陸志 楊錄 韓目 江蘇目

至正十五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增訂互註禮部韻略 楊志 學部館目

森志

至正十六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新增說文韻府羣玉二十卷 天祿琳瑯 楊譜

又

建陽翠巖精舍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楊志 楊譜 森志

又

全上刻廣韻五卷 劉影

又

全上刻四書箋註批點口卷 學部館目

至正十七年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明州本排字九經直音 森志 閣庫

至正二十年

屏山書院刻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 瞿目

又

全上刻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 丁志 陸志

至正二十一年

興慶書堂刻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

張志 瞿目 清話

至正二十二年

叢桂堂刻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學部館目

至正二十三年

西湖書院刻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張志 瞿目 潘記

陸志

又

建陽劉氏書肆刻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丁志 陸續跋

至正二十四年

西園精舍刻詩苑叢珠三十卷

天祿琳瑯

又

海甯商山書塾刻春秋屬辭十八卷春秋左傳補註十卷春秋師說三卷

瞿目 丁志 劉影 陸續跋 江蘇目 鄧目 沈志 蔣目

至正二十五年

沙陽豫章書院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瞿目 丁志

至正二十六年

南山書院刻廣韻五卷

陸續跋 楊志 森志 楊譜

關庫

至正二十八年(即洪武元年)

秀岩書堂刻韻府羣玉二十篇

楊志

不詳年月

清紅書堂楊氏刻通鑑綱目大全五十九卷

錢日記

以上均有年號可考其無年號者更列如下

麻沙仰高堂劉通判宅刻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二十卷 天祿琳瑯

建安務本書堂虞氏刻傷寒直格方三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張子和心鏡

- 一卷 瞿目 陸志 陸續跋
- 全上刻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
- 天祿琳瑯 楊錄
- 全上刻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四卷 瞿目 黃書錄
- 崇化勤有書堂余氏刻麟經集十二卷 潘記
- 全上刻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天祿琳瑯續 張志
- 勤德書堂刻廣韻五卷 楊志 楊譜
- 全上刻古今歷代十八史略二卷 楊續譜 森志
- 建安勵賢堂余氏刻新編類要圖註本草四十二卷序例五卷 森志補
- 建安劉氏南潤書堂書集傳六卷 楊譜 森志
- 全上刻論語集註十卷 森志
- 茶陵東山書院陳仁子刻文選補遺四十卷 天祿琳瑯
- 廬陵古林書堂胡氏刻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指南總論三卷圖經
本草一卷 森志補
- 宗文書院刻本草衍義二十卷 陸志
- 全上刻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張志 瞿目 朱目
- 建安宗文書堂鄭氏刻大廣益會玉編三十卷 楊志 楊譜
- 全上刻鼎雕銅人驗穴鍼灸圖經三卷 孫記
- 全上刻藝文類聚一百卷 陸志 陸續跋
- 崇道精舍彭寅翁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 張志 瞿目
森志 楊譜
- 師山書院鄭玉刻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瞿目
- 建安廣勤書堂葉氏刻唐詩始音輯註一卷正音輯註六卷遺響輯註七卷
孫記
- 敏德書堂刻直音旁訓尚書句解十卷 楊譜
- 建安日新書堂劉氏刻童溪先生易傳三十卷 天祿琳瑯續

- 全上刻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 森志
 建安日新堂高氏刻增廣惠民和劑局方十卷 陸志 森志補
 茶陵桂山書院刻孔叢子七卷 天祿琳琅續
 平江路梅谿書院劉氏刻鄭所南先生文集一卷清雋集一卷百二十四圖
 詩一卷錦殘餘笑一卷 清話
 梅隱書院書集傳十卷 楊譜
 清江書堂楊氏刻和劑局方十卷 森志補
 益友書堂孫存吾刻新編翰林珠玉六卷 瞿目 陸志 陸續跋
 全上刻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 丁志 森志 陸志
 秀岩書堂刻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楊譜
 建陽翠巖精舍劉氏刻國朝文類七十卷 劉影
 建安與耕書堂朱氏刻大廣益玉編三十卷 吳記 陸志
 全上刻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丁志 陸續跋
 江蘇目
 萬玉堂刻太玄經十卷 繆續記
 西湖書院刻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前集後集續集各十三卷
 別集十一卷 閣庫
 建安雙桂書堂余氏刻廣韻五卷 陸跋續 楊譜 森志
 雪窗書院刻爾雅郭註三卷 張志 朱目
 雲莊書堂刻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
 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 森志
 建安餘慶堂陳氏刻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後集十五卷 張志
 瞿目 陸志 陸續跋 丁志 蔣目 學部館目
 全上刻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陸志 陸續跋 森志
 雲坡家塾刻類編層瀾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
 天祿琳琅

- 齊芳書院唐氏刻尙書表註二卷 張志
- 建陽劉克常刻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 楊錄 丁志
- 誠意齋集書堂汪氏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集三十二卷 紀年錄一卷 天祿琳瑯
- 建安劉承父刻新刊續添字齋百一選方二十卷 陸志 陸跋 森志 補 楊志
- 開德坊周家書肆刻丙子學易編一卷 四庫提要
- 盱南孫氏刻詳音句讀明本大字毛詩四卷 瞿目
- 建安蔡氏刻玉篇三十卷 森志
- 陳氏家塾刻尹文子二卷 張志
- 陳氏書堂刻傷寒直格三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別集一卷 瞿目

以上所舉各書往往同一書籍所載微有不同或稱書堂或稱某某堂或舉刻書者及刻工之名或簡稱某氏以未見本書祇就簡易者書之至其出處一併附錄可覆按也

余素乏版本智識所見書目不多隨手錄成不可目之爲文僅能視作簡表又以匆促付印不獲廣爲校正自知乖誤疎漏之處甚多望大雅明達有以教正之則幸甚矣

附 錄 各書出處略稱說明

- (四庫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浙錄)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 (莫錄)宋元善本書目經眼錄 (朱志)開有益齋讀書志
- (楊志)日本訪書志 (葉志)邵園讀書志
- (黃書錄)百宋一廬書錄 (孫記)平津館鑒藏書籍記
- (吳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錢日記)竹汀日記鈔
- (清話)書林清話 (天祿琳瑯)天祿琳瑯書目
- (張志)愛日精廬藏書志 (瞿目)鐵琴銅劍樓書目

(丁志)善本書室藏書志

(陸志)函宋樓藏書志

(朱目)結一廬書目

(鄧目)羣碧樓善本書錄

(蔣目)傳書堂書目

(韓目)雲間韓氏藏畫目

(學部館目)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楊譜)留真譜

(劉影)嘉業堂善本書影

(森志)經籍訪古志

(閣庫)日本內閣文庫

(楊錄)檀書隅錄

(沈志)抱經樓藏書志

(繆記)藝風堂藏書記

(潘記)滂喜齋藏書記

(傅目)雙鑑樓書目

(陸跋)儀顛堂題跋

(江蘇目)江蘇第一圖書館覆版善本書目

(瞿影)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影

(故宮書影)故宮善本書影

(成篋堂)日本德富蘇峯氏



彈詞目錄

凌景埏

在小說月報十七卷號外的中國文學研究裏，曾經登載過一篇鄭振鐸先生的西諦所藏彈詞目錄，他所藏的彈詞計一百零七種。民國十八年我在北平，與馬隅卿先生朝夕過從，那時馬先生在北平孔德學校做教務主任，孔德圖書館是北方著名的一個富藏通俗文學書籍之所，由馬先生經手向車王府購進小說鼓詞彈詞等數百種，他便把彈詞的一部分托我整理，因此引起我搜羅彈詞的興趣，四五年來，搜得近一百種。今把西諦孔德和我自己所藏的彈詞，編成目錄，以供研究彈詞的學者們參考。

雙珠鳳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己巳流霞閣刊本(孔) (二)同治癸亥淨雅書局刊本(鄭)(凌) (三)石印本(鄭)

珍珠鳳 (雙珠鳳的刪節本) 無著者姓名 同治丹陽刊本(凌)
西諦藏有嘉慶壬申刊本，有十六冊之多，我所藏的只有薄薄四冊，未知鄭氏所藏的是否雙珠鳳的刪節本？

珍珠塔 俞正峯編 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刊本(孔)

珍珠塔 周士殊陸士珍編評 (一)道光二年經義堂刊本(凌) (二)坊刻本(鄭)

珍珠塔 周殊士(又稱懷周主人)改編 (一)同治刻本(凌) (二)光緒二十二年刊本(凌) (三)無錫方來堂刊本(凌) (四)石印本(凌)(鄭)
石印本每回有馬如飛開篇，或誤為馬氏改編。

麒麟豹 (珍珠塔續集) 廢閒主人編 道光壬午刊本(鄭)

金屋夢 閑道人編 舊鈔本(凌)

萬花樓 (一名雙連峯) 無著者姓名 (一)嘉慶癸酉雲雅閣刊本(孔)

(二)光緒丙子玉蘭軒刊本(鄭)

文明秋鳳 無著者姓名 蘭蕙軒刊本(孔)(鄭)

梅柳配 無著者姓名 舊刊本(凌)

新刊祕本彈詞六種 (一)蘊香丸(二)百花圖(三)醉芙蓉(四)登雲豹(五)
麒麟閣(六)飛虎槍 無著者姓名 嘉慶廿三年蘭蕙
軒刊本(孔)

六美圖 無著者姓名 (一)同治庚午刊本(鄭)(凌) (二)武林務本堂刊本
(孔)

雙帥印 無著者姓名 (一)同治庚午刊本(凌) (二)武林務本堂刊本(鄭)
(孔)

鬧盧莊 無著者姓名 (一)同治庚午刊本(凌) (二)武林務本堂刊本(鄭)
(孔)

九龍陣 無著者姓名 (一)同治庚午刊本(凌) (二)武林務本堂刊本(鄭)
(孔)

右四書合爲一種，名四部彈詞。

金鎖記 金屋主人編 道光刊本(凌)

碧玉環 無著者姓名 (一)冷餘閣刊本(孔) (二)光緒乙未上海書局石印
本(鄭)(凌)

繪真記 邀月樓主人著 (一)嘉慶壬申刊本(孔)(鄭) (二)上海書局石印
本(鄭)(凌)

平湖秋月 無著者姓名 咸豐己未刊本(凌)

玉夔龍傳(一名海公奇案) 無著者姓名 (一)舊刻本 (二)上海書局石
印本(鄭)(凌) (三)光緒壬辰紫雲軒刊本(鄭)

義妖傳 陳遇乾編 (一)嘉慶己酉刊本(孔) (二)光緒丙子刊本(鄭)
(三)文益書局石印有後集(鄭)(凌)

夜來香 無著者姓名 咸豐刊本(凌)

- 雙金錠 陳遇乾編 嘉慶癸酉姑蘇裕德坊刊本(鄭)(孔)
- 文武香球 二樂軒主人著 (一)二酉室主刊本(孔) (二)光緒庚寅三樂軒刊本(鄭)(凌) (三)蔣春記石印本(鄭)
- 還金鐲 夏斐文著 道光元年吾馨軒刊本(孔)(鄭)
- 還金鐲 吹竽先生編 道光癸巳刊本(鄭)(凌)
- 落金扇 吹竽先生編 同治癸酉重刊本(鄭)(凌)
- 天香恨 無著者姓名 舊刻本(凌)
- 一捧雪 無著者姓名 嘉慶己卯澄碧軒刊本(孔)(鄭)(凌)
- 十五貫 鴛湖逸史編 同治六年重刊本(鄭)(凌)
- 犀釵記 無著者姓名 稿本(孔)
- 幽閨記 陳昇編 鈔本(凌)
- 節義緣 (一名玉蜻蜓) 無著者姓名 (一)成豐刊本(鄭) (二)振書局石印(鄭)(凌)
- 芙蓉洞 陳遇乾篇 道光丙寅刊本(鄭)(孔)
本書即節義緣之改本，惟主人翁之名已改換。
- 玉蜻蜓 無著者姓名 同治癸酉刊本(鄭)
此書亦敘申貴升事，惟篇幅較短，詞句與節義緣及芙蓉洞均不同。
- 鳳凰圖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二年蘭玉軒刊本(孔) (二)啓芳堂石印本(鄭)
- 三美圖緣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凌)
- 猩猩圖 無著者姓名 蘭蕙軒刊本(孔)
- 九絲縵 無著者姓名 乾隆五十年瑞雲閣刊本(孔)
- 玉鴛鴦 無著者姓名 (一)同治五年中華堂刊本(鄭) (二)同治七年刊本(鄭) (三)愛素軒刊本(孔)
- 瓊花觀 惜春居士編 舊鈔本(凌)
- 風箏誤 無著者姓名 (一)嘉慶十五年漱芳閣刊本(鄭) (二)嘉慶辛未環

秀閣本(孔)

一箭緣(又名一線緣) 風箏誤續集 環秀主人著 嘉慶廿三年環秀閣刊本(鄭)(凌)

四香緣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癸巳務本堂刊本(孔) (二)上海書局鉛印本(鄭)

章臺記 聽月軒主人編 嘉慶庚午年刊本(凌)

三笑新編 吳信天編 (一)嘉慶七年吟香書房刊本(鄭) (二)舊刻本(凌)

笑中緣金如意(一名三笑八美圖) 無著者姓名 (一)環秀閣刊本(孔) (二)松茂堂刊本(凌) (三)大華書局石印本(鄭)

九美圖(一名合歡圖) 曹春洲編 道光癸卯刊本(孔)(鄭)

此書亦敘述唐伯虎與秋香事。

換空箱 愚溪著 (一)咸豐七年刊本(鄭) (二)石印本(鄭)(凌)

珠玉圓 柳浦散人著 同治壬申樂善堂刊本(孔)(鄭)

白燕樓 無著者姓名 道光十二年江南樹德堂刻本(凌)

七俠圖 無著者姓名 九成堂刊本(孔)

十美圖 無著者姓名 光緒戊寅三餘刊本(鄭)(凌)

十美圖(一名沉香閣) 無著者姓名 (一)合州閔文忠恕堂刊本(鄭) (二)舊鈔本(孔)

昇平樂 者著者姓名 嘉慶刊本(凌)

百花台 鴛水主人著 (一)光緒元年刊本(孔)(鄭) (二)坊刻本(鄭)

碧玉塔 無著者姓名 道光戊子刊本(孔)

碧玉獅 無著者姓名 嘉慶己卯漱芳軒刊本(孔)

水晶球傳 無著者姓名 嘉慶庚辰鴛湖悅成閣刊本(孔)(鄭)

香雪海 煙雲過眼客編 同治七年吟秀軒刊本(凌)

玉連環(一名鍾情傳) 朱素仙著 (一)嘉慶刊本(孔) (二)道光癸未亦芸書屋刊本(鄭)(凌)

- 玉連環** 無著者姓名 上海書局石印本(鄭)(凌)
此本內容與上一部完全不同。
- 雙玉鐲** 無著者姓名 (一)乾隆丁亥刻本(鄭) (二)坊刻本(凌)
- 神女夢** 無著者姓名 嘉慶癸酉雲雅閣刊本(凌)
- 轅龍鏡** 無著者姓名 道光辛巳集賢齋刊本(鄭)(孔)
本書爲鸞鳳圖後集，鸞鳳圖未見。
- 海瑞大紅袍** 無著者姓名 錦霞輝刊本(凌)
- 福壽大紅袍** 廢閑主人著 道光辛巳刊本(鄭)
- 描金鳳** 竹亭居人重編 光緒丙子刊本(鄭)(凌)
- 描金鳳** 馬如飛編 海左書局石印本(鄭)
疑有馬如飛開篇，乃誤署馬氏改編。
- 永遇樂**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凌)
- 雙玉杯** 郁惠嘉評本 嘉慶辛未清夢軒刊本(鄭)
- 雙玉杯** 醉墨軒主人著 (一)道光戊子醉墨軒刊本(孔) (二)恆德堂刊本(鄭)
- 龍鳳金釵** 無著者姓名 咸豐八年甯城汲古齋刊本(鄭)(凌)
- 雙剪髮** 無著者姓名 (一)光緒戊寅刊本(鄭) (二)維揚文苑堂刊本(凌)
- 中外緣** (一名六美圖) 無著者姓名 進步書局石印(鄭)(凌)
- 金台全傳** 無著者姓名 (一)光緒元年刊本(凌) (二)光緒辛巳墨海堂重刊本(鄭)
- 龍鳳姻緣**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鄭)
- 劉海台** 無著者姓名 琴天閣刊本(鄭)
- 珍珠旗** (五虎平西續集) 無著者姓名 雲龍軒刊本(鄭)
五虎平西未見。
- 黃金印** 無著者姓名 同治壬子刊本(鄭)
- 合同記** 無著者姓名 文益書局石印本(鄭)(凌)

- 一文錢 無著者姓名 嘉慶己卯澄碧軒刊本(鄭)
- 荆釵記 無著者姓名 光緒丙子古虞喜雨房刊本(鄭)
- 燕子箋 無著者姓名 咸豐乙卯刊本(鄭)
- 雙冠誥 無著者姓名 光緒四年玉積山房刊本(鄭)
- 蘊香丸 無著者姓名 嘉慶年雅賢堂刊本(鄭)
- 盜金刀 無著者姓名 坊刊本(鄭)
- 盤龍燭 無著者姓名 坊刊本(鄭)
- 畫錦堂 無著者姓名 鈔本(鄭)
- 鳳凰釵天緣珮 無著者姓名 鈔本(鄭)
- 錦香亭 徐品南編 (一)嘉慶七年刊本(鄭)(凌) (二)嘉慶辛未青箱閣刊本(孔) (三)婦葉山房刊本(鄭)
- 白獺傳 徐品南編 嘉慶丁丑吾馨軒刊本(凌)
- 八美圖 (一名武八美) 無著者姓名 光緒刊本(凌)
與三笑八美圖全異。
- 雙魚傳 無著者姓名 鈔本(鄭)
- 九品連台記 無著者姓名 同治辛未刊本(鄭)
- 百鳥圖 無著者姓名 同治癸亥刊本(鄭)
- 六月雪 無著者姓名 錦章書局石印(鄭)(凌)
- 水怪貪歡緣 無著者姓名 文元書局石印(鄭)
- 潘必正尋姑 無著者姓名 雲記書莊石印(鄭)
- 回龍傳 無著者姓名 章福記石印(鄭)(凌)
- 玉堂春 無著者姓名 共和書局石印(鄭)
- 採金桃 無著者姓名 中西書局石印(鄭)
- 意中情 袁昭著 嘉慶甲子刊本(鄭)
- 相當然 袁昭著 嘉慶元年仁德堂刊本(鄭)
- 四美圖傳 (相當然後集) 袁昭著 嘉慶辛酉仁德堂刊本(鄭)

- 雲中落繡鞋 無著者姓名 上海書局鉛印本(鄭)
- 真金扇 (一名梅花韻)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元年雲龍軒刊本(鄭)
(二)鴛湖刊本(鄭)
- 雙珠球 黃松筠著 (一)光緒三年刊本(鄭) (二)石印本(凌)
- 果報錄 (一名倭袍傳) 無著者姓名 (一)嘉慶壬戌柳溪書屋刊本(孔)
(凌) (二)坊刻本(鄭)
- 醒世全傳 石印小字本(鄭)(凌)
此書係果報錄之刪節本
- 馬如飛開篇 馬如飛著 光緒刊本(鄭)(凌)

-
- 廿一史彈詞註 楊慎著張三異註 (一)雍正五年刊本(鄭) (二)乾隆辛酉玲瓏山館刊本(鄭)(凌)
- 廿五史彈詞輯註 孫畏侯註 (一)求古齋石印本(鄭)(凌)
- 明史彈詞註 張三異著 雍正五年刊本(鄭)
- 番合釧 永新劉氏著 明鈔本(孔)

此書非車王府物，孔德圖書館以重價購進，有明宣德壬子年永新劉氏自序。書中有一段攢十字，每句中藏一唱本名目，共有名目百數十種，可想見明代唱本的盛行，為研究彈詞唱本等的極寶貴的參考。

- 天雨花 陶貞懷著 道光辛丑刊本(鄭)(孔)(凌)
- 玉釧緣 (再生緣前本)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二十二年文成堂刊本(孔)
(二)翰苑閣刊本(孔)
- 再生緣 陳端生女士著 (一)道光二年寶仁堂刊本(孔) (二)道光三年三益堂刊本(鄭) (三)普新書局石印本(鄭) (四)錦章圖書局石印(凌)

- 金閨傑 (再生緣改本) 侯香葉夫人刪改 道光四年散花緣刊本(孔)
- 再造天 (再生緣續集) 侯香葉夫人著 (一)道光八年香葉閣刊本(孔)
(鄭) (二)錦章書局石印(鄭)
- 安邦志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巳酉學海主人刊本(鄭) (二)章福記石印
本(鄭) 舊刻本(孔)(凌)
- 定國志 無著者姓名 (一)舊刊本(孔)(鄭)(凌) (一)章福記石印本(鄭)
- 鳳凰山 無著者姓名 (一)同治癸酉文聚堂刊本(鄭)(凌) (二)海陵軒刊
本(孔) (三)章福記石印本
以上三部連續稱三部曲。
- 七夢緣 無著者姓名 鈔本(鄭)
- 玉姻緣前後集 無著者姓名 鈔本(鄭)
右二種爲安邦定國鳳凰山之異本，字句間相異甚多。
- 花箋記 (一名第八才子箋註) 無著者姓名 舊刊本(凌)
- 神劍記 無著者姓名 鈔本(凌)
- 娛萱草 橘道人著 (一)光緒刊本(鄭)(孔) (二)商務鉛印本(凌)
- 來生福 橘中逸叟著 (一)舊刊本(孔)(鄭)(凌) (二)商務鉛印本(鄭)(凌)
- 夢影緣 鄭澹若夫人著 竹簡齋石印(鄭)(凌)
- 小金錢 無著者姓名 鈔本(孔)
- 陶朱富 無著者姓名 (一)乾隆丙子起秀堂刊本(鄭) (二)舊鈔本(孔)
- 劉成美忠節全傳 無著者姓名 (一)道光壬寅友於堂刊本(凌) (二)舊
刻本(孔)
- 筆生花 邱心如女士編 (一)申報館排印本(孔) (二)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鄭)(凌)
- 鳳雙飛 程蕙英著 海左書林石印本(鄭)(凌)
- 雙喜配 無著者姓名 鈔本(凌)
- 十粒金丹 無著者姓名 坊刊本(凌)

- 玉魚記 無著者姓名 鈔本(凌)
- 青萍記 無著者姓名 清初刊本(凌)
- 五色雲 無著者姓名 文光堂刊本(凌)
- 牙痕記 無著者姓名 百城山房刊本(凌)
- 九龍傳 無著者姓名 飛昇閣刊本(孔)
- 玉如意 無著者姓名 道光己酉懷德堂刊本(孔)
- 桃花庵 無著者姓名 光緒八年刊本(孔)
- 乾隆鏡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孔)
- 巧奇冤 無著者姓名 鈔本(孔)
- 奈何天 無著者姓名 鈔本(凌)
- 魚腸劍 散花居士著 舊本(凌)
- 玉樓春 無著者姓名 煥文堂刊本(孔)
- 烟花風月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凌)
- 巧連環 映月樓主人著 鈔本(凌)
- 珠玉緣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凌)
- 高唐夢 懷新堂主著 舊刻本(凌)
- 四時春 無著者姓名 鈔本(凌)
- 無量佛 無著者姓名 同治刻本(凌)
- 錦上花 (一名錦箋緣又名金冠記) 修月閣主人編 (一)同治十年寶樹堂刊本(鄭)(凌) (二)共和書局石印(鄭)
- 燈月傳 無著者姓名 光緒丁亥刊本(孔)
- 雙蝴蝶傳 無著者姓名 琴天閣刊本(孔)
- 青龍傳 無著者姓名 和文堂春山堂刊本(孔)
- 英雄會 無著者姓名 鈔本(孔)
- 明末彈詞 (第一集) 古木山人著 光緒十年玉壺堂刊本(凌)
- 北史遺文 無著者姓名 鈔本(鄭)

- 御爐香 太白後人著 舊刻本(凌)
如意寶冊 無著者姓名 鈔本(孔)
二虎嶺藏豹山 無著者姓名 文盛堂刊本(孔)
五女興唐傳 無著者姓名 光緒戊子德茂堂刊本(孔)
五毒傳 無著者姓名 清泰山堂刊本(孔)
背解紅羅 (續集) 無著者姓名 富桂堂錦文堂刊本(凌)
庚子國變彈詞 李伯元著 世界繁華報鉛印(鄭)
鳳求凰 董秋蟬著 天津世印字館鉛印本(凌)
聊齋志異彈詞 沙源遺老著 吳聲報社鉛印本(鄭)
玉鏡台 陳姜映清女士著 有威書局鉛印本(凌)
孝女蔡蕙 程瞻廬著 商務書館鉛印本(鄭)(凌)
明月珠 程瞻廬著 商務書館鉛印本(鄭)(凌)
藕絲緣 程瞻廬著 商務書館鉛印本(鄭)(凌)
同心梔 程瞻廬著 商務書館鉛印本(鄭)(凌)
自由花 陳蝶仙著 中華圖書館鉛印本(鄭)(凌)
瀟湘影 陳蝶仙著 鉛印本(凌)
落花夢 譚正璧著 鉛印本(凌)
風流罪人 陳姜映清女士著 大陸圖書公司鉛印本(凌)

上面的目錄，在廿一史彈詞以前的書，大概是說唱本；從廿一史彈詞起，大概是閱唱本，說唱本是近於說書人的腳本，書中有角色，插科，對白，間有曲調等等；閱唱本只以唱句及簡單的詞句和說白敘述事情，或有全部都是唱句的。

思柔室涉書小記

朱學浩

予自去春以來，病如轉波，倚移不絕；往往諸疾雖盡，而不臻健伉，亦可怪也！閉戶息紛，人事幾絕，殆不復見東吳諸子，起煒來要余爲文章，期五千言，則吾道其龍乎！方將西出散關，不謂令尹又以此病我也。予病焉而無以辭，撰小記與之，不知其計名之幾千也。懶入人間世，時看應帝王，是吾近事也。（學浩自道也）永懷江左逸，多謝鄴中奇，是吾遐想也。（杜子美句）今述此篇，固是從志所之，亦有消搖之意，既無關大道，復不爲後先，豈有符采之足觀哉？物之小者，如宛簪之珠，傅珥之璣，猶足爲珍；予書何足珍矣。定曰小記，防誑豫爾，予暇日爲字，披覽時多，記注時少，則體不任勞，性好閒適之故也。是以曰思誤書，如堆落葉，聽其往來，不爲撇除；消息猶散，付諸自然，苟非客至，未曾開徑矣。聊因起煒之好，掇之盈筲；既累我蓬戶，故不自珍惜。不知世之君子，亦有愛此紛紛者乎！

校佛故四事

江左以還，桑門傳佛故，事多不經；往往弟靡傳會，越不解觀失實，欲以自表，而未得其道，亦可笑也！學者弟弗措思，或爲所誤，姑記數事於此，不具出也。近人已詳，茲所不論，治僧史者，可以觀其同異也。

唐世傳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廣宏明集存其數事，集之言曰。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學浩案其書記佛道角力事也）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吳書今不可知，檢集載吳主敍佛道三宗，題出吳書，其敍佛道角力事，卽內傳所具，而道宣取以爲證者也。然其書記佛法初來在漢永平十年，內傳所記，在十三年，與此不合，則亦何足徵矣。翻譯名義集記道家尹文操斥法本內傳是羅什門僧安造，慧辯亦援

吳書爲說，其失與道宣同。

漢明感夢求經，事本訛妄，今考羣書所載，紀年又各不相應，老子化胡經記明帝夢神，在永平七年，因傅毅之對，遣張騫至舍衛寫經，以永平十八年歸；高僧傳攝摩騰傳云：『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云云』。檢法本內傳所記，則永平十三年也。袁彥伯後漢紀於永平十三季，稱初帝夢見金人，初者追記之辭，則與內傳之言不應。慧辯援漢紀證內傳非妄，亦失之矣。譯經圖記最後出，記夢神在三季，遣使在七年，以十季歸也。其於傅毅，則以爲太史，今考范蔚宗書，明帝紀不書其事，話見西域傳也。以爲世傳，因是傳疑之辭，亦不言傅毅矣。永平中傳武仲方於平陵習章句耳。豈有廷對之事，是時作迪志詩稱在茲弱冠，靡所庶立，高僧傳目以通人，譯經記寵以太史，良可笑也！西域傳言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則當時所傳，楚王英事浮屠在漢明求法後也。檢楚王英傳，永平八年有奉緣自贖事！據詔以爲奉黃老，祀浮屠，果爾，卽蔡愔以十季歸，亦相矛盾，漢明求法，事出無稽，此其驗已。范書雖不及刊落其辭，然銓敘有法，美於彥伯矣。此其整理，所以無愧古人焉！

廣弘明集載後漢郊祀志注出范曄漢書。今案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稱欲編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意復未果。又云：『吾書雖小小有意，然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是范志未成，後漢書皇后紀注引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隨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傳言十志，是前漢有者已悉備，與曄自序異也。尋隋書經籍志，撰宋書者三家，宋中散大夫徐爰，齊冠軍錄事孫嚴，各有書六十五卷，今沈書無謝儼傳語，疑出二家所記，章懷僉誤也沈書范曄傳具載曄書，以爲自序並實，故存之。然則它家或不存也？謝傳云云，或當時訛言如此。沈校范書不合，故刊去其語，是范書本無有志，何來郊祀之篇乎？卽從謝傳，亦已蠟車；此獨子遺，又當何說？且觀其言，

由據然自失以上，盡竊哀書，多譽佛之辭，非蔚宗肯錄也。西域傳論具在，可以觀其不侔矣！況蔚宗素持無佛，今具記佛身，刺謬如此，何道以通，又妄引魏書，亦非蔚宗所能預視矣！

廣弘明集載吳主敍佛道三宗，注出吳書，其書記赤烏四年，因闕澤之對，吳主大悅，遂以澤為太子太傅，今案闕澤以赤烏五季拜太子太傅，吳書信為實錄，何以紀季舛錯，又記康僧會初達建業在赤烏四季，梁慧皎撰康僧會傳，徧考諸家傳記，稱會以赤烏十季初達建業，不云四季（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二引建康實錄所記亦同也）知其時吳書未出也。闕澤卒於赤烏六季冬，吳書安撰闕澤敍佛道三宗事，故僧會之來，不得在赤烏十季，作偽如此！可謂欲掩反彰，求高得卑已。

釋墨辯三事

去夏撰墨子檢屬義，略可成帙，阻於疾病，未遑寫次，今記三事於此，亦一時滯理也！其有制言近俗者，雜誌之文，故有此矣。

櫻，尺與尺俱不盡，端與端俱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

經上云：『櫻相得也，尺與尺俱不盡者，以一共有之端為界，彼此相俱，不可偏繁，則不盡矣。端無廣輪之數，故莫不盡也！尺與下當從孫說移後端字於此，尺與端或盡者！端與尺相得，即該點為此直線所有也。故相盡，或不盡者，兩直線相交，以一端為界，通於彼此，故不相盡也。堅白之櫻相盡者。堅白不相外也！體櫻不相盡者，必無厚而后可也，說此者，支離雜出，多失其本旨，因隨文解之如此。

此，兩有端而后可。

此必兩有端而後可者，不然，則是一直線也。經言有以相櫻，有不相櫻者，即尺與尺俱不盡之理。

次，無厚而后可。

次必無厚而后可者，兩體之間，以面為界也。迫令相次，原不與焉。體

不相盡，此其故也。近人或以中無空虛解之，是無閒也，何有於厚，莊子以無厚入有閒，厚閒悲矣

說論語一事

夫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往往各名異響，始也不殊，枝出瓜分！乃非其本，所謂古今字也！杜生傳異說，許君述旁義，蓋不離於是，今說論語；用其例也，猶願學者廣之，然尋繹不慎，殆將同人於狗，此界言之不可不察也。

里仁篇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章先生廣論語駢枝曰『案古文春秋經位作立，此不患無位，古文蓋亦作立，不患無立，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辭例一也』。學浩議案古文位止作立，今經傳所記書作位者，後師改讀，變其舊也。今謂論語古文，當从章先生說，字竝作立，不患無立，讀為位，後師所改是也。患所以立，讀為隸，古文簡質，虛實共名，不嫌兩讀也。易需象，位乎天位，古文舊書應作立乎天立，位乎鄭音洩，古位洩同字，俱作立也。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蒞盟，穀梁傳云『蒞者位也，』古不別爾，周官故書，鄉師。以洩匠師。司市，市師洩焉。（段玉裁曰古者立位同字則讀立為洩即讀位為洩也，是知古者立位同字而不知位洩亦一也）大宗伯，洩玉鬯，竝作立也。位者所事，隸謂臨視其事爾。今周官書紀百官所守，或頗以洩為辭。（世婦及祭之日洩陳女宮之具小宗伯及執事洩大敘小敘肆師洩卜來歲之芘竝借洩為隸古亦當止作立）論語所云，蓋其比也！

訂宋書一事

宋書范曄傳曰：『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某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今謂衡量是非，構之虛言，不如校以實事，蔚宗寄語何生，尙稱無佛，可謂不背繁旨，其稱鬼若有靈，自當相報，徒欲審其實際，未為信鬼之徵。休文於前事糾其謬亂，於此殆亦欲顯其違錯乎！與徐湛之書，今不可見。沈書孤文塵存，固難臆論；然曄在獄為詩曰。『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後即』，觀其文意，殆指徐童，與徐書云，『當相從地下，』亦謂湛之當死耳。安在即為有鬼之辭，休文佞於佛，又撰神不滅論，蔚宗謂死者神滅，復不信有佛，故休文曲書二事，祇為謬亂，用其私也。

文 藝

甲戌初冬葑郊散步

薛灌英

行盡橫街見葑洲。農家門戶半臨流。老嫗簷下編蒲草。矮屋牆間嵌虎頭。芡殼成堆實何往。藕花無影梗猶留。波平如鏡聞聲遠。機器轟轟打米舟。

春垂盡矣過翁園賦此

前 人

先夏三天尙是春。忙中過此作遊人。梅枝有子纔如指。柳絮無蹤已化身。朱紫繁英羅種異。(盆栽鵝花多倭種)甜酸餘味開園新。(園主張氏營鹽梅糖果業)袖長容易當筵舞。士不兼商一世貧。(借句)

鄉人李君鍾僑寓蘇七年夏初挈眷返里拾前人句成一律贈之

繁花落盡君辭去。(劉禹錫)漫卷詩書喜欲狂。(杜甫)好鳥枝頭亦朋友。(翁森)白雲深處是吾鄉。(蘇軾)三升玉露春壺沸。(陸游)四月南風大麥黃。(李頎)等是有家歸未得。(唐人)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

百字令再贈李君

前 人

一帆風利。載妻孥歸去江南春老。虎阜獅峯雖徧賞。畢竟家山尤好。初至吳中。佳兒納婦。締得良緣早。七年僑寓。孫男孫女嬌小。此後多黍多稌。有松有菊。生事堪溫飽。也比揚州騎鶴去。莫問腰纏多少。父老歡迎。親朋趨問。花徑呼童掃。到家一醉。吳宮重夢花草。

生查子題陸增佐女士乞言冊子

前 人

幼賞習古文。筆底饒清氣。耶是茂才公。畢竟生兒異。多多讀舊書。研究知其意。待到大成時。定出入頭地。

答 人 問 住 址

卜宅近葑門。車馳負販奔。北行趨學府。南轉入農村。榆樹無枝葉。彭家有子孫。十全名義好。完美不須論。

汴 洛 道 中

章 賦 瀏

岡陵起伏大河前。鑿穴潛居似葛天。(沿黃河土人皆穴居)到眼嵩靈惟嶽峻。采風鄭俗足詩篇。(此行自鄭州西去)顧瞻旦爽營周宅。慚愧機雲入洛年。多少名園荆棘裏。頽垣殘碣草芊芊。

題許君九疇所藏朱遇韓王宜秋邢澄江印譜

前 人

印粹肇趙宋。架樓漢與秦。明清作者起。推陳更出新。飛鴻乃巨製。文何法是親。(文三橋何雪漁)朱白尙平正。骨肉自停勻。瓣香百餘載。流風日隱淪。皖浙相競進。法度雜不純。金剛空怒目。繩尺誰能循。安得反古質。不以奇炫人。許子出示我。一編球壁珍。朱王邢相合。軌範法先民。行刀與結體。天趣盡以真。不觀文何作。卽此可會神。天地洪鑪冶。物競優以存。明珠燦然出。鋼堅百鍊尊。門戶別朱陸。主奴徒囂喧。一任千百載。後人有定論。此書藏得所。歸我公擇門。湯盤與周鼎。永寶宜子孫。

登膠城法華塔用杜老登慈恩寺塔韻

前 人

落花滿春水。覽勝未小休。江湖多妖氛。登攀增煩憂。平生樂游屐。陟岱秦

字搜。江漢碧空盡。嵩洛林壑幽。槐蟻直一夢。韶光若駛流。浮屠轟雲表。閱世幾春秋。一自塵封後。飛鳥空鳴求。相輪還舊觀。金氣耀吾州。細柳新蒲綠。遠矚添百愁。城隈一環抱。阡陌極宛然。天心未厭禍。明珠瓦礫投。搗髮欲無言。誰爲蒼生謀。

感 事

前 人

羣盲不知色。羣聾不知音。鳴蛙聚一堂。衆口可燦金。飛蠅附腥膻。亂鴉喧空林。海上逐臭夫。枉尺求直尋。摩頂與放踵。悠悠行路心。豺狼當大道。鷹鷂逐衆禽。如何歌漏舟。曲突空呻吟。何年登高岡。振衣滌塵襟。

黃渡詩存印成同人依范同叔超先生韻各成秋柳四律

前 人

長隄哀怨最關情。惆悵西風落葉迎。宅畔蕭條殘月冷。江干寥寂怒潮生。悽涼客去青溪路。憔悴人歸白下城。忍折一枝話離別。灞橋此日不聞鶯。板橋人跡曉霜天。葉落絲殘空自憐。忍聽章臺今在曲。難尋漢殿舊時烟。邊笳風急思歸雁。江笛聲寒驚暮蟬。何意蠻腰眠不起。渭城寂寞感年年。柔枝曾拂畫樓低。賸有哀蟬雨後嘶。吹遍荻花繁楚岸。飛殘螢火落隋隄。霜砧叢菊鴻歸影。月夜翻風鴉亂啼。空恨明湖好景色。徘徊望斷六橋西。永豐舊事總難論。零落今看陶令門。殘葉翻飛憐古渡。疎枝搖曳記荒村。敢邀張緒評高下。空憶蘇公共曉昏。庾信鄉關蕭瑟甚。不聞羌笛已消魂。

放 言

前 人

百感因時集。逍遙寄此身。白雲驚蒼狗。暮楚忽朝秦。世亂宜藏拙。道窮非患貧。如何營逐客。僕僕飽風塵。

毗陵曉發

前 人

乍聽荒雞報曉籌。征車又別古常州。街頭點點殘燈影。驛舍蕭蕭過客愁。菲店板橋人獨往。披星戴月我何求。却從曙色蒼茫裏。隱隱浮屠映堞樓。

無錫公園觀日本櫻

前 人

萬朵紅雲照眼前。一池綠水漲春烟。漫誇異域花枝豔。不負芳時景色妍。廿載扶桑懷舊夢。幾回惠麓品新泉。當年裙屐風流會。相對無言意惘然。

浦濱曉望

前 人

秋風江上長蒹葭。輪笛聲聲破曉霞。卅里濤來涵海闊。一天帆影落波斜。隨緣莫問流清濁。涉世方知道邇遐。回首蒼茫雲樹遠。十年曾是駕星槎。

讀離騷

前 人

湖水無靈世豈知。揚舲擊汰竟何之。駕虬以往神愈遠。有鳳而今德已衰。終見芙蓉塞木末。獨留蕭艾長塔墀。懷沙空負匡時略。月影波光靜夜思。辣手文章萬古雄。別傳雅頌仰宗風。分明怨恨悲時累。况復離憂感道窮。賦罷九歌拯薄俗。詞成千載仗孤忠。漢儒以下無間見。寂寞蕭條一卷中。

日本隅川櫻花

前 人

樹色波光綠映紅。傾城女士笑春風。長堤十里歌聲繞。佳木千章花影籠。人逐國魂偏共醉。天開畫卷展無窮。漁翁莫問桃源路。海外芳塵迥不同。

登紐約胡爾握斯高廈(樓高五十六層)

前 人

轟轟層樓照眼前。扶搖直上九重天。人如蟻聚江如帶。風似鯨波雲似烟。頓覺繁華俱在目。便思縹緲作游仙。原來信美非吾土。學賦無成愧仲宣。

題滬江大學民十九級年刊

前 人

扶搖萬里海天風。濤影長留歇浦東。如飲醇醪千日醉。因知時雨十年功。晦冥莫問滄桑劫。歡樂還尋詩禮中。不遠河汾今昔共。江舟喜見雪泥鴻。四方裙屐自踴躍。數載同堂奧略研。雲路鯤鵬奮此日。天涯勞燕惜當年。相逢有幸來千里。靜對無忘在一編。我亦扶桑留舊影。而今霜鬢入華顛。

太倉吳侶伊先生出示其尊人致繆衡甫先生函囑題

前 人

天風闌苑墨華香。文采常留萬丈光。尺幅直須鵝可換。千年定有鶴來翔。白雲舊跡懷中岳。黃絹新詞感渭陽。(函爲其甥錢誦三所藏歸吳氏時賸之以詩)回首東倉人已杳。(衡老有東倉書庫故後即歸他姓)德門世澤自流長。

游蘇城南園結草庵

前 人

古寺罕人跡。蓬蒿滿一園。斜陽凝碧草。明月照黃昏。看竹何須問。禪關不掩門。城南多勝地。零落與誰論。

十年前余有紅豆數枚以移家失去曾爲文致惋惜之意揭諸報章爲顧山吳念劬所見慨然以新獲紅豆十餘枚見寄喜報以詩

烟 橋

十年如一夢，紅豆與書俱；喜獲延津劍，驚還合浦珠。縱非錢氏舊，聊勝惠

家無；文字稱知己，相思兩不殊。

題陸廉夫畫冊爲王晉紳丈作

前 人

幾多遺墨在蘇州，況是新硯話兩樓。養到功深自青出，師門面目此能留。
(是冊爲外王父菊韻公遺物公爲廉夫弟子)

物歸所好是矜誇，文物飄零感外家；題識心期今可念，暮年知己各天涯！
故鄉藝事今寥落，老有餘妍一主持；阿堵傳神得真趣，無聲詩勝有聲詩。

越中同社新昏

前 人

久在梁鴻溪畔住，今來皋廡看齊眉，絳唇吻處多玄理，參透情禪會有詩。
(越中有小說名嘴唇的教訓頗寓哲理)

邵宋同社新昏

前 人

花影如潮山送青，嫁人天氣夢溫馨，白頭約守君家舊，永好同緝貝葉經。
(其尊人印泉閣揆曾至緬甸國主欲妻以女閣揆以有婦對乃罷歸贈貝葉經壯行色)

目瀾洲公園

前 人

蒼波碧柳目瀾洲，嫩夏琴尊與客遊，記室雄譚驚四座，夕陽殘醉到蘇州！

四十自壽

前 人

利鈍平生未計論，景斜寸草有餘春；樂天鬢髮初添白，山谷文章豈更新？頽
醉反教心氣定，飛騰恐失性靈真；珊瑚網散茶烟歇，四十心如七十人。(借
句)

自題花草蘇州說部

前 人

俞翁七俠人間遍，馮子三言海外留；說夢欲溫春已老，况兼花草冷蘇州。

崑山半蘭園

前 人

爲看寒翠(石名)石嶙峋，殘照秋英半蘭新；恰有吳歌來天際，不須相思託花神。(顧元照有題詩云舊有花神象甚美今已失所在)

正儀訪顧阿瑛手植荷

前 人

尖團正好爲停車，劣酒村沽且當茶；六百年來天國種，惟餘殘莖已無花！

爲蘇州旅京同鄉會疥壁

前 人

兩字蘇州最不忘，而今無復舊天堂；關心抵掌桑麻話，分手揚鑿名利場；歸去飾衣都落落，看來明月各茫茫；語君記取冰壺在，莫漫低頭思故鄉！

鷹若懸壺賀以小詩

前 人

指揮若定託吟邊，着手春回花雨天；治病治兵無二致，君家傳法十三篇。

人日集飲酒家和君左韵

前 人

中年哀樂髮絲絲，人日題詩離亂時；風雪春花昨有夢，江湖過客喜雄姿！酒邊省識神童面，(其尊人實甫先生少時有神童之目)燈下低徊玉女期；此去虎邱成三笑，前身可證畫兼詩。

題漢秋探梅圖爲君左作

前 人

春神攜雪到人間，(借句)裝上山林比畫妍，喜與君游各狂放，縱無人賞亦便娟；冷香侵閣茶烟歇，殘醉迴車燈影圓；一日千秋(君左撰游記名一日千秋)彌可念，重來三笑復何年？

汲 水 吟

隱 軒

汲水度石梁，汲器與人齊；石梁高以險，人短不能提；紆徐上下艱，喘息聲含悽；紅顏急流汗，覆額髮淋漓；器滿不能舉，器淺不能歸；歸來見主母，怒詈加鞭箠！

駢 駢 曲

前 人

廚下縛羣鵝，駢駢鳴不已；眼見赤血飛，同類縱橫死！白刃與沸湯，次第將及己；生命在須臾，戰戰樊籠裏！或爲夫與妻，或爲昆與弟；刀俎一時臨，痛矣身爲累！

元宵後一日，雨窗无聊，忽接蛻翁平廬兄弟詩函，率興和之

前 人

難弟難兄故意長，雲箋稠疊到遐方；夜闌皓月飛吟思，春麗和風送綺章；酒盡盃中難破悶，絨開席上頓生香！靈犀一點江南北，莫辨他鄉與故鄉。頻年辜負賞燈時，客裏無燈懶賦詩！彩翰頒來催逸興，良辰過後譜新詞；雲昏巷僻人行少，細雨簷高雷滴遲；料得故人今夜意，隔江知我動鄉思！

戲贈李文甫博士新婚

前 人

香滿春林連理枝，風前清唱聽誰離；天南地北音塵遠，紅紫三生一縷絲。

(博士閩籍，夫人平產。)

杭州蕙蘭校一九三四級級刊題詞；余鑫如
同學所囑也。

前 人

湖山如畫，點染就佳勝東南第一！大塊文章，還仗我幾輩英才潤色！堂廈連雲，絃歌逸響，不斷英華發！春風千里，蕙蘭芳氣流溢！門下桃李年年，花開燦爛後，疊疊成實；如此湖山那割捨！況復人傷離別！山色凝情，湖光逗興，好聘文壇筆！天涯懷舊，毫端陶寫胸臆。

廿一年春張君指遠避倭亂居同里與金君仲
禹汪君星伯等論文角藝相得甚歡又同賞牡
丹於青蓮庵汪君繪圖紀勝誠韻事也指遠出
圖索題爰賦古詩一首

凌 景 挺

九里湖烟鳥啼風，酒星閣小藕花紅，主人送客客歸去，因緣指點雲萍蹤，一年勝事無憑據，滿眼穠華故人住；亞欄絲柳蕙輕波，何日相逢更爾汝？妖氛遼瀋互中天，寇急雲屯滬濱邊，百里金閭刁斗動，移家且上五湖船。富士風景甲天下，潘戴高風尙如昨，小住爲佳卜晏鄰，江山人物開圖畫，酒龍詩虎集羣賢，風骨行間各逞妍，吳樸一兩脫禮法，徧遊五里三里邊。開尊坐愛繁枝好，此地園林得春早，今年牡丹大如席，萬綠叢中紅未了。時一中之萬感

侵，四郊多壘強登臨，國門忽下和戎議，行矣江湖方獨吟。舊游舊侶不能置，聊借丹青收尺紙，避難猶深資主情，還家不比鄉居喜，天涯朋輩半流離，寤寐懷人我亦悲，一天風雪寒檣底，潑墨題君圖後詩。

有 贈

吳 保 安

近時心計已全殊，不向禪關叩有無。我有詩才千萬斗，贏君一斛淚珍珠。榜岸春波故故遲，柳條垂下拂人枝。閑將貰酒臨邛事，說與江南好女兒。

集梅村句贈秀水李靜芝

前 人

刻燭詩從謝女誇，月明亭畔聽琵琶。峭帆此去應千里，書到江南定落花。白袷高譚盡少年，送君吹笛柳陰船。只今憔悴西風裏，書卷消磨絕可憐。

同福和樓上遇賣花女

前 人

斜抱香籃近客前，吳娃十五語如絃：「郎君試看儂懷裏，何處花枝不可憐？」

七 律 無 題

前 人

閑裏光陰似擲梭，百年大計漫蹉跎。何愁死後名終沒，只恐生前酒不多。證到真如無宇宙，參明物理一婆娑。禪心澹絕人間事，論罷楞嚴飲碧蘿。春來恆自掩重門，未許庭苔著屐痕。醉後但吟金縷曲，夢中猶繫芣蘿村。詩因心澹多禪味，人以情閑少妄論。最愛幽居隔塵俗，與人無怨亦無恩。小樓細雨故沉沉，艸綠新添半徑陰。杜宇正啼春暮曲，殘香猶襲斷絃琴。十年已負耕山計，五夜空悲伏櫪心。讀罷南華經一卷，簾前竹影自蕭森。

贈山陰吳禹言

前 人

枕史攜經二十年。宜南夢寐泣寒烟。輜車世號趨秦帝，章甫子資泛越川。
。餓虎噬人山絕路，孤鸞綴羽國無賢。與君筮笠情如水，臨別低昂祇黯然。

虞 美 人

周紹達

鶯聲勸我尋春好，將近春分了。欲隨芳草到城東，却又春烟漠漠雨濛濛！
分明雁齒橋邊路，曾記前遊處；重來不見小桃花，何況小桃花下那人家！

清 平 樂 (柳)

前 人

眼長腰細，慣把春愁繫；力弱東風扶不起，祇是一絲絲地！ 年年相見旗
亭，眼波知爲誰青？換了斜陽白下，奈他飛絮清明！

蝶戀花 (仿蔣竹山體)

前 人

借問愁從何處起？風月爲花，併作愁滋味；似夢如烟還似水，心頭一點酸如
此！ 借問愁須何日止？地老天荒，不盡愁人淚！若是化爲紅豆子，再來也
爲相思死！

一半兒 (春寒見窗外桃花嫣然可念)

前 人

薄寒無賴近黃昏，中酒人閒深閉門，花影隔簾如夢痕！畫難分，一半兒胭脂
，一半兒粉！

金 縷 曲

前 人

我亦夢鶯醉，向蒼茫悲歌長嘯，酒壺都碎！跛脚北窗真人相，倦即蒙頭

而睡，夢不到邯鄲富貴；郎誦龍門遊俠傳，有劍光三尺凝秋水，嗟此意，幾人會？文章少作何須悔！便兼工春華秋月，也都無謂。識字從來憂患始，况有緇塵相累，敢自說疏狂非罪！斗大閩浮塵土滿，莽天涯何處容吾輩？呵壁問，不能對！

貂裘換酒(慧玉和余金縷曲慨當以慷情見乎 詞矣輒廣其意賦此奉酬)

前 人

一樣傷心淚，問天涯西風幾日？釀愁如此！浪說詩城兼酒國，近少飛揚快意，但博得牢騷相似，我出狂言卿不訝，只今番已足呼知己，相惜處；太癡矣！悲歌作達終非計，算從今英雄事業，尙須料理。極目龍沙胡虜滿，應是春秋亂世，拚血灑彈丸之地！十萬橫磨都試遍，好從頭一吐文人氣，寥落恨，莫提起！

如 夢 令

前 人

不信春風來路，祇在桃花多處；買得小烏篷，更向畫橋東去，休住休住，前面綠楊無數！

又

前 人

行過畫橋西堍，閒與啼鶯相語；可是小紅樓，還在垂楊深處！休去休去，一片夕陽飛絮。

更 漏 子

前 人

枕屏欹，簾幕舊，生怕上燈時候，燈黯黯，雨沉沉，夜深愁漸深！羅幃內，涼如水，已是不教人睡；偏蟋蟀，更芭蕉，秋聲又一宵！

談 遊

起 燎

遊似小道，却也有不少好處可說。考察風俗物產一類的話，題目太大，且亦嫌面孔太板，不談；我們只談那一等探幽尋勝，陶情怡懷的。此等遊覽頗有關一個人的氣質，例如詩人黃仲則，自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便北游京師。

反過來說，也有人經歷過多少名山勝境，却依然胸襟狹隘，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此無他，遊歷不得其法而已。善遊者領略了多少勝地，氣質自會潛移默化。然則何謂得其法呢？

大概遊有唯一的祕訣，便是深入自然。能深入自然者，當遊覽之時，將滿肚皮名利之念，丟得乾乾淨淨，更忘却了物我之別，儼然自然合而為一，所以他聽得懂流水嗚咽之聲。嗅得出微風的氣息。放舟大江，擊楫中流，他會聞得波浪們切切私語着歷代興衰，話着當年的橫江鐵鎖，沈戈敵甲。登山陟幽，他簡直能與怪石相語，細細地領略那精神面目。

遊覽會給你以一種偉大力量。如飛瀑直瀉，削壁千丈，使你為之肅然，起着崇高的敬畏之心，長江大河，使你奮然欲起。壯志凌雲，高山峻嶺，使你欲仰天長嘯，一吐鬱積，胸襟頓時為之擴大。烟波淒迷，使你幽然生曠達之懷。日暖風清，蕩片舟於小橋流水之際，使人欲羽化以去，清麗無儔。凡此種種，皆非深入自然者莫能辦。

真受過這種教育者，胸襟也廣了，思想也高尙純潔了，氣概也豪壯了，態度也瀟灑了。所以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之弊，一掃而空。古人之以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並列者，也無非為着二者皆療俗良藥之故。

不過深入自然也只是攏統之談。詳細說來，遊的方法還得因地而異，有的須步步行去。逐處尋味，有若蒼蠅之微；有的却不妨捨其細微小節，而觀其精神氣貌，有若宇宙之大。再進一步說，善遊者尤當並用二法，那麼相得

益彰，所獲更多。

蒼蠅之微的遊法，最要心細，否則美景當前，往往會失之交臂。古人善用此法者，柳子厚最著。試讀其鉅錫潭西小邱記，描繪怪石之美，至矣，而其地爲『唐氏之棄地。』爲什麼人家就不能發現那地方的美？而子厚竟於人家之棄地上，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澗然而靜者與心謀。」此種境地，非細心尋味體會者不能領略。善用此法則所見者不徒景物而已，直能把死的景物當活的人看，而與聚談把晤。所謂梅妻鶴子者，大約與此近似。

宇宙之大的遊法反此：原來天下自有一等景物，不以細節見長，而以整個的宏大雄壯勝。即使你細察其各部分，仍然得不到要領。譬如長城，倘但觀其如何高，如何建築，而不觀其蜿蜒數千里的雄姿，則與不遊何殊？又如長江，但領略了大江東去的奔放之態便好，其餘都是次要的。蕭伯納來中國時，駕了飛機遊長城，一覽無餘，可謂已得此中三昧。

何以宜參用二法呢？天下景物，整個的雄奇博大，部分的清幽奇詭者至多。非用合觀之法不能得整個的印象；非用分觀之法不能盡其勝。善遊者當能辨此。

往 事

瑤 蓀

往事，幻滅的往事，却似橄欖一般，夢闌時，就不免湧上我的心頭。

那時我只十二歲吧！住在前面青山三面環水的一個孤零的村子裏，我不懂得什麼，有的是「天真」，喜的是「玩」。

春到人間。田野裏綉爛一片，不時飄出黃黃的菜花的氣息，引誘得遊蜂浪蝶，嗡嗡攘攘。垂楊一絲絲對着掠水的小燕兒跳舞，黃鸝在桃樹枝上唱着情歌。

教書的王先生回去過清明節，我好比出籠之鳥，脫韁之馬，牽着比我小

三歲的妹妹，帶跑帶跳的走出大門，門前有一片廣大的磚場，這兒，時時有三五赤腳的頑皮小孩，拋磚爲戲，或是踢着毽子，放着風箏。

去場四十餘步的小河邊，我們立定了。一個戴着氈帽紫膛臉的中年男子，正呆望着水面，手裏執着一根竹竿子。當一個在他旁邊放着的小竹篋子映入我們眼簾，我們便知道他在幹什麼。

『咦！阿斤在釣魚咧……』妹妹喊起來：

『噲，阿斤讓我來一個，有大魚沒有……』

阿斤猛的回頭來一看，便滿臉笑容站起來，把釣竿拖在地下。

『哈，小少爺……小小姐……你們也歡喜這個玩意兒麼？……留心……水裏是危險的！……還是我來釣大魚你玩……』

『誰要！我自己會的，讓我來一次……』我說。

『好，你來，就只當心些，回去爸爸要怪的……』他把釣竿輕輕遞給我，扶着我坐上一塊青石上，我匆匆把竿子上的釣絲拋出去，釣子便向下沉些。

『慢，少爺，釣子上還沒有放東西呢？……』他啞然失笑。

急急把釣絲扯起，他便伸手在小罐子裏捉出一條蠕動的米蟲，扞在鉤上。

『蟲蟲，……怕來……』妹妹嚇得離開我些。

又把釣絲拋出去，水面起了微波。

『大魚不來小魚來！』妹妹拍着手。

我扮個鬼臉，接着說：『姜太公在此！』

阿斤微笑無言，站在一旁，兩隻炯炯有光的大眼睛，注視着河面微動的水泡。『好，提起來！』他突然高聲說，一只手撫着我的左肩。

猛力把釣竿向上舉，妙啊，一尾活躍的四五寸長的小魚便蕩在空中，妹妹趕過來搶，她說要去喂小花貓，我便給了她。

『捏得緊些，當心逃走』

『沒了水牠逃那兒去？』

妹妹笑，我的臉蛋兒紅了

雪

玄 默

天賦給我愛雪的脾氣，倒也並不說謊，一交十一月，便巴巴地望着雪的降臨，寒風颯颯打樹枝，黃漫漫的天空，不時有點點黑鴉盤旋，這些已足夠我神往。當然，『雲滿湖，樓台暝滅山有無。』的景色，我是沒福享受的！

回憶兒童時，穿着寬大的皮馬褂，搖搖擺擺，拉着比我更小一些的弟妹在一起玩雪，多麼有味！廣大的庭中積着皎豔潔白的雪層，也不知有幾多寸，總是厚厚的吧！我們堆起雪人來，弟弟要堆個「大阿福」，我却不答應，要堆一員凶很很的將官，因為我有一把小木刀，肯借給他，弟弟便哭了。我那時真頑皮，捏着雪團亂擲，鄰家王老伯伯的一副近視眼鏡，有一次竟遭了殃，後來我就不擲了！

年紀一天一天增大，玩雪的觀念，無形地消逝許多，我却愛着雪。在城市中，雪是最不幸的，滿街污泥會點污了雪的嬌軀，田園鄉村，纔是牠的別墅。

披着簑衣，持着竹杖，兀立在曠野裏，銀田玉樹，映入眼簾，絡繹的雪片，被風括到臉，一刹那，化爲水，臉上潤潤的。當此時，縱有千般愁痕，也會被掩沒的！傍晚，天驟然晴了，厚厚的雪還沒化掉，那時候，一片茫茫，夕陽千里，更是絕妙的自然詩。一枝禿筆很難寫出來的！

水說：『月夜看花，使人有幽適之感。』我道還不如觀雪。

記得某個風雪夜，我危坐小窗前，閒極，試將蠶底印着無數的連環。強烈的電燈光，怪刺眼的，恨氣把牠關了！屋內頓時黑沉沉滿佈鬼氣。半嚮，玻璃窗上透進一些微弱的月光來。偶而向外望，庭中白皚皚一片，明晶閃爍，牆角一叢頹長的天竹，枝葉婆娑，都被雪壓低了，風過去，宛如白衣仙子，柳腰輕擺地在狂舞。不能不說，這是第一次，我領略了雪夜的美！

月兒逝沒了，朦朧辨出雪團還是向下滾。任性把窗推開，讓她一朵朵飛上案頭。那時，我還吟過一首歪詩，依稀記得沒二句是：『道有飛花千片白，夜風捲得入簾來！』

去冬沒下雪，便覺悵悵。今春却下起雪來，天氣驟冷，老話說：『春雪是災』，也不去管牠這些，反正人似乎是變了，也不再有了那種閒情逸致，去賞她；去哀憐她！

今夜，雪還沒停，我又呆坐着！突然，某種幻象在我腦膜上映出：

『我變了中古時代的武士，披着戰袍，跨上黃鬃馬，單槍疾馳於田野間。剎那間，戰袍換了顏色。哈！我變了個「白袍小將」了！

雪地上橫映出我雄糾糾的影兒，和坐騎……』

廢而不除歷年初三夜

餘 生

宗 琴

深深的夜幕罩着大地，掩去了些慘酷淒厲的境況。沒有月兒，一天的星斗散佈着黯淡的微光。人聲沉沒下去，那一羣殺人如麻的滿洲辮子兵該都歸隊了吧；有時還有三兩聲的唢哨聲慘厲地叫着哩。

從死人堆裏爬起來，××透了口氣，伸了一伸麻木的膀子。他望着地上叢莽間的橫七豎八的屍體，不由的戰慄起來。今天早上，不是還住在這南方繁華城市揚州的一所華麗的大宅裏嗎？然而今天，却落得躲在這死人堆裏，孤另另的做這鋒鏑餘生。

想起了二天來的生涯，不禁又覺得此刻還能夠保全首領，早已是非常的幸事了。

當時匆匆地把傭人的衣服換上，一家人逃出門的時候，街上早已擠滿了喪家犬般惶急的難民。拉着妻，踉踉跄跄的跑了一條多街，就望見城牆上正有一列隊伍不整的滿洲兵，驅着一羣哭哭啼啼的婦女，趾高氣揚地走着。望

望妻，心裏不由的更惶急起來。

又是一羣兵，從街的轉角上衝了過來，這一夥，二三十個良民，當然沒有什麼抵抗，就像牛羊般的趕着走了。輕輕地向着妻的耳邊說：「這可怎麼辦呢？」

「放心吧，我不會對你不起的，剪刀，我已經帶在身邊的了」妻帶着顫動的音調低語着。

點點頭，似乎竟安心了些，也就拚着死，儘那些異族的武士們趕着走了。沒多少時候，就給趕進了一所宏大的宅子。「這不是王進士家麼？」他微微地自語。大廳上，一些兵雜亂地鬧着；一個三十多歲的揚州婦人倚在一個高大的頭目樣的兵的身上調笑。

不由的氣湧上來，心裏像有什麼東西塞着般的難受，看了這無恥的醜態。

這一羣人中的男的就給拖進了裏面一間暗室，手和足都加上了一道繩縛着。暫時沒有人看管，像貨物那們的一堆，給扔在裏面。

想着年青的妻，心裏就像有萬把刀在刺着，恨不得馬上給他們殺了倒好。

三個辮子兵進來從九個男人中，捉走了五個。心急得差不多要從腔子裏跳了出來，想這五個許是捉去拷打的吧。

在地上滾動了一會手裏的繩居然寬了一點，許是沒縛得牢吧；掙扎着竟脫了手出來。自己解了結，從門縫裏張張，竟沒有人看守。偷偷地給幾個同伴也解了。好在這宅子本是熟的，終於給他們從堵矮牆邊爬了出來。

四個人在街上又給衝散了。而他就跑到了一片原是叢葬地的死人堆後面躲着。看那三五成羣的兵士，不斷地來往着。好容易，天色已晚了，街上的人跡已斷，他纔敢再立起來，透一口氣。然而聽見遠處傳來的刀環聲，不覺又戰慄起來了。

盼

永 璋

林昨夜又跑了，這次的一走怕很險吧！

在一扇殷紅色大門外面，站着一個鬚髯戟張的半老人，緊鎖的雙眉，和深深的幾條面上底皺紋，組成一副愁苦淒切的面孔，僵僵曲背向巷口望着，明瑩瑩的淚珠，湧在深陷的眼眶外面；他覺得四週好像有很強的壓力，身體有被迫出狹窄的世界底可能。他心麻木了，說不出是怎樣底感受，依稀忘了一切，忘了是什麼境遇；忘了眼中淚珠，不把牠拭去，一顆顆滴下，沾溼了胸前衣襟大大的一搭，忘了他自己底存在。

對門一聲門響，走出了七八個老老少少的人，嘻嘻哈哈地笑着走過他底面前投東去了。

這才把他底感覺恢復了，他認識他們是對門李家的一家子，今天又上那兒去玩了。他想到自己的家，家呢？不禁哀哀的哭了。

許多事好像電影般在他胸膜上一片片的映着：他從前幾個兒子和女兒，一個都養不大，金七歲死了，銀八歲上患天花死的，珠十二歲時被土匪殺死的，只剩了一個林，他把他歡喜得什麼似的，覺得他是唯一的希望和安慰。

五年前他把林送到都市裏去學生意，終算他還爭氣，居然後來做到二等夥友的地位他覺得也很滿意了。唉，誰知現在弄到這等地步！

死了不久的他的老妻，也好像就在目前，可是又拋了他而去世了。忽而又看到林在一個歌聲悠揚的舞場裏，攙着妖怪一般的女人步着；忽地又現着林恣意揮霍和虧空店欸的幾個斷片；他恨極了，很不得把林活活的打死。可是又回過意來，原宥他兒子的這種過失。

天漸漸地昏暗了，僅剩薄暮的殘餘微光，他昏花的老眼看不清了。每一個黑影在巷口走，他癡癡地想一定是林了，終沒一個合了他內心的期望。

一個二十來歲少年徐步走來，他一看很像林，愈近而愈覺像了；他用了

十二分快樂的喉音喊道；「林兒回來了，我等了好久呢！」

那人抬起頭來，現出一個陌生底面孔，望了他一眼，仍自走過去。

他失望，想林已經自殺好幾次，却都沒成功；這次一走恐怕沒望了吧！他心碎了，淚珠如泉般湧出，像簷下滴水般的瀉下。

可是他並不因此灰心，仍舊癡癡地望他回來。

半明半暗的路燈疏疏地放耀在一條幽靜的巷中，道旁幾株垂柳掩着幾個黑越越的蔭影；初春的和風吹在上面，柳枝兒蕩漾着，那黑影也搖搖擺擺地像一個伏着的鬼魅。一鈎澹月正直射在一家門口，半掩的大門邊站着一個佝僂曲背的老人，伸着頸向巷口呆呆望着，依稀有些微微哭泣音。

嘉興遊記

孟文

(一)

隔宵綿綿不斷的春雨下個不休，心裏擔着憂：恐怕明天嘉興的遊程受了風雨的阻礙去不成。夜半，在枕上閉了眼珠，靜聽窗外「雨疏風驟」，好久才睡去。

清晨，振彭已來找我，可是細雨却依然絲絲地飄着，天空還是罩滿了灰色的雲；帶了一顆抑塞的心去找展如，出門時，天却晴了，精神頓時一振！

趕到車站，十點二十分的公共汽車早已駛去了。不得已，只有等着，到傍午時，才得搭車向蘇嘉路如飛的駛去。受了汽車的顛簸，和烟味的襲擊，幾乎使我嘔吐出來；幸而搽了些「萬金油」，開了扇窗，才覺好些。

(二)

下午兩點半鐘到嘉興，問過幾個訊，方才找到孟平的家裏——在張家巷，這巷可直通寄園。我們在寄園宿舍裏休息了一會，孟平也來了；闊別數月的老友，一旦重逢，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歡悅，所謂「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這句詞，也可以借來一用，描摹當時的心理。

我們穿過小庭，跨上石級，在幽雅清靜的「芝蘭之室」裏，一邊談些別後的事；不多時，已將傍晚，大家因為坐了好久，有些厭倦，就到附近去散步，漫不經意的走着。到了傾脂河畔，孟平說：「從前西施和范蠡泛舟五湖，經過這裏，西施把她的脂粉，一齊傾入河中，所以這河便叫做傾脂河。」我默然，幻想在腦際盤旋着。晚風吹來，覺得有些涼意，就回到寄園。

晚上，孟平請我們喝酒。四個人圍坐在一隻小圓桌旁，顯得分外的親熱；桌子的中央，放着一盞洋油燈，（因為這地方正在修理，電燈還沒有裝好。）淡黃色的燈光，很調和的照偏了全室；白筍、黃魚、紅燒肉、炒雞子、炒蝦仁等菜，排滿了一桌；兩壺熱氣騰騰的「紹興酒」，分置左右，孟平捧了酒壺，斟滿了每隻杯子，於是我們的夜飲開始了。振彭和展如不會飲酒，喝了兩杯，把茶來代替了；於是我和孟平對飲，談興跟了酒興勃發；個人的生活，老友的近況，學校裏的羅曼斯(Romance)，無所不談，談到得意時，相對狂笑個不休。

酒一杯杯只管灌進去，盡了一壺又一壺；孟平勸飲的殷勤，真使我有「珍重主人情，酒深情亦深，」的感想，夜深了，帶了三分醉意回去找我們甜蜜的夢境！

(三)

清早醒來，窗外短牆上映着淡淡的日光，我們異常興奮，一同到外邊散步，呼吸些新鮮空氣，走到一條臨河的小巷，風景真幽美，晨光熹微中，弱柳迎風輕舞，流水在小橋下蕩漾着；臨水人家，已有人在對鏡理曉粧了，我真愛煞這境界，不忍心立刻就離開牠！

吃過了點心，孟平伴我們去玩三塔。三塔在東門外三四里，徒步走着很舒適；春風送來豆花的幽香和黃鶯的嬌音，使我們精神更愉快，談笑更有勁！離三塔沒多路，有個血印禪師寺，庭前樹着一座石碑坊，牌坊的側面，血痕斑斑剝剝；凝神望去，活像一個人形；再細細察看一番，隱約像個禿頂的和尙。我問孟平怎樣一會事，他「語焉不詳」；我為好奇心所驅使，造寺去找

尋碑文；果然在神龕之前，獨杆之後，發現了一方石碑。可是光線太暗，看不清楚字跡，孟平燃了一支蠟燭照着，四個人彎了身子，低着頭，張大了眼睛，細讀那碑文，知道這血印和尚叫妙諦。明末倭寇來侵，虜了許多婦女；幽禁在這所荒寺裏，命妙諦監視着，並且留下一個兵守寺門；倭寇去後，和尚暗中關照婦女們快快逃命，一面灌醉了守門的兵，放婦女們逃走，但是他自己却不走；後來倭寇回來，就把他綁在石碑坊上，下面堆些枯枝木柴，把他活活燒死。鮮紅的血跡罕印在石坊上，至今三百多年，還依稀可辨，看完了這碑文之後，使我起了敬仰之心：敬仰妙諦和尚的犧牲精神，出了寺門十多步，屢次回頭望望那石坊上的血印和尚。

三塔前面臨運河，後面有座亭子；每層塔上有鐵佛，據說塔裏藏着經呢！論到牠的式樣，不如我蘇的雙塔玲瓏挺秀得多了！我們在附近的小茶館中休息了一會，再向外南湖走去。路過范蠡河，河水清澄見底，煞是可愛，到了外南湖，我們立在湖濱遠望，只見烟波漂渺，輕舟來往；湖的中央有個小島，島上長滿了修竹和楊柳，還有兩架茅屋，風景幽雅，確是可以入畫。

這時天色忽然變黑，大有雨意，我們急忙趕回寄園。

(四)

飯後玩裏南湖，裏南湖和外南湖合稱鴛鴦湖，這名詞多麼豔麗啊！孟平僱了一隻小艇，我們坐定之後，小艇便慢慢地移動了，清澄的湖水，被東風吹起了縐紋；小艇裏被三杯葡萄酒所陶醉了的我們，也被東風吹醒了。對面望去，烟雨樓已很清楚地顯現在我們眼簾，一年來夢牽魂縈的烟雨樓，畢竟近在咫尺了！

小艇靠岸，我們便登烟雨樓，這樓位置在南湖中央的小島上。元末有個詩妓羅愛愛的，曾在這裏大會文人，詩酒留連，一時很熱鬧。我們坐在樓頭，喝幾口香茗，嗑些瓜子，嚼嚼南湖的風菱，很悠然自得，偶然向窟外望去，白白的圓圓的一片浮上兩三隻似鴨兒般大小的艇子，就是南湖啊！

烟雨樓的右邊有乾隆御碑亭，碑上刻着乾隆手書的三首律詩；樓的後面

，堆了些假山石，玲瓏可喜；假山的西邊是寶梅亭，壁間砌着彭玉麟畫的橫直兩株梅花；東邊是來許亭，是記念從前知縣許公的，壁間砌着「秀州八景」，每幅畫的下面，還刻着一首詩；我因為愛這八首詩，諷詠一遍還不知足，老實不客氣把牠全鈔了下來。

後來我們沿着小島的柳陰下徘徊了一會，因為時間有限，不得不別了烟雨樓，乘了來時的小艇去趕公共汽車。舟中，回首望望烟雨樓，樓下垂楊的長條，對我微微點頭，似乎表示惜別的意思。

趕到公共汽車站，恰離車時還有五分鐘；不一刻，汽車嗚嗚地長鳴了兩聲，我們向孟平揮一揮手，說聲「再會」，便風馳電掣般直奔我們的歸程了。

二十四年四月作



法 學 雜 誌

第八卷一期出版要目如下

法學小論壇

一、窳獄豈可無賠償……孫曉樓

二、整頓監獄的另一觀察……孫曉樓

三、司法會議……孫曉樓

四、爲朱斯蒂律師被辱案想到推事的責任……孫曉樓

論教育刑主義與反教育刑主義……李茂棣

中國法律學生應研究羅馬法之理由……丘漢平

法律四度說……陳振揚

物典中典之研究……劉重蔭

刑法修正案之精神……子鏞

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之幾個要點……瞿曾澤

丹麥的監獄和刑罰制度……郁去非譯

外國判例研究……趙頤年譯

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新刑法全文……梁祖厚譯

法律解釋……

附本 社懸 獎徵 文

本社本年度懸獎徵文期限展至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截止首獎五百元二獎三百元三獎一百元有志著述者盍興乎來詳情見本誌七卷三期法律教育專號(該專號每冊實洋四角)

價 格

每冊實洋三角五分定閱全年六冊連郵二元

社 址

上海鳳山路一四六號
分售處

上海 會文堂

作者書社

民智書社

現代書局

大昌祥

上海雜誌公司

光華書局

蘇州 東吳大學

文怡書局

南京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天津 大公報

北平 佩文齋
太原 覺民報社

蘇州東吳大學



生物材料處

創始

民國十三年(西曆一九二四年)。

宗旨

提倡國內生物學教育，供給及交換各種廉價適用生物標本及解剖採集等用具。

出品概況

(一) 保藏標本

——動物及植物，浸製或乾標本。

(二) 玻片標本

——各種微小生物，動物及植物之組織，胚胎，器官等全體裝片或切片。

(三) 裝置標本

——課室及實驗室指示用，動植物之發育史及解剖等標本，裝置玻瓶或玻面紙匣。

(四) 骨骼標本

——各種普通脊椎動物之骨骼，裝置木架或玻面紙匣。

(五) 應用儀器

——各式實驗，解剖，採集用具，玻璃片，擴大鏡等。

刊物

(一) 兩月刊

——中文及英文二種，溝通生物學教育界，登載各種關係生物學課程，實驗以及技術文字，徵求或交換標本，介紹書籍雜誌及本處新出品，按期寄贈海內外各學校生物學教員及科學機關。

(二) 價目表

——大學及中學兩種，函索即寄。

蘇州觀 最新出版！

前街中 Black & Davis: New Practical Physics

勃拉克 台維斯 最新實用物理學

陳寶珊譯

上冊一元七角 下冊一元九角

合訂本二元五角

文 怡 書 局

Mastering English Through Practice
實習英語法教本

謝大任 著
陳志雲

每冊實價一元八角

電話一 上列各書全國著名中學採用甚多備

九四〇 有樣本函索即寄

交 通 書 局

發售學校各級課本中
西書籍小說雜誌書畫
碑帖歐美原板西書文
房用品儀器文具信箋
信封自來水筆金銀鉛
筆無不應有盡有售價
公道外埠寄遞尤爲迅
速倘蒙惠顧不勝歡迎

地址 蘇州觀前街西

電話 八百七十六號

利 蘇 印 書 社

本社承印 中西書報 定期刊物
文憑證書 股票禮券 招貼廣告
簿冊單據 名刺賀片 信箋信封
製造鉛版 紙版鋅版 電鍍銅版
照相銅版 中西鉛字 新式符號
五彩墨油 各種紙料 應有盡有

總

店

蘇州景德路東口三〇七號
電話 二二二一號

分

店

蘇州觀前街文怡書局內
電話 一九四〇號

諸君

欲購書籍文具用品乎？
請到觀前大街

小說林

書社選購有三大利益

(一) 本社發行各種中小學校課
本兒童用書並原板西書搜
羅齊備定價低廉允推獨步

(二) 本社兼售上海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世界書局

及其他各大書局出版中西
書籍應有盡有選擇便利折
扣尤宜

(三) 本社運銷中西文具用品自
來水筆運動用具花色奇異
售價比眾克己

本社電話二二九號

LEA ZUNG CHONG

李順昌西服號

Gentlemen's Tailor

and

General Outfitter

Suits and Overcoats Made to Order,

Best Material, Latest Styles, Moderate Prices.

本號開設
天賜莊四
十餘年專
製時式西
裝學校軍
服質料優
美做工精
良工價克
己惠顧者
請駕臨敝
號接洽可
也

老 豫 泰

LOAU YUE TAI & CO.

GLASS BOTTLES AND WARES
MANUFACTURER

No. 256, A. B. North Shansi Road;
No. 377, Peking Road, Shanghai.

第一發行所

上海北山西路七浦
路南二百五十六號

本號特聘高等工業技
師設廠專製各種玻璃
器械兼用煤氣細工精
造化學用玻璃器皿以
及一切量器出品優良
價格公道

第二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三
百七十七號

WAI TAI TAILOR

KONGHONG

SOOCHOW

Cheapness! Promptness! Fashionableness!

號 裝 服 泰 匯

巷 宮 移 遷 莊 賜 天

本號開設天賜莊歷有餘年專製洋服男女大衣橡皮雨衣軍製操衣應有盡有選料精良式樣美觀定價便宜茲因擴大營業而謀顧客便利起見遷移觀前宮巷碧鳳坊巷口南首裝飾洋式門面倫蒙賜顧定價格外克己凡主顧欲辦新裝者請逕駕新址交易可也

號 服 西 利 新

SING LEE TAILOR

Soochow, Near Soochow University

High Class Tailor

and

Gentlemen's Complete Outfitter

Latest Style! Reasonable Charges! Prompt Attendance!

專製：

時式西裝

學校制服

工質精良

定期不誤

價目克己

地址：

東吳大

學附近

永昌西式木器號

YONG CHONG FURNITURE CO.

Excellent Furniture Makers
and
Artistic Interior Decorators

本號選購上等
材料聘請專
門技師精造
各式異樣木
器及裝飾銀
行商店無論
房間書室大
菜間辦公廳
各種器具一
切齊備

特點
質料堅固
漆色鮮明
式樣新奇
定價低廉

蘇州景德路
一百三十七號

東吳大學化學系出品

蒸溜水 每磅四分 及十三磅及十五磅裝

敵蟲 每磅一元

經理處 本校本會計處

觀前文怡書局

宮巷永慶行

東吳學報

第三卷 第三期

文學專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出版

編輯 文學會會員

編輯主任 凌景埏

廣告主任 陳名燮

發行者 蘇州東吳大學東吳學報社

印刷者 蘇州利蘇印書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5.4—7

3,3期文学專号

圖書館藏